

170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東北叢刊

第七期

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出版



本刊啓事

本刊發行伊始意在集中學術以供衆觀

海內賢達能以合於本刊主情之宏文鉅製賜寄無任歡迎詩曰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又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本刊之職志亦所望於

諸君子者也徵稿簡章列後

本刊徵稿簡章

- 一、來稿文字不拘何種性質。凡屬於學術之研究。合於本刊宗旨者。或撰或譯。均所歡迎。
- 二、翻譯文字。務請附寄原文。校對完畢。即當奉還。萬一不能照寄。務請註明出處。及原著人姓名。
- 三、文言語體。不加限制。但皆以明白曉暢爲主。
- 四、文字務請繕寫清楚。並加句讀。文中如有圖表。務請繕寫明晰。照片及複製圖片。并請將原片附寄。
- 五、稿件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寄稿時特爲聲明者。不在此例。
- 六、來稿須註明撰譯人姓名字號。（但發表時。經作者聲明。亦可改用別號。）及詳細地址。寄稿後地址如有更動時。仍請隨時通知。
- 七、來稿內容。屬於本刊通論學術專著三門者。一經登載。每千字酌贈現洋六元至二元之酬金。其他各門視稿件之性質。酌贈酬金。或本刊不等。但於本刊出版前。已在他種刊物上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八、本刊對來稿。有不合者。得予訂正。但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 九、來稿請逕寄遼寧教育廳編譯處。

東北叢刊 第七期

略例

通論

音樂通論續

學術

說文叙小箋

中俄界碑表

內典初栲

康德之認識論

專著

辛稼軒先生年譜 卷上

滿洲發達史 (四)

目錄

分類號	343P
著者號	361
登記號	7
著者數	20

高鳳樓

金毓猷

魏聲猷

沈彭齡

王永祥

陳思

楊成能譯

文苑

文錄 四首

詩錄 二十八首

雜俎

國學會聽講日記

遼金舊墓記

別錄

東西交通後文化之交換與融和

插圖

旅順黃金山鴻臚井刻石

附錄

本期作者略歷

第八期要目預告

梁志文等
梁志文等

金毓黻
金毓黻

鍾秀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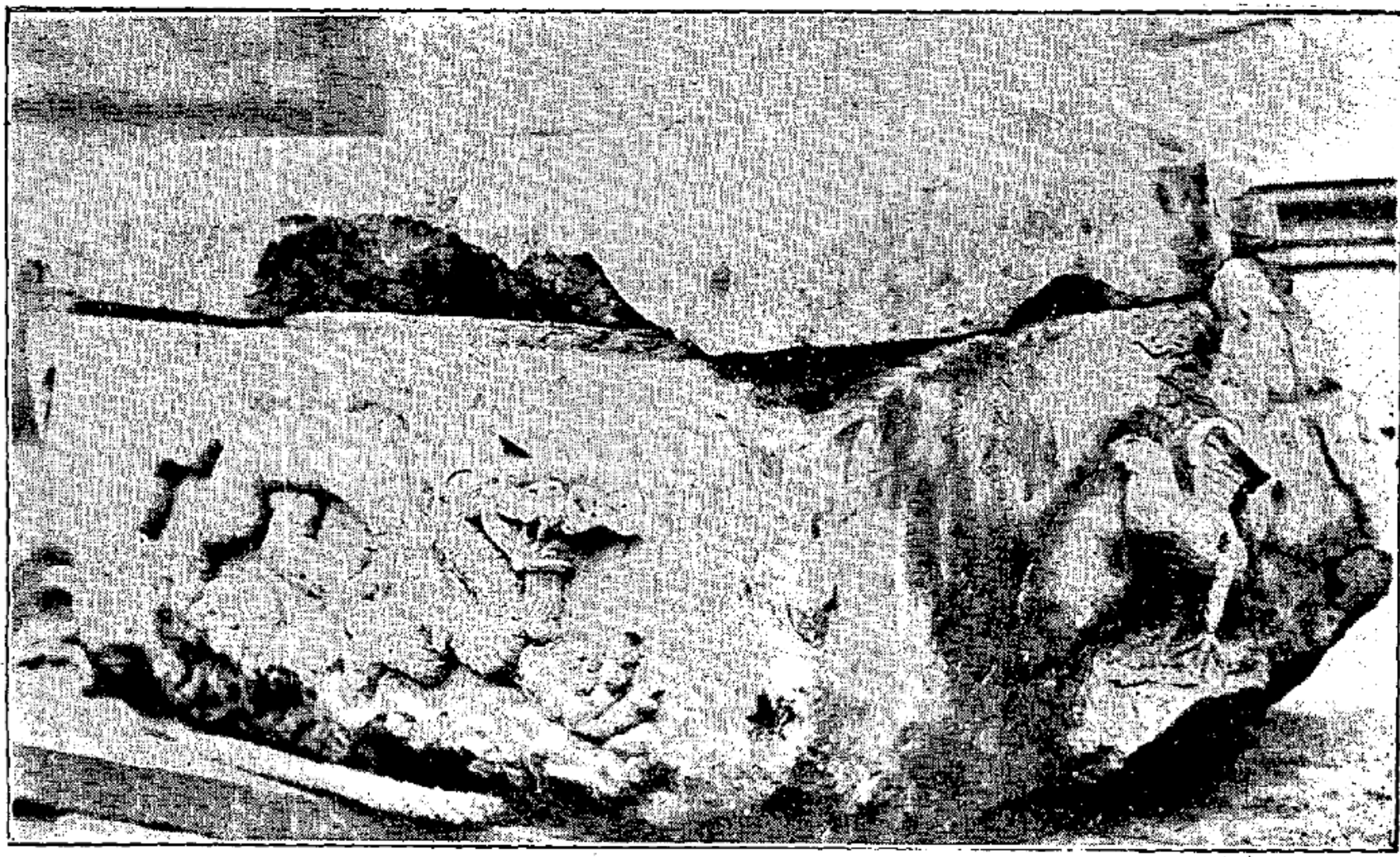
MS



見 山 天 井 透 陽

金 張 行 願 瓦 棺

一 第



見 司 亨 市 瀋 棺 石 中 允 孫 二 第
發 公 大 陽



物 之 見 發 內 墓 中 允 孫 三 第
(門 組 雜 見 記 墓 舊 金 遼 有 另)

東北叢刊略例

- 一、本刊賡續前刊東北雜誌未竟之緒。以發揚東北文化振導學術之研究爲主旨。
- 二、本刊門類。具如左方。
 - 一、通論。專就一問題。爲縝密之討論。以協古今之宜者爲準。
 - 二、學術。自撰、譯述。不拘定格。
 - 三、專著。中外人名著、及先正遺著、未經刊行者。入此類。
 - 四、文苑。文錄。詩錄。詞錄。
 - 五、雜俎。章制。筆記。說部。
 - 六、紀事。專紀東北大事。用紀事本末體。
 - 七、通訊。各方函訊。擇要發表。其尤要者。係以答覆。
 - 八、書評。取古今名著。批評其得失。以爲研誦之準則。
 - 九、別錄。與本刊主旨無關。而饒有興味可資研究者。入此類。
 - 十、插圖。或冠於冊首。或隨文附見。不拘一格。

以上各門類。篇數多寡。不加限制。每期亦不必求備。

三、文言、語體。兼收並載。惟均以明白曉暢雅俗共喻爲主。艱深古奧之文言。固所力避。詰屈鄙俗之語體。亦所不取。

四、凡合於本刊主情之稿件。經審查合用者。均予刊登。但除別錄一門外。作者以下列之四例爲限。

一、現居於東北者。

二、雖非居於東北。而其文字內容與東北有關者。

三、東北先正之遺著。

四、雖非東北先正。而紀述東北聞見之遺著。

五、本刊每月發行一次。每滿一年。卽合訂爲一集。以便保存。

六、本刊由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發行。





音樂通論（續）

高鳳樓

四 溯因

由上述觀之。先王重樂。等儕禮政。後學稱道。亦與五籍同科。則樂之行世。宜其喬皇彪炳。古今同盛。而今世樂教式微。乃竟至於斯極。是何說耶。此中癥結。可得詳言。

一則樂無專書也。暴秦一炬。古籍蕩然。漢初掇拾遺逸。五經皆興。樂獨不傳於世。在昔有無專書。後世靡得而詳。禮記經解曰。廣博易良。樂教也。莊子天下篇曰。樂以道和。鄭康成注鄉飲酒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沈約亦稱。樂亡於秦。似樂本有專書。故學者得稱樂教。周世衰微。樂漸廢棄。秦後乃致亡遺。王應麟玉海引尚書大傳。樂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聶崇義三禮圖亦引樂經云。黃鐘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賈公彥疏考工記引樂云。文同。惟無黃鐘二字。）或疑所引。卽樂經之遺文。然考路史後紀十二云。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鳥獸咸變。乃更著四時。推律呂。均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于是乃勃然興韶於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乃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絳鳳至。故其樂曰。舟張云云。則所記較詳。文勢亦備。樂曰以下。卽本上所記叙之事實。而抒詞。疑上下均爲大傳語。非引古樂經之詞。玉海所引。或斷章。

取義。未可卽斷爲樂經逸文。賈疏及三禮圖所引樂經。係記載磬石取音之標準。考黃鐘旋律之制。後儒爭辯最烈。記載此類制度之書亦較多。若古代樂經卽詳載此種。似與現存諸經體制不類。按隋書經籍志。樂類收樂經四卷。叙次在樂府聲調。與琴操。琴經等書之間。使所收者果卽古之樂經。不應退居樂論。（梁蕭吉撰）古今樂錄（陳沙門智匠撰）等書之下。（經籍志樂部叙次。首梁武帝所撰各樂書。次卽蕭智諸人之作。後乃及樂經。）疑三禮圖所引卽隋志所載。同爲後出僞書。而僞名以經者。未可卽據此以爲古有樂經之證。至康成所言。或論禮而連及樂。沈約亦臆測之詞耳。對樂經之有無。恐無確定之見解也。又按漢志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是古時樂官肄習者。原書具在。並未亡逸。亦卽別無專籍。固彰彰明甚。蓋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別有一經。爲聖人手定也。清四庫總目所言。實爲得之。（頑石廬經說別有樂論。辨古無專籍。可參看。惟對於王應麟聶崇義等所引。未及疏其所以然。）

吾國學者積習。喜疏解而惡制作。蓋疏解有所依據。觸類旁通。其事較易。有時別爲新解。亦以於古有徵。彌足珍賞。若絕無依傍。而覃心冥索。戛戛獨造。微論神智有所不逮。縱有能者。咸以學無師承。視爲異端。深閉固拒。不獲與於大雅之林。因之其說雖正。終不能暢行無阻。歷數學術興衰之運會。

鮮乎其有違於斯例者。樂亦猶是也。因之闡發雖精。不免曲高和寡。其餘韻流風。輒與創造人之天年以俱盡。而引伸運用之術乃益隘。加以是古非今。習爲故常。古調既少。嗣響復無人焉。以創通義例。別爲新解。所餘者。惟聲律之節。傳在伶官。若漢初制氏者流。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矣。迨世情變異。所傳聲律。不能饜乎人人之需求。則傳者益少。古聲浸亡。於是并聲律而不得聞於後之儒者。樂教之微。不其宜耶。

二則學者泥於復古。疏於致用也。吾國古籍。經秦火而多亡失。學者至今重惜之。然吾謂樂之亡也。非可與餘經爲倫比。餘經著在簡冊。可以焚燬而阻其流傳。樂爲口耳之學。本無專籍。無懼於焚燬。苟能饜乎需求。師弟授受自若也。不焚書。不能以助長其流傳之機運。焚書亦不能稍碍於師弟之相承。其所以亡者。則樂之本身。自致之耳。蓋在皇古。人事苟簡。所以動其喜戚而發爲樂章者。其數有限。無需乎繁音促節。亦不能製絲竹搥奏之樂。所求者有界闕。應所求者亦卽適可而止焉。迨至後世。人事益繁。情之感於物者日紛紜乎其狀態。元音希聲。已不能深入於人人之衷心。於是對向之所恃以陶淑性靈者。滋不滿焉。企嚮之心既滅。不能歆動其肄習之情操。則古樂之音節雖存。而學者之肄習日減。終乃至於無傳。考之大戴記與漢志諸書所載。其事至爲明白也。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

齊可歌也。三篇間歌。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朱子曰。大戴禮頗有闕誤。其篇目都數。皆不可考。至漢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改作新詞。舊曲遂廢。（詳見皮錫瑞詩經通論。詩至晉後而盡亡。開元遺聲不可信論篇。）據此。則古樂聲調。在漢初有十八篇。末年尙餘其三。漢後乃就沉沒矣。是古樂之亡。其來甚漸。非驟亡之也。又漢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採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是又可知在漢初古樂尙未盡亡之時。武帝已別采新聲。以秦楚趙代之風謠。代所謂十八篇古聲詞者矣。故志列吳楚汝南歌詩。燕代謳。鴈門雲中隴西歌詩。邯鄲河間齊鄭淮南各地歌詩。又列河南周歌詩。河南周歌詩聲曲折。周謠歌詩。周謠歌詩聲曲折。皆當時新聲也。凡此皆可見古聲詞本身已不能盡饜人意。不能應當時之需要。因之肄習者日少。而新聲乃得盛行。迨新聲既盛行後。古調自無復過問者。故吾謂樂非亡於秦火。其亡在不能應後世之需求也。

向使漢之學者。知樂之所以興。又知其所以日就衰亡之故。而一方覃精竭思。以求夫樂之精義。所在一方。就所謂可以觀風俗。知薄厚者。整而比之。去泰去甚。使各得其所。因其俗而節其弊。雅頌可再作於漢世也。乃竟昧於斯旨。一意以復古爲急。一若古樂既復。其樂教卽能大著者。於是鄙流行歌曲而小之。以爲不足深考也。專心一志。日孜孜焉。以復古爲務。外此則一無所聞問。而流行之樂。

既無聞人爲之比音校律。以去泰甚。乃一任情感之所至而自爲之。淫哇朋興。乃愈不齒於學者之口。後世偶有習者。以性之所近。出餘力以研討焉。則或不勝玩物喪志之譏。終不得竟其業也。於是樂分爲二。而近於當世人心者。轉操諸優伶小夫之手。每况愈下。不知所止。樂教式微。不其宜耶。總上所述。樂無專籍。精義不傳。後學徒驚於復古。更不暇考其精義之所在。因之不知樂之源流。與夫升降之消息。乃卑流行之樂爲不足數。而流行之樂益江河日下焉。然則吾輩居今日而言樂。先及精義之所在。蓋不易之徑途矣。

五 原樂

樂果何爲者。其始何自起耶。其質究何若耶。其效能之及於外物者。果何在耶。講明乎此。運而用之。其庶幾不謬於古人。茲先言音初。

呂氏春秋季夏紀。有音初之目。論東西南北之音所自始。樹義膚淺。無足引徵。餘籍論音樂者甚多。（若三禮、詩、書、春秋、周易、孝經、論語、孟子、荀子等。時道及樂。宋人陳暘撰樂書二百卷。其卷一至卷九十五。備引上列各書之論樂語。而各爲之訓義。爲文至浩博也。）然多碎義。或僅及其移風易俗之一端。於其源流本質。殊少闡闡。蓋先儒治學。多偏精致用。故對於效能。不憚詳言。而本身之研究。轉多忽略。漢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見漢書藝文志）爲古

來言樂之唯一專書。今禮記中之樂記。卽其書之一部。言音之原起差詳。此外則勝義獨標。最稱精粹者。惟詩正義序數語矣。分引如下。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正義解之曰。此一節論樂本之事。名爲樂本者。樂以音聲爲本。音聲由人心而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者。人心旣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其心形見於聲。心若感死生之物。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悲戚之聲。心若感福慶。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歡樂之聲也。聲相應。故生變者。旣有哀樂之音。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而相應不同。故云生變。變動清濁也。記又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正義解之曰。本猶初也。物外境也。言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記又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正義有解望文生義。茲不贅引。）詩正義序云。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

以上所引。皆於音初。略有發明。然樂記所云。惟篇首數語。專爲音初而發。其下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及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數語。則爲下文言感應因果之張本。意固不在於音初也。第居今日而論音之原起。則舍此別無更勝之依據矣。詩正義所言。詩理之先。同夫開闢二語。校以今世學說。已爲探

靡得珠之論。惜後學對此。鮮所闡發。致言音初者。猶不能不借資於他人也。

西儒論音之原始。以德音樂大家褒洛 (Hans Von Bellow) 之律動說爲最精闢。入微律動說者。謂宇宙有一根本現象焉。迄今仍無定於一尊之解說。此現象卽萬物所俱備之律動性。是聲音者。卽此律動性之最直接而又最簡單之表現於吾人性靈中者也。

曠觀大字。品類至蹟。光怪陸麗。紛紜歧錯。然大而至於行星之繞太陽。有固定之軌道。有固定之週期。小而至於物質之分子。其成分——電子——之流行。亦有固定之軌道。固定之週期。吾人之心絃脈搏。每段節間之躍動。亦具固定之次數。尤爲習見之事實。推而至於花木虫豸之榮枯生死。四時節候之代序推移。莫不有固定之規律。默運於其間。是皆所謂律動性也。此律動性之事實。爲一般學者所公認。至何以萬物皆具此性。則以今日科學之造詣。猶未能予吾人以確切之說明也。

此種律動性之存於吾人血肉組織中。猶之物質運動週期律之存在於任何物質中也。物質運動之公例曰。凡與物質週期律相同者。彼此必互相適應而共動焉。此凡習物理學者所熟聞者也。卽吾先儒亦未常不洞曉此理。蠶叫絲而商絃絕。(淮南子)銅山崩而洛鐘應。(異苑)(一二語見易乾傳九五疏。其所本則淮南子與異苑也。又按莊子徐無鬼篇所云。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云云。亦知此理者。而劉賓客嘉話錄所載。曹紹夔鑪洛陽寺僧房

中罄子事。尤詭譎而詳明。知吾先儒之曉然於此理者。蓋甚多也。皆謂此也。血肉組織中之律動性。亦然。每與律動相同之外物。互相適應焉。有律動相同之刺激。輒發爲互相適應之行爲。覩人困阨而生悲憫之思。見人痛哭而有嗚咽之情。羣萃一堂。聆聞未逮。馨歎一發。萬喉作癢。皆律動適應之最完善表達於外者也。

至其最初而至簡之影響於吾人者。則爲音聲。蓋吾人未生之前。萬物互相簸盪。無一時一瞬之或息。風物相靡。是曰天籟。嗚吁。呼應。播爲萬聲。互大地間。無時無處不在。聲浪汹涌起伏中也。吾人胚胎伊始。初秉靈智。七情未染。性天獨全。最初之因緣。實此種音聲之刺激。此種刺激。最先觸動血肉組織中固有之律動性。點滴擴大。隨緣適應。其時復無後天習得之各適應性。以分其力。此種適應。遂得專一而邁進。乃與各種聲浪相依附。發而爲種種不同之應聲。此音之起原也。

同一音也。其律動性較散之言語。與律動性最著之歌聲。二者之發生次第。亦復不同。此可於比較兒童發言與嘯歌之先後而知之。兒童之言語。須在二年以後。始稍得其彷彿。至嘯歌之聲。大抵遲則一年。早或半載。已優爲之。故音樂實爲律動性最初表現於吾人行爲中者。詩正義序所謂同夫開闢。德人褒洛所謂太初有律動。胥此之謂也。是爲音初之律動說。外此論音初者。有自然音之模仿說。企引異性說。及表現激烈情感說之數種。則所論皆爲成音以後所有事。謂爲型成音樂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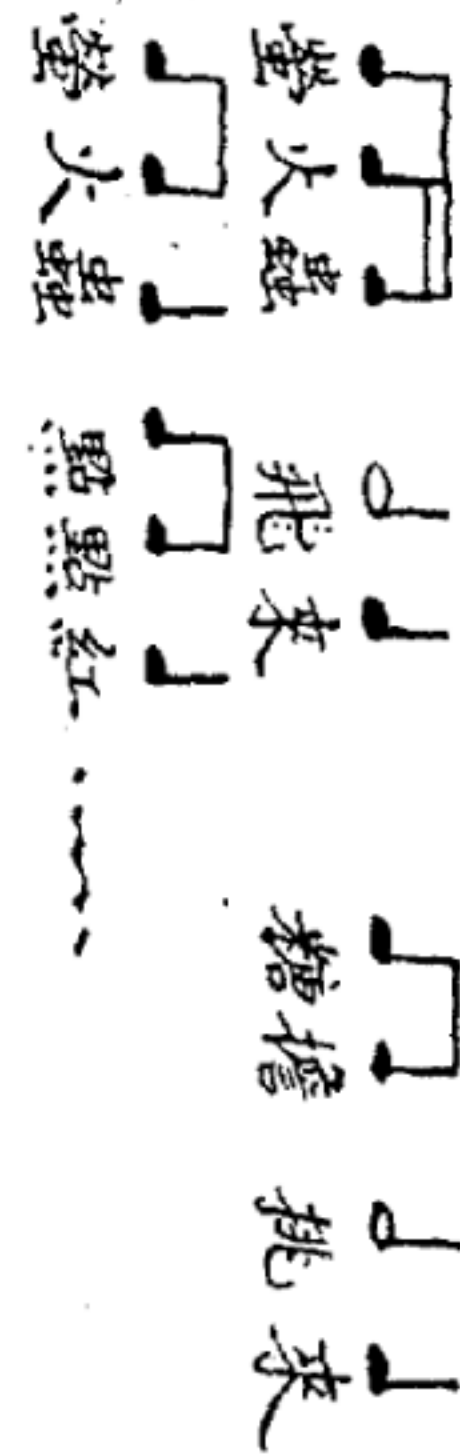
目的。或音樂進程之一段階則可。謂爲音初卽由於是。殊有未安也。

音之原始具如上所述矣。如何發展而爲樂。則更須申論。蓋聲音樂三者混言似無別。析言之實有次第先後之大差。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又曰。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分別聲音樂三者。最爲明析。而音樂成長之次序。亦得以之考見焉。擊石鏗然。擊木橐然。爲響單一。無復曲致。是所謂聲。凡物皆能爲。品質皆具有者也。好鳥賡鳴。吟蟲和響。清揚激越。盡態極研。其他肉聲發動。變異皆能成方。則所謂音。必靈睿獨秉。能感天籟者。乃能有之。若夫樂則清濁相比。衆器胥鳴。象勺紛錯。干羽雜陳。進退用旋。齊之於一。若今之和聲聯奏。步舞敷陳者。流庶克允。稱斯目。則非具甚深之音樂素養。不能領略其風味矣。由是音樂之進程。可得而言。其初純聽律動性之自然表現。毫無變化於其間。調極平易。節奏逕直。音之長短。始終不變。秋蟬之噪木是也。以譜寫之。蓋如下式。

知了——知了——知了——知了——知了——
(——表延長之音)

知字短而了字長。如是反覆不已。強弱亦無區分。與脈搏之跳動。懸物之搖盪。無大差別。皆純依律

動性之所支配。是爲音樂進程之第一步。及文化日進。人類之心靈。對音樂欣賞。更進一籌。此種幾於自然之固定音響。不足以資爲慰藉。於是於整齊之中。稍寓變化之致。兒竟之歌謠。差足代表之。舉例譜之如下。



始爲二三字一拍。繼則一字一拍。再間以二字一拍。更繼以一字一拍。如是長短相間。同時音之強弱亦不一致。是爲音樂進程之第二步。既得此變易之理。其後則益錯綜其致。繼續不已。紛紜變化。其術日工。音樂乃以成熟。至其進步之遲速。則一與人類文化進度相依附。故音樂之欣賞。人異其程度。等是佳唱。不能收同一之效果。記所謂衆庶知音。君子知樂。是也。

音樂既經成熟。其特異之性質亦益顯著。蓋樂爲人類情感之最抽象而又最直接之表現。故其特性。爲最難把握。稍縱即逝。最能達情。且最普遍而精密。

情感發動。儀態萬方。表現而爲一切藝術。亦胥具繁曠杳渺之致。而莫可究詰。方望溪評蘇子瞻赤壁賦云。豈惟他人不能摹倣。即使子瞻更爲之。亦不能如此調適而鬯遂。方氏所謂子瞻之所以不

能更爲者。則他日之情感與昨日異。昨日之情感不能再臆得於他日也。蓋情感無常。稍縱卽逝。與到神王。造詣自高。迨其旣逝。雖本人亦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音樂爲時間上之藝術。其神秘尤有進於文章。作曲者一時興會。引商刻羽。遏雲繞梁。號爲絕作。迨寫爲曲譜。雖盡高低強弱長短標語之能事。原曲情態。已不能纖毫畢呈。及奏者易人。則指法 (Touch) 樂器 (Tools) 各自異致。無論其人技術如何超越。絕不能與原作時收同一之效果。卽同一演奏者。今日情感。旣不同於昨日。則今昨所奏。雖爲同一之樂譜。效果亦難與昨奏相同。薩拉塞得 (Sarasate 1844—1905) 之 *Nigun* 或 *Marsch* 懷娥鈴名曲也。今日之懷娥鈴演奏家。雖亦競相演奏。然據深悉薩氏者云。其拍數已較生前自演者漸趨徐緩。甚者乃緩至二倍云。裴多芬氏 (Beethoven) 常月夜乘興製月光曲 (Moonlight Sonata) 於某女之窗下。及興盡還家。卽夜寫譜。宜得其真矣。及其再奏。乃自訝其情趣之大不相同。在製者本人。易時演奏。已如此。矧論今日之按譜者。其不能彷彿當夜之萬一。不待贅言矣。此種隨情異趣。飄忽不常之風致。實音樂特性之一也。

語言爲表達情感最要之工具。然自語言興而情感之表達轉不能曲盡其神致。逐人離室。曰其出此室。不如以手指戶。而僅附以去字爲得勢。低言「勿語」。不如以指掩唇之有力。呼人「來此」。不如若招之以手。而張目聳眉之表示驚異。尤非普通語言所能形容於萬一。(此本之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之文體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Style) 此皆情感之最簡單者。以言語轉譯。其失猶如是。若夫抑塞頤頷。紆軫於衷懷。與悲歡喜戚。匆促遭逢之情態。以及恬適冲夷。與衆太和之風致。其不能賴語言以完全表達。尤可臆知。而在繪畫亦然。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此本之羅大經之鶴林玉露。雪月花泉皆自然物。表之於繪畫。猶不能曲盡其神態。矧夫情思萬變。隨緣異趣。繪畫自不能奏畢達之功。然則能完全表達情感者。果何物哉。詩關雎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所謂不足云者。不能完全表達之謂也。言之嗟嘆之。皆不能以達情。乃後永歌之。舞蹈之。然則最能達情者。其惟音樂乎。證以人事。尤爲明白。人當鬱陶侘傺。無所慰藉之際。則舞蹈嘯歌。有不假思索而自發之者。而人之鬱結之情緒。卽賴此嘯歌舞蹈者以消釋於無形。不復有所鬱結矣。則達情曲盡之效也。惟其能達繁複之情。而曲盡其致。故能使聞者有動於中。而起共鳴之感。蓋必作者內蘊之律動性。已得真實之發動完全之表現。乃能使聞者內蘊之律動性。有適應之行爲也。此種表情曲盡之效。音樂之又一特性也。更有進者。圓顛方踵之儻。與披毛帶角之倫。表情各有專具。彼此各不相謀。惟音樂爲能共相譬曉。人之語言。以種異國殊而不同。彼此乃亦不能以語言通情愫。至音樂名曲。則無論種族。無關言語。

一經聽受。殆無不欣然默會者。下逮黷飛蠕動之屬。幾無不同具斯感。所謂淵魚出聽。六馬仰秣者。是已。此種凡具神智無不理解之素質。惟音樂爲獨具。亦卽音樂之又一特質也。

茲更進言其功用。先儒對樂之效能。論述較爲精詳。或就政治爲言。或就攻修立論。引伸發揮。不憚再三。茲以限於篇幅。擇其尤精者述之。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又曰。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又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變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凡此皆論樂之功用。立論至爲精純。惜孔氏正義所解。尙未盡精微。補苴潤色。斷推宋蘇洵之論。其言曰。聖人制禮。其權在於死生。天下惡死。禮作而得生。故天下欣然戴之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

無禮而不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於是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而聖人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趨而潛率之。於是觀於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以爲樂。雨所以濕萬物。日所以燥萬物。風所以動萬物。隱隱咄咄之雷。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不能濕。日不能燥。風不能動。雷一震而凝者散。蹙者遂。然後知雨風日者以形用。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又曰。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聖人憂之。曰。是患在於責人太詳。於是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可也。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不淫不亂斯已矣。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以上見氏所著易詩樂各論。此有節刪。非引原文。）所論皆至精闢。足爲樂記之正解。蓋必有陰驅潛率之功。故能反躬而卓然。有以自守。必能使人之情不至於不勝。故能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而悖逆詐僞淫泆作亂之事。不致於一發而不可收拾也。

至其在教育上之功能。則史記樂書言之至爲精粹。樂書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形正。故音樂

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張守節正義於此未加詮釋。並云此皆褚先生意也。然此數語。論樂在教育上之功效。實爲精闢入微。獨標見解。褚先生之學當不至此。疑或有所受之。何氏公羊傳注亦有此數語。而作感盪血脈。流通精神。存寧正性。義尤較樂書爲長。又前漢書董仲舒傳曰。聲發於和。而本於性。接於肌膚。臧於骨髓。亦可與此互相發明。惜註釋者或不加闡發。（史記正義及漢書注）或僅考校字句。（陳立公羊義疏）或卽隨文立解。（公羊注疏）皆不得精義之所在。茲以近世心理學說疏證之。

論語論學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周茂叔教人。每令尋孔顏樂處。而歐美教育家之論學習。亦尙自發之興趣。（Spontaneous interest）而黜被動之學習。（Passive learning）（詳見 S. S. Colvin 所著 The Learning Process）證以常例。吾人日常作爲。每同功而異效。興趣盎然。則事半功倍。嗒然若喪。則奏效維艱。此尤所習見。無待徵舉。蓋愉快之情。能影響於神經通路。使感應結益形密接。（詳見 William Henry Pyle 所著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因易躋於成功之路。故教育家所兢兢自勉者。惟在生徒得攻讀之至樂。

第苦樂之分。非由外鑠。因之業緣維一。而所感每異。此如下帷攻苦者。人將不勝其劬勤。而爲之者趣則彌永。甘之如飴。又如行役之苦。人所共見。而嗜遠遊者。不感舟車頓盪之勞。類此者爲例至多。

殊難殫舉也。而所謂感於苦樂者。溯厥源流。其本則一。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桑戴克 (Thorndike) 言之至爲精粹。亦既見信於人人矣。其言曰。一組行爲 (Behavior series) 已竟開端。而能進行順利。則吾人所感者爲樂。否則爲苦。然順利云者。必取更進一步之解釋。又須深悉行爲之本質。否則將陷於循環論證。而莫得真理之所在矣。蓋苦樂爲神經原 (Neurons) 內部活動之一特性。按人之本性。凡一境況。能開一組行爲之端。非第其時某神經原適在傳達。使及於某神經關鍵。其時更有他種神經原。亦方在預備傳達。以備及時應用。故某傳達個位 (一神經原及一神經關鍵或數個全體或一部分凡組成傳達通路者爲一傳達個位) 能及時傳達。而即傳達者。謂之進行順利。斯時吾人所感爲樂。是曰及時應用之原則。反之。某傳達個位不能如此及時傳達。而勉強傳達。或竟不得逞傳達之作用。則吾人所感者爲苦。(驟視此律。似若無足深道者。然苟盡讀原著所舉事例。及所疏常解之不周匝處。則知惟此律乃能應用於一切行爲。而無一事之例外。其詳請讀陸志韋所譯桑氏教育心理學概論第四章) 至傳達個位所以不能及時傳達或不樂及時傳達者。其因有二。一則神經關鍵久已發生傳達作用。積之既久。確已疲倦。一則傳達個位之不健康也。(見上引同書同章) 其實疲倦即生於不健康。(例以力永不息之物理定律可知也。而不健康云者。則神經系中所蘊藏之律動性有失常

態之謂也。失其常態。則不健康。易於疲倦。而不能及時傳達。或不樂及時傳達。斯吾人得有苦感。然則苟有能使之復其常態者。吾人當然具樂感矣。

使神經系內蘊之律動性復其常態。爲術多端。吾人所知或尙未精密。他不具論。但論音樂之所以能奏此效者。

以細沙敷薄板上。而引絃控縱之。則沙移原位。呈行列秩然之狀態。不復凌雜無序。叢集小形磁鐵。錯亂顛倒其兩極。使失常態。而通以電流。俾有所感受。則陰陽和合。無復稍歧。此皆物理實驗中至明確之事例也。物之振盪性與磁性。皆律動性之發生長養而組成之一特質。其性狀有如此者。神經系律動性之所含性質。當不大異於振盪與電磁。然則感之以近似（即最直接而單簡表現於行爲中者）之律動性。則其已失常態者。必易復其健康之原本。神經系健康既復其本原。則不易致疲倦。倘及時傳達而不已。發於情感者。當然爲快愉而非苦悶矣。最近似律動性之在行爲者。惟音樂能當之。故吾人聞樂而悅懌。是其在外之效也。其在內之效果。則能使神經系健康。神經結密。接傳達個位及時應用。遇事均能興致勃勃。邁往不息。成功自易。樂書所謂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公羊傳注所謂存寧正性。董仲舒傳所謂本於性。接於肌膚。藏於骨髓云者。皆謂此也。惜後人不能於此發揮之。因之樂在教育上之效能。若無聞於往哲者然。（樂書所謂正教云者。意固指

教化。非專指教育。然其下所論實爲教育上事。而非教化上事也。此當詳辨。不其僂耶。

六 致用

樂之本原。具如上述。茲進論用樂之方。達情曲盡。感人至深。二者實爲音樂之特性。故樂之演奏與製作。必以契合無間爲第一義。其在演奏。須完全表現作者之情感。其在製作。宜纖悉曲盡聽者之事情。蓋必如是。而後乃能收宣豫導和。陰驅潛率之功。若夫興趣所至。悠然自得。寄之絲竹。以自陶寫其性靈。此外別無其他企求者。則無論製作與演奏。固無暇以此律自縛也。茲之所謂致用者。第就其影響於人人者而言。自寫性靈。無所爲而爲者。不暇論及耳。

請先言詞曲間自相契合之義。或謂樂之本質。在各音節之配合。與夫拍奏疾徐之運掉。純以音之本身意義以感動夫人人。傅以文詞。則增一度之束縛。蓋文字亢墜之節。勢難與原曲本音亢墜之度相同也。故樂無所用乎文詞。亦惟無待於文詞之比傅而其美自見者。最爲盡樂之能事。則詞曲契合與否。固無足計。是說似矣。而猶未盡。蓋樂有形式與內容之別。而內容意義尤爲最難領會。音之高下。節奏之疾徐。與夫調節機關之運用。是音樂之形式也。肄業者類能明之。由高下疾徐所表露之情感。則音樂之內容也。此種情感之寫於曲譜者。無明白之符號。可供領會之資。辨析欣賞。非音樂素養極深者莫辦。傅以文詞。期以通曉於人人。一也。文藝之美。在能感人。譜以絲竹。其效愈著。

二者相得益彰。二也。聲音傳在口耳。散絕至易。文字著在竹帛。便於流傳。不幸曲亡。猶得賴描寫曲情之歌詞。使後人追想於萬一。爲名曲存流傳之機會。三也。故古今名曲。率有賴文詞以行世者。謂曲無需於詞者。非定論矣。至謂文字音節難與原曲音節相符。此在歐美。固或有然。若吾國文字。音變至夥。善運用之。亦不難得其近似。蓋歐美字音。有輕重（Accent）之分。而無平仄清濁之辨。故文字入曲。每與口語不同。歌者拘於口語。致原曲音節易變。而情態失真。吾國字音。分平仄清濁。往往辨析在毫末之間。各種音節。大抵皆有近似或密合之字。可供驅使。以之入樂。最稱合洽。是吾國文字之特長。亦即吾國詩歌發達之一最大原因也。蓋吾國字音。所以有平仄清濁之分者。其樞紐在發音時聲帶振動次數之多寡。與調節器官之運用。（詳劉復四聲實驗錄）其長處在辨析振動數差。而截取爲多種之字音。廣東有九聲。浙江有八聲。江蘇有七聲。一字之音。如是其紛繁者。音長音勢音節。三者相乘之結果也。原夫音之成也。其振動數在十六以下。四萬以上。吾人耳不能聞。其十六以上。四萬以下者。其差數本不可勝數。故按以事理。一字本宜有不可勝數之音。徒以吾人口耳。至爲鈍拙。不能一一辨審。僅在差數較大處。區以別之。曰平上去入云耳。精而進之。更能分析其差數較小者。則更多一音。於是有七聲八聲九聲之別。故吾國字音之多。實因辨審精密所致。非他國所可企及也。辨審之功既密。能辨析甚多之振動數差。故以入樂。最易吻合。而字之正音。亦可以

調節變化其振動數而得之。D. Jones 與胡炯堂氏寫廣州語之清平、清上、清去、濁平、濁上、濁去、六聲爲下表。

(唐六)

平 上 去 濁平 濁上 濁去

並云。此例各音符非代表絕對音節。其第一音取何調均可。惟音程 (Intervals) 則不可移易。以樂學言。第一調乃五個「半音階」之下降。第二調爲四個「半音階」之上升。第三調由第二調下降一「半音階」。餘可類推。

高元用此法寫北平之五聲爲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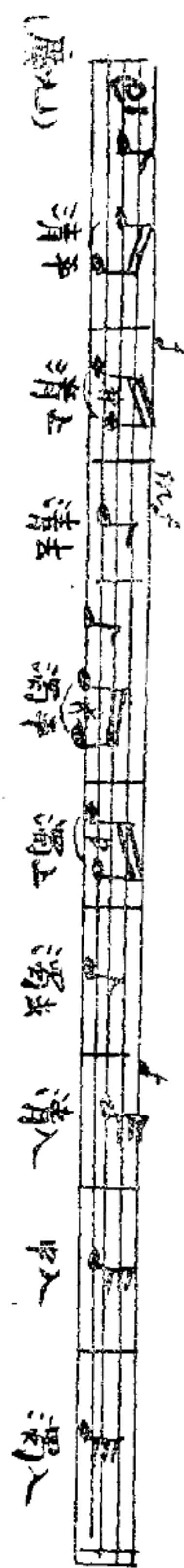
(國五)陰平 陽平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寫江蘇之七聲爲下表。

(如)清平 清上 清去 濁平 濁上 濁去 濁入

廣東之九聲爲下表。



結果請各該地土著審諦之。皆毫無流閏。謂爲極純正也。(詳參高元國音學第四章五聲)

字音以曲譜之。得其正。然則依曲譜之音節。自不難得相同之文字。以胡氏表言之。有下四度音程。用清平字可也。有大三度音程。用清上可也。有小二度音程。用清去可也。餘可以意求。尙安患乎文字與原曲音節之不相符耶。第在歐美文字。不能奏此效耳。

文字與原曲之音節。既相符。更能求得原曲全部所表露之情感。卽以文字全部之意義表達之。(實際上此境甚難造)其原曲情態。猶不因文字而豁然呈露者。未之有也。故吾國曲家。對相沿之曲牌。除工尺板眼外。更附著其曲情。如『仙呂清新綿邈。南呂感歎悲傷。正宮惆悵雄壯。黃鐘富貴纏綿。中呂高下閃賺。道宮飄逸清幽。大石風流醞藉。小石旖旎嫵媚。高平條鬯滉漾。般涉拾掇坑塹。歇指急併虛歇。商角悲傷宛轉。雙調健捷激昂。商調悽愴怨慕。角調嗚咽悠揚。宮調曲雅沉重。越調陶寫冷笑。皆北曲各宮調之音節。亦卽其相宜之曲情也。元人填北曲。殆無不守其規律。悲劇則用

南呂商調。喜劇則用黃鐘仙呂。英雄豪傑則歌正宮。滑稽嘲笑則歌越調。又如『南大石調之念奴嬌序、古輪台、賽觀音、人月圓、宜用之於歡樂。南中呂之好事近、千秋歲、越恁好、紅繡鞋、宜用之於游覽。南越調之小桃紅、下山虎、五般宜、五韻美、江頭送別、亭前柳等宜用之於悲哀。而風雲會、四朝元、四支疊用。宜於幽怨。祝英台、四支疊用。宜於訴情。此外武劇多用水底魚、包子令各二支。或神仗兒、滴溜子各二支。文靜短劇則或用太師引、劉潑帽各二支爲一套。或用秋夜月、解三醒各二支爲一套。』（詳見王季烈螭廬曲談第四章。）皆就曲情。詳爲分析。示人以準繩。詞曲間須自相契合之義也。故今日言樂。亦必詳審曲情與歌詞是否相稱。而後乃能聲詞克諧。而奏陰驅潛率之功。以上皆論曲詞全部情態之宜相諧調。至片言隻字。亦有不可忽略者在。蓋吾國文字。幸有最適音樂之特點。（見上。又近人楊振聲作中國語言與中國戲劇言之尤詳。可參考。楊作見前北京晨報副刊。又見中國戲劇社叢書國劇運動一一零頁至一一七頁。）允宜善運用之。俾盡其致。作者無論矣。吾人採用樂歌。亦宜加以別裁。大體盡善。而字句小有乖舛。宜略加謚正之工。如前引假期之假入譜不發去聲。此可酌改其譜如下。則諧矣。

(1 3)	5.	6 5	1	1.	6 5	(6 5)*	5.	6 5 3 1	2	—	0
樂	淡	風	輕	微	雨	初晴	假期	拾遇良辰	辰		

有米記號之二音符爲改作者。全句雖尙欠調。然較之原句。固已較爲和諧。又如近日學校中最流行之歌舞劇葡萄仙子。其第一場心聲曲一轉之起句。原本爲

3 5	3 2	1	2	3 5	2 5	3
高	高	高	兒	兒	兒	着

高高二字。密接而下。故所發之音。與高字本音相同。惟曲譜如此組織。必須先搶半板唱起。習於皮黃舊劇者。固優爲之。然在小學兒童。則至難諳習。因之增訂本起句改如下式。

3. 5	3 2	1	2	3 5	2 5	3. 0
高	高	兒	兒	兒	着	着

較爲易唱矣。無如高字不得密接。而其音符又爲自下而上陞者。(3 5 二符)故第一高字乃發稿字之音。則點金成鐵矣。予常爲更之如下式。

5	3 2	1	2	3 5	2 5	3. 0
高	高	兒	兒	兒	兒	着

令兒童歌之。起句易唱。而高字之音亦適如本真。是亦一改訂之例也。吾國詞曲作家。最注意於此點。徒以文士通曉音律者少。不能責人人以按譜尋聲之效。乃就古人成作。分析其字句。辨別其清濁平仄。而一一著爲定式。于是有曲牌之目。某牌定著若干句。每句字數有定程。其平仄之分。尤不

可略。其甚者原曲音節。有非僅以區分平仄可表現者。則又限之以句法。於是名大家亦有爲所桎梏而不能製佳詞者矣。詞餘叢話所載梁伯龍罰觴事可例其餘也。叢話云。梁伯龍以浣沙負時名。一日鹽尹某宴集。演浣沙全本。招伯龍居上座。遇一佳句。則奉觴上伯龍壽。須立飲而盡。自前訪開塲。至打圍折。所飲已無算。伯龍且醉不可支矣。及打圍開演。歌南普天樂與北朝天子一套。爲伯龍所創作。內有擺開擺開擺開一語。鹽尹某忽云。此惡語也。當受罰。伯龍無詞可對。則已儲汗水滿甌以待。強灌伯龍之口。遂委頓踉蹌而去云云。吳瞿庵云。朝天子中一句如擺開者。本難下筆。統計七字。須成兩疊語。古今以來。能完美者絕少。惟尤西堂鈞天樂中。用渺懷渺懷渺懷。快哉快哉快哉。往來往來往來。最爲神妙。云。予謂此以文人不盡通音律。故爲此限制。以期合於原曲音節已耳。若夫深於音律者。只求聲詞克諧。何須以此自限哉。然其不避種種科條。甯使文詞多受限制。不使入曲後有流音閏聲之誦。則固足爲吾人所取法也。又況今日學校皆有音樂一科之肄習。學者對於音律。雖不盡能通曉其全部。至流行歌曲。殆皆可吟咏其一二。而吾國文字。比合音符之術。又日益加精。（如上引高氏所譜者是）倘仍任之聲詞乖舛。以「拗折天下人頰子」不亦深愧於古人乎。故無論爲詞作曲。（若近人趙元任新詩歌集者流）或爲曲作詞。（古今詞曲家皆是也）皆宜使文字本音不變。而又密合原曲之音節。作者偶有小疵。用者亦宜加以訂正。此爲用樂

之第一義。

詞曲音節密合矣。然與學者情習扞格。或造詣未臻其境。而令欣賞高深之曲。或異域之樂。則必不能深入無間。以領會原曲之神致。而收效亦鮮。故用樂之第二義。又必契合國情。適應學者之程度。樂之初生。由於情感之發動。至其滋長。則不徒恃乎情感。而深有賴夫理智。蓋人之精力。苟非疲疾殘廢。不任驅使。則皆有向外發展之企圖。決不苟安於現狀已也。故情動乎中。有不卽任其沿襲。故常而逕遂以表現者。每以理智操縱於其間。使極盡參差錯迕之能事。此如樂之節奏。其始長短相同。繼則長短相間。其後演變無常。有非素習不能演奏者矣。音階之配合。亦猶是。皆與人類進化程度相比。苟非已達其程度。甚難了解其情節。情節既不能諳習。自難引起衷心之共鳴。古所謂曲高和寡者是矣。故在教授。必以學者程度之淺深。定採用歌曲之繁簡。夫如是。乃能使樂之音節。易與學者心意相諧和。而生欣賞領會之快感。今之教者。每患主見太深。己意以爲佳詞。輒取以資教授。不問學者能有深切之了解否也。不知學者素養未豐。感受力弱。曲雖名作。毫不得其風味。之所在。尙安能收興觀羣怨之功。則學猶不學已耳。

學習效率。以類化作用之深淺而異其致。新感之事物。若能與固有觀念聯絡契合。則浸淫漸漬。與之俱化。其效乃深切著明。而愈以持久。若與夙念相違。了無人處。強之收儲。雖亦或能暫奏一時之

效。然既未成習。亦無密切之感受。不旋踵而空無所有。勞力虛擲矣。異域之樂。其積漸形成。皆受當地風土之薰染。與當地人心。有甚深之契合。欣賞領受。皆其素習也。故有潛移默化之功。移置別國。則情習不同。感應之方異致。彼之所謂曲盡事情者。於此或有互相逕庭之感。既不能與固有觀念相類化。則克奏顯效於彼者。自難得相當之影響於此方。其在長於樂者。或能以理智發達。控御多方。而得其風神於彷彿。初學遇此。鮮有不瞠目茫然。了無所得者。故異域之樂。不宜用爲初學教材。總之。音樂之用。在善感人。於不知不覺之間。變化其氣質。其所以能影響於人心而使之有所感受者。尤在與夙習相類化。以引起共動之感。至囿於故習之作。則不克奏此顯效焉。故無論異方之高曲。不宜狃於主見。而輕用於初學。卽對於固有之名作。亦必加以審擇。此用樂之第二義也。

惟是夙習類化云者。乃由肄業之開始時期言之。若夫樂之極用。則不惟不專力於類化夙習。且必思所以反其夙習而矯正其過焉。沉潛思憂之士。易入以志微噍殺之音。而久感於志微噍殺之音。則愈沉溺而不反。故必以擘諧慢易之樂。矯其失。廉勁剛毅之士。易入以粗厲猛起之音。而久感於粗厲猛起之音。則彌增其獷悍之資。故必以順成和動之樂。矯其失。推是類也。性狷介者。宜常入以流轉之樂。性柔靡者。宜常入以慷慨之音。深居簡出之士。宜以和聲聯奏動其羣性。狂妄誇誕者。流宜以簡節沉聲抑其非分。夫必如是。而後乃稱盡樂之能事。而資樂以助長攻修者。亦惟賴是以斬

遂其企圖焉。吾不知今之教者，倘亦能措意及此否耶。

七 結論

事有是非灼然，而沿誤襲謬，積久不知省悟者，莫吾國今昔之樂教若矣。詩三百篇，皆本之里巷風謠，採以爲樂，上下共相詠歌。先王未常自異於氓庶，而所以補弊救偏者，其事亦未常稍與政教相軒輊。後之學者，乃竟昧於斯旨，拘牽舊聞者，徒驚於復古，研討致用者，更高自位置，皆視流俗之樂爲不足道，沉靡流盪，一任其所之，而不知其已自擯於移風易俗大業之外焉。清末學制，仿自東瀛，幸列音樂爲肄習之一科，而教授者，率取夷音，強學者爲應聲之蟲（取別義），今雖有能自創新聲者，然亦多過自期許，不屑與民間流行之俗樂伍，而感人最深之京崑各調，與流行普遍之盲詞小曲，仍不獲正式研討於學校中。樂之歧爲兩途，固無大異於昔日，而學者對之，了無異詞。味三百篇之由來，失先王與民同之之本旨，而徒慨於世風之江河日下焉。事之不可索解，孰有逾於此者乎。作者於樂，無所師承，片段所得，固不足以扶翼樂教於萬一，而緬懷皇古，橫覽近世，徒自切夫滔滔皆是之感而已。近見教育部頒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其音樂一科，五六學年作業要項，有本國名曲（崑京調等）與外國名曲（各國民間歌曲等）之欣賞，二三學年有工尺讀法與板眼之研究等規定，進所謂俗樂與各科課程相等視，私幸區區之見，尙有與方家相契合者，而最近全國教

育會議議決之改進教育方案。其社會教育項中。第一期獨側重於國民劇場之設置。果能見諸實施。樂教其有復興之望歟。

前謂唐人絕句可歌。用王之渙事。未及檢其出處。今按原出唐人薛用弱所著集異記卷二。王渙之條。事爲王昌齡、高適、王渙之共詣旗亭小飲。忽有伶官會讌。王等避席以觀。私約憑所謳以定甲乙。初唱爲寒雨連江夜入吳（王昌齡詩）。次則開篋淚霑臆（高適詩）。次又唱爲奉帚平明金殿開（王昌齡詩）。最後卽黃河遠上白雲間一首也。附識以資參校。



學

衆

夏清



說文叙小箋

金毓黻

於是始作易八卦

叙列庖羲畫卦于倉頡造字之前。非以畫卦卽爲造字。著此以見文字之肇端耳。見鳥獸蹏迓之迹。知分理之可別異也。

此言倉頡見鳥獸蹏迓之迹。祇以其分理別異而識造字之理。非所造之字一依鳥獸之迹。也不識此理。而怪不可識之鳥篆。作于後世矣。

居德則忌

段云。居德則忌。謂律已則貴德不貴文也。又謝靈運善哉行詩。居德斯頤。與此一例。或作居德明忌者非。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

初者言初造獨體之文。後者言後有合體之字。依類象形。皆獨體也。形聲相益。皆合體也。言後以別于初。則倉頡專造獨體可知。

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

韓詩外傳引孔子曰。封於泰山者萬餘人。是封于泰山者。不止七十二代也。又攷管子所記。封于泰山者。有無懷氏。慮羲氏。神農氏。皆在皇帝之前。是先于倉頡已有文字矣。荀子解蔽篇云。古今好書者衆矣。然而倉頡獨傳者。豈也。据此。則倉頡製字。蓋因仍舊文。而整齊之。

先以六書

六書之名。見于周禮。象形。諸名。列于班書。而許氏所稱。更居班後。六書次第。依班名稱。依許。

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搃武信是也。

止戈爲武。止戈二字。輕重略等。會合止戈之意。以成武字之意。故曰合誼。凡會意所从之字。皆與聲音無關。

與古文或異

或者未定之詞。此言大篆與古文微有別異。然大致猶不相遠。

厥意可得而說

謂下筆之意。可得而說也。非謂經典之意。可得而說。

而皆去其典籍

典籍者典籍之官也。晉人有籍談。以先人爲典籍之官得氏。

罷其不與秦文合者

言罷不與秦文合者。則合於秦文者不罷可知。

或頗省改

此或字與上文與古文或異之。或同意。言或頗省改。則必有不省改者矣。

而古文由此絕矣

此言秦人作書。多以時體。而以古文作書絕少也。若秦人不識古文。則古文固具存于大篆小篆之中。不得謂之絕。

漢興有艸書

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章草之始也。案章草者。篆書之艸。非隸書之艸也。故又可名章篆。

阮雲台謂六國時有草篆。不可信。

尉律

尉律本于李悝法經。

諷籀書九千字

諷籀書者。謂能讀籀文之書也。秦篆祇有三千之數。而此言九千者。以此所諷籀書九千字。猶東方朔之誦書二十二萬言。二十二萬言合複字計之。卽九千文亦合複字計之也。

尉律承秦之舊。以小篆書之。小篆更承周之舊。又有籀書之名。

召通倉頡讀者

倉頡者。倉頡篇也。李斯所作。讀卽後世所謂音義。

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

自倉頡篇。以至訓纂篇。共有此字數。

三日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

諸書皆言程邈作隸書。此言作篆書者。以邈作隸書亦定篆書。猶李斯定小篆亦定大篆也。

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

禮字斷句。記字斷句。禮謂禮經。記謂禮之記也。春秋兼左氏傳在內。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篇。經傳連言不別。可以爲證。

馬頭人爲長

見存漢碑。猶有此字。

廷尉至以字斷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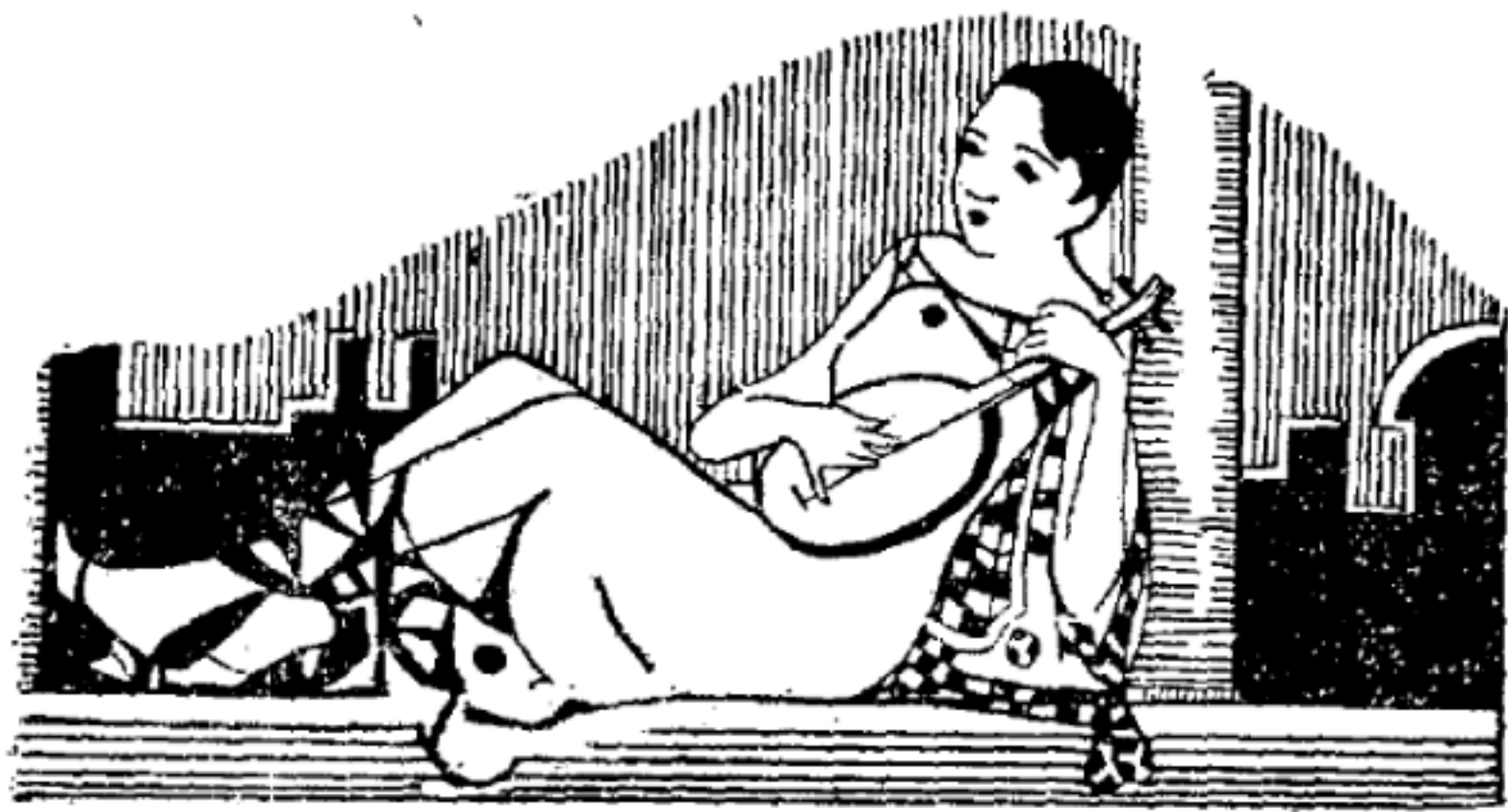
見後漢書馬援傳。

幼子承詔

秦以詔爲帝王專稱。古則上下通言。君以詔。臣亦。可。詔。君。也。漢世說字者。以秦後帝王用詔。因以爲古之用詔者。亦爲帝王矣。

予欲觀古人之象

許引此蓋斷章取義。以原義祇言衣裳。不言文字也。



中俄界碑表

魏聲 蘇

碑地別	所在縣境	所在地點	記號次序	碑記狀況
土字	琿春	沙草峯哈桑湖岸	由土字碑經第一至第十五記號抵薩字	清光緒十二年吳大澂勘界時因琿春長嶺子一帶為赴俄岩杵河要道因建銅柱以明國界今已被俄人移去
薩字	琿春	俄鎮河濟密與琿春交界之路	由薩字碑經第十六記號抵啦字	薩字碑一帶記號界石多已毀失
啦字	琿春	俄鎮蒙古街西之分水嶺上	由啦字抵帕字兩碑間無記號	碑座殘破
帕字	琿春東甯交界	琿春河昂邦必拉河湖水嶺上	由帕字抵倭字兩碑間無記號	刻查碑石已被遷動移設北嶺高原之上按約該碑應向東移安設大嶺上方合約文瑤布圖河分水嶺頂分界之義
倭字	東甯	瑚布圖河源北嶺	由倭字經十七至二十記號抵那字	
那字	東甯	橫山會處平岡小峯之頂	由那字經二十一至二十三三個記號抵嗎字	
瑪字	密山	大樹岡子土名老虎山頂(又名老黑背山)	由瑪字經二十四至二十五兩記號抵拉字	五年密山縣查報但發見木牌已無字跡按照界約位置尙符疑吳氏勘界時即未建石碑二十四號但留土型二十五記號倒埋土堆頂上
拉字	密山	穆稜河白稜河二水之分水嶺土名天文台	由拉字經第二十六記號抵喀字	二十六記號坍倒上堆下
喀字	密山	白稜河匯入興凱湖之口碑在河北	由喀字以下俱無記號	碑石場陷興凱湖內民國五年中俄官員會同撈起置放原址迤北十三丈四尺四寸地點即合俄量二十沙中

亦字	密山	松阿察河匯入興凱湖之口土名小龍王廟		沉興凱湖水中尙露碑頂
耶字	綏遠	黑龍江北岸正對烏蘇里江匯流之口		碑石毀失
備				
<p>清咸豐十年、中俄北京條約成、吉省東境海岸、遂盡割畀於俄、該約第十五條載、東界界碑由阿字至烏字、共寫二十字頭、翌年成琦勘界、所繪洋文圖、僅標寫伊亦喀拉瑪那倭帕啦薩土烏十二字頭、於定界記又祇載耶亦喀拉那倭帕土八個字頭、其界碑但任俄方用木質標記、隨意豎立、及光緒十二年清廷派吳大澂與俄官巴拉諾夫會勘、始將木質界碑改換石質、增立瑪啦薩三碑、又慮碑石疎闊無據、增建二十六個記號、即現在之國界也、當會勘後、每年由琿春副都統委員、會同俄官廓米薩爾履勘一次、自副都統裁撤後、迄未實行、</p> <p>清咸豐朝定界時、原定立烏字碑於圖們江入海之口、詎成崎定界記、不及烏字、但於圖內圖們江口寫界碑烏三字、所繪紅色界線、亦畫至土字而止、吳氏勘界、亦未爭回、故江左岸從土字碑南至江口三十華里、今猶暫爲俄領、吉省遂至一綫海口而亦無之、時吳氏曾與俄方締訂琿春東界記八則、又有吉林海口補記一文、備載爭界之始末、</p>				
考				

俄大將古魯巴金著中俄問題。載中國於一八八五年。向俄要求將南烏蘇里之諾窩吉也夫斯基諾夫果羅得斯基薩威羅夫喀等俄屯所佔地方。及浦也西夫灣。讓與中國。蓋欲俄與朝鮮隔斷也。終爲俄拒絕。僅以薩威羅夫喀屯附近一小段地方讓與之云云。此卽指吳大澂勘界時爭回圖們江口失敗之事。

喀字碑國界。在咸豐割地後。以五色其河爲界。我國在五札庫地方。駐有卡官。光緒八年。俄忽拘我卡官於紅土崖獄內。由此我卡移駐穆稜河南。及十二年吳大澂勘界。并未親往。被俄北侵二十餘里。以白綾河源中心爲界。而立喀字碑於湖畔。時碑西十五里有地名王胖子溝。林木繁茂。俄垂涎此處。又藉口地形窪下。要求北繞九里。劃歸俄領。立有二十六記號。再南繞五里許。有小山名天文台。設立拉字碑。此一帶地勢。故繚繞如牛角。人民不穩。動以越界被害。至今頻啓交涉。



內典初桃

沈彭齡

自明代紫柏上人刊刻書本全藏。而內典之流通。乃較普及。學者稱便。

彭尺木一行居集四大師傳云。『大藏經卷帙繁重。遐方僻陬。』

多不能致。欲刻方册小本。俾家有其書。普使見聞。獲大利益。遂首為倡緣。一時士大夫多感動。樂贊助之。師乃命弟子密藏開公董其事。以萬曆十七年創刻於五臺。居四年。移於徑山寂照庵。其後桐城吳用先官浙江布政使。復徑山化城寺為貯板所。閱數十年。功始集。

按紫柏以前藏經。皆梵夾本也。

按海屍佛敎問答云。『佛經譯本彙集。始於晉之羣經日錄。梁有出三藏記。隋有衆經錄。然稱藏者。始於唐之開元錄。共有五千四十八卷。』今世稱一藏之數指此。宋之祥符景佑錄為宋藏。五千七百十四卷。元之至元錄為元藏。五千三百九十七卷。明有聖教錄。為明藏。六千七百十一卷。海東（高麗之名僧也）之弘教正藏增廣之為一千九百十六部。八千五百三十四卷。清之龍藏。較明藏增而不及此數。

厥后內學大興。士大夫尤多喜之。王船山先生大治相宗。超越前人。詳見李繼鐙譯中國文化史。

其最著者也。自是大善知識。波涌雲集。實全藏改刊之功。惟太平之役。經帙散亡。法輪停轉。清季

石埭楊仁山先生。乃復求之於東瀛。獲小字鉛印本全藏。乃建金陵刻經處。重印藏經。

梁任公仁學序云。『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君（指劉陽）時時與之游。因得徧通教典。』文會者仁山先生名也。

內學遂復興於震旦。居今日而得窺三藏十二部者。仁山先生之賜也。詳見楊仁山居士事略。

但初閱內典。按印度有外道九十六種。皆於心性之外。別求智慧。佛籍則專闡心性。故稱內典。

須有涂轍可尋。方不至茫無頭緒。茲將楊居士佛法大旨。及學佛淺說錄之左方。敬備參考。

法大旨。及學佛淺說錄之左方。敬備參考。

佛法大旨（出等不等觀雜錄）

『佛法大旨。在引導世人。出生死輪迴。蓋世人生不知來。死不知去。靜言思之。何以忽而有我。未生以前。我在何處。既死以後。我往何所。茫茫昧昧。誠可哀也。有智慧者。在自性內體究。破妄顯真。忽如夢覺。六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境通、漏盡通）具足。得知過去世曾經無量生死。或生天上。或生人間。或爲畜生。或墮地獄餓鬼。苦樂千差。未來世中。亦復如是。輪轉無窮。徧觀一切衆生。頭出頭沒。無有了期。遂發大願。修菩薩道。（自覺覺他。覺機分證。名爲菩薩）自度度他。福慧圓滿。得成佛果。所說經法。真實不虛。無論何人。依教修行。皆得成佛。但入門有難易之分。證道有淺深之別。及其成功一也。如來設教。義有多門。譬如醫師。應病與藥。但旨趣玄奧。非深心研究。不能暢達。何則。出世妙道。與世俗知見。大相懸殊。西洋哲學家。數千年來精思妙想。不能入其堂奧。蓋因所用之思想。是生滅妄心。與不生不滅常住真心。全不相應。是以三身（法身、應身、報身）四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五眼（佛眼、法眼、天眼、慧眼、肉眼）六通（見前）非哲學家所能企及也。近時講求心理學者。每以佛法與哲學相提並論。故章末特爲拈出。以示區別。』

學佛淺說（出處同上）

先聖設教。有世間法。有出世法。黃帝堯舜周孔之道。世間法也。而亦隱含出世之法。諸佛菩薩之道。出世法也。而亦該括世間之法。世間法局於現生。不脫輪迴。出世法透徹根源。永脫輪迴。兼之世界成壞。羣生變化。凡情所不能測者。佛門修士。朗然大覺。普照無遺。豈不大快乎哉。然則學佛者當若之何。曰隨人根器。各有不同耳。利根上智之士。直下斷知解。徹見本源性地。體用全彰。不涉修證。生死涅槃。平等一如。此種根器。唐宋時有之。近世罕見矣。其次者。從解路入。先讀大乘起信論。研究明了。再閱楞嚴。圓覺。楞伽。維摩等經。漸及金剛。法華。華嚴。涅槃諸部。以至瑜伽（Yoga）智度等論。然後依解起行。行起解絕。證入一真法界。仍須回向淨土。面覲彌陀。方能永斷生死。成無上道。此乃由約而博。由博而約之法。又其次者。用普度法門。專信阿彌陀佛。接引神力。發願往生。隨已堪能。或讀淨土經論。或閱淺近書籍。否則單持彌陀名號。一心專念。亦得往生淨土。雖見佛證道。有遲速不同。其超脫生死。永免輪迴一也。或曰。同一證道。何不概用普度法門。令人省力。答曰。凡夫習氣最重。若令其專念佛名。日久疲懈。心逐境轉。往往走入歧途。而不自覺。故必以深妙經論。消去妄情。策勵志氣。勇銳直前。方免中途退墮也。又問。上文所說出世法門。如何括世間法耶。答曰。佛法要在見性。真性如水。世事如漚。有何漚不由水起。有何事不由性起耶。子但精勤一心。究明佛法。方信予言之不謬矣。

茲按楊居士所定之閱經次第。將此數種經論附識於後。

(一)大乘起信論 金陵刻經處版。一卷。馬鳴菩薩造。

無錫萬叔豪曰：「起信論為馬鳴菩薩造。有二譯。舊譯為陳之真諦。凡一卷。新譯為唐之實叉難陀。凡二卷。楊仁山先生曰：「馬鳴菩薩所作起信論文僅一卷。字僅萬言。精微奧妙。貫徹羣經……通達此論則一切經典易於入門矣。」（見萬叔豪佛教宗派詳註）

大乘起信論纂註 金陵刻經處版。二卷。明真界註。

楊居士曰：取賢首疏長水筆削記刪繁就簡纂輯成文。以便初學。

大乘起信論直解 金陵刻經處版。二卷。明德清解。

楊居士曰：稱性直談雅合禪門之機。可作義記先導。

大乘起信論義記 金陵刻經處版。七卷。附別記一卷。唐法藏記。

楊居士曰：此論總括羣經要義。法藏作記。曲盡其妙。學者熟讀深思。自能通達三藏教海。（此種識語悉出等不等觀雜錄之佛學書目表。）

(二)楞嚴經

此經全名為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卷。金陵刻經處版。唐般刺密帝譯。

楊居士曰。無法不備。無機不攝。學佛之要門也。

楞嚴文句 十卷。金陵刻經處版。明智旭撰。

按藕益大師自叙曰。旭於未薙髮日。即曾研究此典。每翻舊註。迷悶實多。後因雙徑坐禪。始解文字之縛。復因數番講演。深理葛藤之根。並探二宗（性宗、相宗）融以心鏡。

楞嚴正脈疏 四十卷。同上。出版處。明交光撰。

楊居士曰。披剝陳言。獨申正見。發揮經義。超越古今。

楞嚴貫攝 四册中華書局版。清劉道靜註。

按此為初閱楞嚴入門之書。

（二）圓覺經 二卷。中央刻經院版。唐佛陀多羅譯。

此經全名為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圓覺經近釋 六卷。金陵刻經處版。明通潤譯。

楊居士曰。十二菩薩各別請問。佛一一答之。

此解詳略適宜。可作初閱之本。

圓覺經講義 二册。商務印書館版。清諦閑撰。

按諦公爲天台宗之名宿。此經註釋甚詳。

圓覺經直解 二卷。金陵刻經處版。明德清解。

德清者明憨山大師篆也。考一行居集。(彭尺木著)有四大師傳。卽蓮池。憨山。紫柏。蕩益也。此解明白曉暢。易於通徹。

(四)楞伽經 四卷。金陵刻經處版。

全名爲大乘入楞伽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楊居士曰性相並談。文義簡古。

入楞伽心玄義 一卷。唐法藏撰。出版處同上。

楊居士曰。此卷從日本得來。全疏旣失。觀此可知大意。

(五)維摩經 一册。(出版處同上)姚秦鳩摩羅什譯

全名爲維摩詰所說經

維摩經註 八卷僧肇註

彭尺木曰。此經言天女散華空中。至菩薩身。悉皆不著。……了此旨者。何去何來。何人何我。同此不着之華而已矣。(一行居集卷五)

(六) 金剛經一卷。各佛經處皆有之。姚秦羅什譯

全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大師曰。但看金剛般若經。自能見性。(見壇經)

金剛經註解一卷金陵刻經處版明宗渤解

楊居士曰。宗天親二十七疑解釋。最便初學。

金剛心印疏二卷揚州藏經院版清溥疏撰

按此疏為解釋最詳之本。

金剛宗通九卷明會鳳儀撰金陵刻經處版

楊居士曰。引證淵博。會通宗旨。文義暢達。震醒聾瞶。

(七) 法華經七卷醫學書局版金陵刻經處版姚秦羅什譯

全名為妙法蓮華經

楊居士曰。開權顯實。統收一代時教。

法華會義十六卷。揚州藏經院版。明智旭撰。

楊居士曰。智者大師法華文句。文義繁多。閱者每難卒業。智旭刪繁就簡。以便初學。

法華妙玄節要 二卷揚州藏經院版明智旭節

楊居士曰節略智者大師法華玄義而成此本。

(八)華嚴經 八十卷。揚州藏經院版唐實叉難陀譯

全名為大方廣佛華嚴經

楊居士曰佛初成道時七處九會說圓融無盡法門。為諸經之王。非閱疏論著述。鮮能通其義也。

華嚴懸談 八卷。長沙上林寺版。唐澄觀撰

楊居士曰懸叙十門統明全經大旨。即疏鈔之首。

華嚴疏鈔 二百二十卷金陵刻經處版。唐澄觀撰。

楊居士曰以四分科經發揮精詳。後人得通華嚴奧旨者。賴有此書也。

(九)大般涅槃經 四十二卷金陵刻經處版。北涼曇無讖譯

楊居士曰扶律談常顯佛不滅。

涅槃玄義 二卷。金陵刻經處版。隋董頂撰。

楊居士曰開為玄義五重。統說全經大意。

(十) 瑜伽師地論 百卷。金陵刻經處版。彌勒菩薩造。

楊居士曰。內有五分說十七地。奘師譯成。太宗大為讚賞。因作聖教序。

(十一) 大智度論 百卷。龍樹菩薩造。揚州藏經院版。姚秦羅什譯。

楊居士曰。釋摩訶般若經九十品。具譯全釋有三十四卷。餘皆十倍略之。(以上釋經論竟)

此外如華嚴原人論。(一冊。唐圭峯著。揚州藏經院版。) 佛教淺測。(一冊。蔣維喬著。商務印書館

版) 弘明集。(十四卷。梁僧祐撰。金陵刻經處版。楊居士曰。此書薈萃漢魏六朝高僧名士辨論三

寶之作。文既適雅。義亦切要。) 法苑珠林。(百卷。唐道世撰。常熟小石山房版。) 皆參考之要籍也。

譚瀏陽先生曰。佛法以救衆生爲本。凡山林習靜者。佛皆詆之爲頑空。斥之爲斷滅。(詳見仁學)

梁任公曰。佛教乃入世而非出世。乃智信而非迷信。(詳見飲冰室文集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

世有知言君子。三餘之暇。廣閱佛籍。可以證二先生之言矣。



康德之認識論

王永祥

一
中古文明衰落以後。唯理派哲學。一躍而執思想界之牛耳。經院派之求知方法。獨斷太甚。萬般理論。皆以亞里士多德之演繹爲護符。不可知之上帝爲歸宿。個人智慧。錮蔽殆盡。人智如水。遏力愈大。其湧發也亦愈烈。唯理派之以個人理性爲估量萬事萬物之標準。皆前此錮蔽之反響也。

一說之興。必有其所以興。然其久也。則又恆趨極端。亟待改正。於是又有一說焉。以救其偏。此人類思想史上之常軌也。唯理派之解放個人自由思想。厥功固偉。然結果遂又以個人之先天理性籠罩一切。前之不滿意於中古之獨斷者。而今乃躬自蹈之。

思想至此。救軍突發。人類之先天理性。果足恃乎。果有所謂先天理性者乎。理性何由生。智識何由得。吾人何以有認識外界之可能。關於知識諸問題之謎破。而先天理性之果有與無。足恃與否。解決矣。凡此諸端。皆從來哲學家不甚注意之問題。有人焉提出之。討論之。遂使哲學史上頓增無限光華。其茁壯者其實繁。一部近代哲學史。無異認識論之發達史也。經驗派哲學。卽矯理性派之失。而討論上述諸問題者也。其創始者曰洛克。

自洛克主張經驗爲智識後。學者從風而靡。唯理論之根據。剝奪殆盡。至休謨。益大放厥詞。肆力懷疑。舉凡人間世一切學術思想。無不受其攻擊者。其言曰。凡入吾心者。皆印象也。印象深者。卽爲觀念。精神也。物質也。主觀客觀。不過觀念之不同耳。于是唯理論之基礎破。又曰。因果律。自欺語也。一觀念在前。一觀念在後。人遂目爲此。因彼。果耳。實則自心所造外物。何與哉。于是自然科學之基礎。亦破。充其說。將使凡智識所產物。崩絕無復子遺。其極端爲何如耶。

思想史進行之歷程。非直線的。更非單條的。乃一多數的折線。並行而不悖者也。某一學說在某時代佔最大之勢力。得最多之附和。遂以此某學說爲此某時代思想之代表。實則其他思想。無日不在演進之中。當經驗派趨于極端之時。唯理派在德國亦正高掌遠蹠之際。吳爾佛之玄想的理性論。其影響于德國思想界者至巨。吳爾佛爲德國第一個建設之哲學家。德國思想之統一。賴氏以定其勢力可想矣。

康德(1724——1804)之生前。距洛克之死二十年。後休謨之生十三年。其時德國思想界領袖。吳爾佛亦方四十五歲。正唯理經驗二派思想各走極端之時。天之生康德。其以調和之責。故付斯人耶。

康德之哲學。完全認識論也。理性論者曰。吾人不俟經驗。依先天純粹理性之力。卽可以認識事物之本體。可達絕對之境地。經驗論者曰。吾人之認識。全基于經驗。經驗雖有內部外部之分。要則除活現於吾人之現象以外。無經驗。除經驗外無知識。可斷言也。康德謂二說皆是也。亦皆非也。皆含有一部分之真理。亦皆含有絕大之謬誤。依先天之理性。認識爲絕對的可能。此理性論之真理也。經驗派之完全昧。此經驗派之謬誤也。吾人之所得認識者。惟依此事物本體所刺激主觀而發生之現象。不能至事物之本體。此經驗派之真理也。理性論者曰。能至此理性論之謬誤也。健康之哲學。在合二美而一之。取各長而棄各短。吾人認識之對象。乃現象而非本體。本體吾人之所不可得而知也。然認識此現象之力。乃存在於主觀。憑恃乎先天依經驗而得之認識。不過或然的耳。無所謂普遍與必然性也。康德之認識論。其調和唯理經驗二派者。大抵如斯。今進而略述之。

三

人類先天的理性。果有所謂普遍性與必然性。超乎經驗之外。而又與經驗相符者乎。欲解答此問題。有先決者焉。康德所謂之智識世界。果何等耶。構成此智識世界。果賴何術乎。此二先決者明。而康德之假設。易爲證明矣。

理性論者。不承認有所謂客觀的物體之存在。萬事萬物。皆吾心之所造耳。然試思。若無客觀的物。

體存在於不可知之鄉。以刺激吾心者。吾心何所造。其思乎。無不能生。有此刺激。吾心之物體。雖不可知。不可觸。然謂其絕對無。有論理上爲不可通。此不可知而存在之物。康德謂之爲「自存物」。經驗論者曰。吾人之知識。經驗也。而經驗則不過物體活現於吾心之現象而已。彼等承認現象界。客觀物體。而不承認理性論之主體。然試思。人之心靈。若無一物焉。司關聯。感覺。構造。現象之主體。經驗何由成乎。若祇有感覺。而無主體。等是感覺耳。何由互相關聯。造成經驗乎。當二觀念構成一判斷時。吾人心靈中必有一自覺之狀態。此自覺也。能謂之爲客觀的現象乎。如是者。康德謂之爲「主觀情態」。然則康德所謂之知識世界明矣。知識世界要素有三。缺一則不立。自存物現象與主觀情態是已。此亦折中唯理經驗二派而立說者也。

雖然。知識世界固由三要素組合而成。而吾人對於此世界研究之對象。則必有所審擇。自存物不可直接而知。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現象呈於吾心。吾心之主觀情態現於主體。皆吾思考之所構也。吾思考所自造。則必爲吾思考所能審也。明矣。故康德研究構成智識世界之方法。不多事於客觀之自存物（實則自存物亦一種思構也）而祇就主觀之思考上研求。何者。爲吾主體所能知之外界乎。就主體上研求。超越經驗。而又與經驗相符之普遍且必然的理性知識。是之謂超越的方法。

吾主體所能知之外界。必吾主體思考之所得也。思考之歷程如何。此又當前待決之問題矣。康德謂一物而能爲吾人所認識者。必經三階級。知覺了解理性是也。知覺者純粹一種感官之知覺。而無此知覺所含之意義。唯識家所謂之「現量」稱是。了解者經過一番綜合作用。對於感覺事物之完全知識也。「比量」稱是。若夫理性。則康德謂可以跳出智識之範圍。而入于知識所不及之處。又似與「非量」相近。一切知識皆經此三級構成。而了解爲尤重。了解須依方式。方式者吾人從感覺綜合爲明晰之智識時所必形成之式樣也。無論事物複雜之程度如何。但凡其爲吾人所能認識者。必其能被綜合簡約爲康德之了解方式者也。了解之方式。康德謂之「範疇」。範疇之類四。統一、多數、總計、分量的範疇也。實有非有限制性質的範疇也。本質、因果、交互關係的範疇也。可能、存在、必然、情狀的範疇也。知覺經綜合作用而歸入範疇。然後由斷定之式陳述之。此論理學上所謂之判斷也。判斷者智識之完成。至是而認識之歷程止矣。

康德之智識世界。其認識之歷程。既如上述。其所謂人類先天的理性。有所謂普遍性與必然性。超乎經驗之外。而又與經驗相符之證明奈何。

不言現象界賴主觀情態而著明乎。不言吾人之智識皆經主觀了解之綜合方式。所謂範疇者。而後能認識乎。吾之主觀情態。吾之綜合範疇。靜以待動者也。無時無地而不適用者也。經驗之事實。

雖有限制。無普遍性。更無必然性。但吾主觀之理性。能應付萬有不齊之事物。毫釐不爽。從未有一事物。爲吾主觀之理性。所不可思議者。不可納入範疇者。則吾主觀之先天的理性。有普遍性與必然性也。審矣。

現象界有因果性與物質不滅等必然而普遍的法則。人人之所知也。然亦知是等法則。非因經驗之結果而生者乎。是等法則。所以能行于現象界者。乃現象界依吾主觀先天的理性而不爽。而非吾之理性。就現象界而歸納之也。不依吾之主觀理性者。不成其爲現象。更無論其適合因果律與物質不滅律矣。宇宙現象。外界之現于吾心者也。自己之所造也。凡自己之所造者。皆有先天的普遍性與必然性。不然者。誰受吾之支配而不反抗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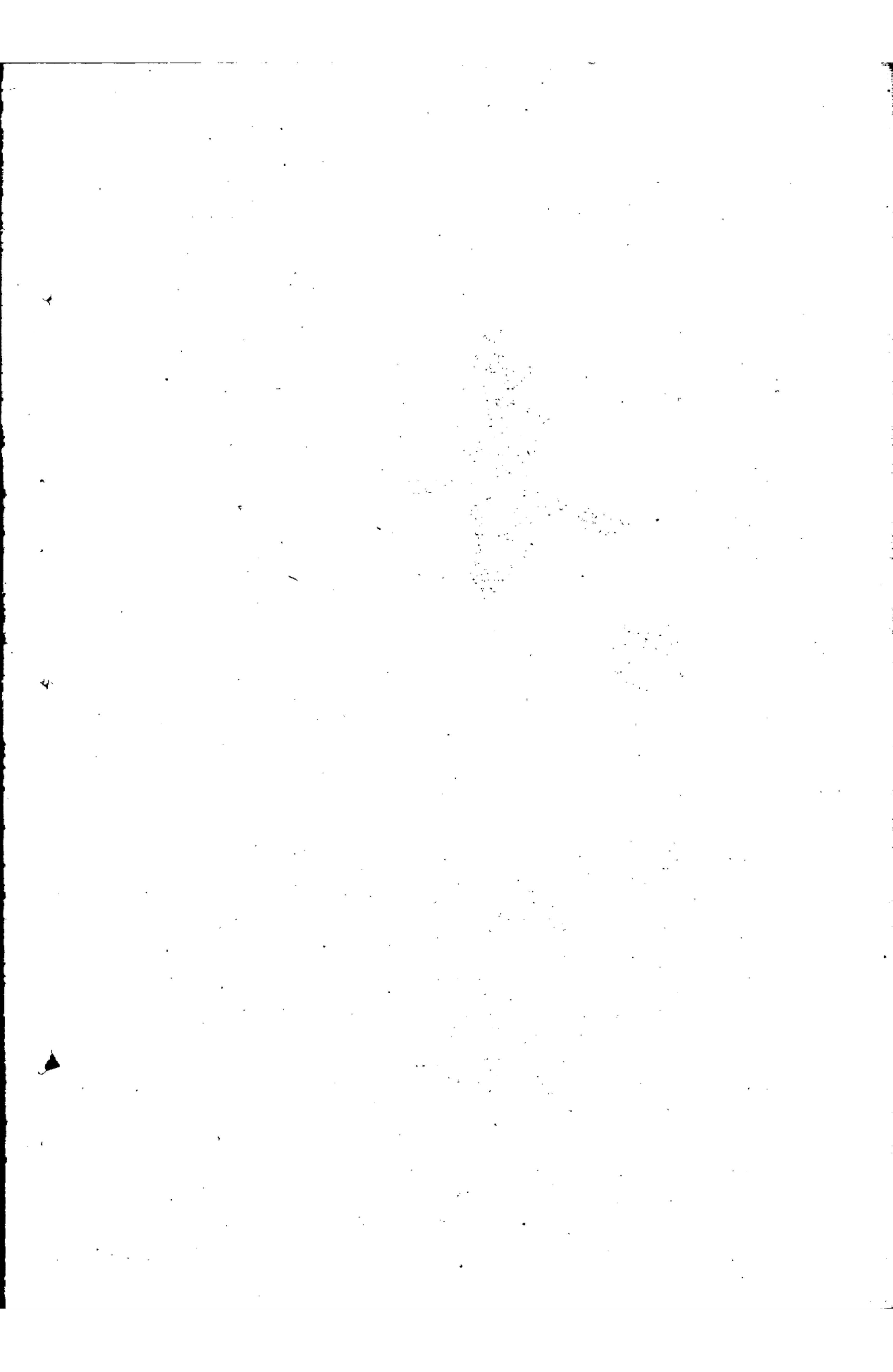
統觀上述。康德之哲學。其色彩顯然。調和唯理經驗二派一也。處處就主觀立議二也。思想一貫。條理周密。無怪其哲學影響近代思想至大且巨也。

專

湯尔和題



以著



稼軒先生年譜 卷上

陳 思

宋高宗紹興十年。金天眷三年庚申。先生生。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宋史本傳

生於五月十一日卯時。辛啓泰稼軒先生年譜

韓玉東浦詞水調歌頭。上辛幼安生日。起日重午日過六。靈岳再生申。按重午過六正十一也。先生生於五月十一。先韓南澗尙書一日。甲辰南澗生日。先生賦水龍吟爲壽。次年南澗用韻壽先生。先生再和壽南澗。丁未南澗七十。先生用黃德和推官水調歌頭韻。結曰再拜荷公賜雙鶴一千年。自註公以雙鶴爲壽。

始祖維叶。大理評事。由狄道遷濟南。高祖師古。儒林郎。曾祖寂。賓州司戶參軍。祖贊。朝散大夫。隴西郡開國男。亳州譙縣令。知開封府。贈朝請大夫。父文郁。贈中散大夫。子九。植無子。栻任崇仁尉。撫伍俱之子爲嗣。傳八世止。稭官朝請大夫。直秘閣。灌州提刑。四子皆官於朝。五世孫樂遷福建崇安縣。又有從鉛山遷貴溪之瑤墟者。穠仕至迪功郎。六世孫祐。登永樂丙戌林環榜進士。官河南監察御史。穰仕至承務郎。無子。穉仕至承務郎。子庸。黃樸榜進士。庸子徽。官承德郎。無子。結生

子早卒。廢無子。暨早殤。辛啓泰稼軒先生年譜

按集中清平樂。爲兒鐵柱作。更有潭妹嵩兄句。則嵩與鐵柱皆小名。惜無從證明爲九子中之某。爲嵩某爲鐵柱。哭暨十五章。其十一云。足音答答來。多在雪樓下。十二云。何云篆岡竹。重來看眉藏。則暨之殤。當在淳熙乙巳後居上饒之帶湖時。

又按先生之昆季見集中者。爲茂嘉與祐之二人。由劉過龍洲詞沁園春送辛幼安弟赴桂林官一闕。證知茂嘉非同產即同祖。故曰十二弟。光緒江西通志。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徒。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爲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寓居浮梁縣之最高山。集中滿江紅和楊民瞻送祐之弟還侍浮梁。祐之爲次膺之孫。即韓南澗跋辛企李得孫詩。所謂今其孫頎然出而世其家者也。先生世居濟南。祐之之先居萊州。屬已早疏。故曰弟若感皇恩。慶嬸母王恭人七十。王恭人蓋祐之之母。所以送祐之歸浮梁曰還侍。西江月壽祐之弟。時新居落成云。一杯潑灑泛金波。先向太夫人賀。品令族姑慶八十。來索俳語。族姑蓋祐之之姑也。至主敬雪平。則又族人之可見者焉。

紹興十一年金皇統元年 辛酉 二歲

紹興十二年金皇統二年 壬戌 三歲

紹興十三年金皇統三年 癸亥 四歲

紹興十四年金皇統四年 甲子 五歲

紹興十五年金皇統五年 乙丑 六歲

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 丙寅 七歲

紹興十七年金皇統七年 丁卯 八歲

紹興十八年金皇統八年 戊辰 九歲

余兒時嘗入京師禁中凝碧池。因書當時所見。本集

按乾道乙酉。進美芹十論。劄子曰。大父臣贊以族衆拙於脫身。被汗虜官留京師。世系曰。知開

封府。先生遊京師禁中。當在此數年。侍朝請公。居開封時。

紹興十九年金天德元年 己巳 十歲

紹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 庚午 十一歲

紹興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 辛未 十二歲

紹興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 壬申 十三歲

大父臣贊被污虜官。歷宿臺。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贖而

起。以舒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進美芹十論劄子

章謙亨辛稼軒贊祖朝請公累族衆不克南渡常誨先生無忘爾國讐。播芳大全文粹

紹興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癸酉 十四歲

領鄉舉。辛啓泰稼軒先生年譜

金史選舉志貞元元年定貢舉程式條理格法。

紹興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甲戌 十五歲

隨計吏抵燕山。進美芹十論劄子

紹興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乙亥 十六歲

紹興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丙子 十七歲

紹興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丁丑 十八歲

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進美芹十論劄子

續文獻通考金登科總目正隆二年鄭子聃以天德進士第三復就是年御試得第一。

少師蔡伯堅宋史本傳

金史文藝傳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宣和末守燕山松年從父來管勾機宜文字事繼母以孝

聞周卹親黨。性復豪侈。不計家之有無。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

金史本紀。貞元三年二月壬午。以吏部尙書蔡松年爲參知政事。正隆元年正月。參知政事蔡松年爲尙書右丞。六月丙戌。以尙書右丞蔡松年爲左丞。三年七月甲申。尙書左丞蔡松年爲右丞相。四年八月己卯。尙書右丞相蔡松年薨。

毛晉稼軒詞跋。蔡元工於詞。靖康中陷虜庭。稼軒以詩詞謁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

辛啓泰稼軒先生年譜。按伯堅名松年。晚號蕭閒老人。毛晉謂先生嘗以詩詞謁見於蔡元。考金史並無其人。未知何據。

與黨懷英同學。號辛黨。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宋史本傳

金史文藝傳。黨懷英。字世傑。故宋太尉進十一代孫。馮翊人。父純睦。泰安軍錄事參軍。卒。官。妻子不能歸。因家焉。應舉不得意。遂脫世務。放浪山水間。簞瓢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中進士第。承安二年乞致仕。改泰寧軍節度使。明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懷英能屬文。工篆籀。當時稱爲第一。學者宗之。

劉祁歸潛志。黨承旨懷英。辛尙書棄疾。俱山東人。少同舍。屬金國。初遭亂。俱在兵間。辛一旦率

數千騎南渡。顯於宋。黨在北方。擢第入翰林有名。爲一時文字宗主。二公雖所趨不同。皆有功業寵榮。視前朝陶穀韓熙載亦相況也。後幸退閒。有詞鷓鴣天云。蓋記其少時事也。

先生摩空氣節。貫日忠誠。志復國讐。昭乎天地。黨氏脫略世務。屢空晏如其無宦情。金史可證。况歸潛志云。金國初亂。俱在兵間。設果決以著。黨氏胡爲亦在兵間耶。傳云始筮仕決以著者。蓋嫉者因少同學同在兵間。爲此誣辭。修史者據以書耳。所以謝疊山祭先生墓記曰。公初卜得離卦。乃南方丙丁火。以鎮南也。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此說與稗說所載帥淮時陳同甫竊馬逃去事。可同發千古一笑。

水調歌頭。元日投宿博山寺。見者驚歎其老。後片云。坐堆厖。行答颯。立龍鍾。有時三盞兩盞淡酒。醉濛鴻。四十九年前事。一百八盤狹路。拄杖倚牆東。老景竟何似。只與少年同。本集

畿輔通志。大房山涿鹿記曰。北接居庸。西連紫荆。所謂幽燕奧室也。徐渭上方山記曰。自歡喜臺拾級而升。凡九折。盡三百級。始達毗盧頂。謝振定遊上方山記曰。孤山口舍車而騎。絕數澗。山勢忽陡。盡若路幾盡。則接待庵在焉。仰視山巔。有坼割開處。露天光一線。僧云。由此中可達。羣相顧駭。歎以爲天闢奧區也。又舍騎而徒。沿枯澗行。身虱兩崖間。石或立或臥。皆危磴無紆步矣。有嶺曰發汗。尤險巖。一步一喘息。五步一坐。顧後來人。面青頰黝。白無正色。得數武坦夷。

處曰歡喜臺。臺故久廢。不可名其處。西望冠幾墮。見一山如駝峯。突出霄半。竹崖曰。此摘星陀。乃上方絕頂也。又從萬木叢中。指示數楹。綴懸崖。若巢棲。然是爲百步雲梯。屈曲低昂。又二里許。乃至梯。梯左壓千尺巖。右臨千仞谷。仰視輒戰慄。舊列石柱。綴鐵鎖。行者挽之以升。盤折歷三百餘級。級剛容半趺。汗溢筋弛。惴惴然慮後陟者之難乎繼也。級盡卽上方寺。水調歌頭所謂一百八盤狹路。卽發汗嶺至上方寺之路。梯以級計則三百。路以盤計則百八。集中玉樓春云。十千一斗飲中仙。一百八盤天上路。亦追憶此狹路也。按先生開禧元年初秋。自鎮江歸鉛山。三年秋卒。此詞當係二年元日之作。二年丙寅。上推至本年丁丑。正五十年。故云四十九年前事。本年留燕山甚久。師事蔡伯堅。與黨懷英同學。所以一時有辛黨之號。暇日又有大房山上。上方山之遊。蓋因上年七月。金主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八月金主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此行實爲諦觀形勢一大事也。又按辛啓泰所編年譜。謂十九年己巳。先生十歲。師於蔡伯堅。與黨懷英同學。號辛黨。誤甚。何以故。己巳至本年丁丑。此九年間。先生隨侍大父朝請公。歷宿亳。涉沂海。所以進十論劄子曰。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如十歲師伯堅。與黨同學。則久居燕山。何須計偕。嘗令二字。尤爲不辭。且天德初。伯堅已擢吏部侍郎。豈暇爲童子師耶。

紹興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 戊寅 十九歲

紹興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 己卯 二十歲

大父臣贊下世。進美芹十論劄子

按朝請公下世。叙於令隨計抵燕之後。其下世當在此一二年內。

紹興三十年金正隆五年 庚辰 二十一歲

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 辛巳 二十二歲

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為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棄疾聞與之遊。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眾千餘。說下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以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匈我三日期。不獲。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本傳

進美芹十論劄子。辛巳歲。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嘗鳩眾二千。隸耿京。為掌書記。與圖恢復。共籍兵二十五萬。

鵝湖夜坐。昔者戍南鄭。泰山鬱蒼蒼。鐵衣臥枕戈。睡覺身滿霜。官雖備幕府。氣實先顏行。擁馬

涉阻水。飛鳶上中梁。勁酒舉數斗。壯士不能當。馬鞍挂狐兔。燔炙百步香。拔劍切大肉。哆然如
餓狼。時時登高望。指顧無咸陽。

據此詩劄互證。馮京聚兵。係在本年八月。與忠義人魏勝復海州時相先後。傳云金主亮死。誤。
謝疊山祭先生墓記。昔公遇仙。以公真相。乃青兕也。義端青兕之語。蓋本乎此。

紹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壬午 二十三歲

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
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
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卽衆中縛
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僉判。棄疾時年二十三本傳

畢沅續資治通鑑。紹興三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乙酉。權知東平府。耿京遣諸軍都提領賈瑞
掌書記。辛棄疾來奏事。上卽日召見。先是京怨金人征賦之橫。與其徒六人入東山。漸得數十
人。取萊蕪縣。有衆百餘。瑞亦有衆數十人歸京。自此漸盛。遂據東平府。遣瑞入奏。瑞曰。若到朝
廷。宰相已下。恐有所詰問。不能對。願得一文士偕行。乃以棄疾權掌書記。自楚州至行在。瑞萊
州人。己丑制授耿京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兼節制京東河北路忠義軍馬。權天平軍節度

掌書記。辛棄疾補右承務郎諸軍提都領。賈瑞補敦武郎。閣門祇候。京瑞並賜金帶。將吏補官者二百人。于是京東招討使李實。遣統制官王世隆與瑞等齎官誥節鉞以往。洪邁稼軒記。余謂侯本以中州笮人。抱忠仗義。章顯聞于南邦。齊虜巧負國。赤手領五十騎。縛取于五萬衆中。如挾兔。束馬銜之間。由關西奏准。至通晝夜不粒食。壯聲英槩。儒士爲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歎息。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二十四歲

官江陰。辛啓泰稼軒先生年譜

論阻江爲險。須藉兩淮。又上議練民兵守淮疏。集本

文 論江淮疏。 議練民兵守淮疏。

隆興二年甲申 二十五歲

官江陰。辛啓泰稼軒先生年譜

乾道元年乙酉 二十六歲

官江陰。辛啓泰稼軒先生年譜

乾道乙酉進美芹十論集本

按十論所陳。皆符離一役之後。恢復大計。時在江陰僉判任。故云官閑心定。又云越職之罪難逃。宋史本傳十論與九議連書。以爲乾道六年召對時同獻。誤。四庫全書提要美芹十論一卷。舊本題宋辛棄疾撰。後云。卷末又載上光宗疏一篇。論江淮疏一篇。議練民兵守淮疏一篇。則後人所附入也。然史不言棄疾有此書。考江西通志載臨川黃兌。字悅道。紹興進士。官至朝議大夫。嘗獻美芹十策。進取四論。此或兌書。後人僞題棄疾歟。按進十論劄子。首叙先世甚詳。黃兌獻策。何取冒稱人先。必別有十策。名偶同耳。今著錄四庫之一卷。本卽章謙亨稼軒傳贊所云諫藁。謝疊山祭稼軒墓記所云奏議。後人取其十論三疏。類爲一卷。單行於世。

文 美芹十論。

乾道二年丙戌 二十七歲

官江陰。辛啓泰稼軒先生年譜

乾道三年丁亥 二十八歲

官江陰。辛啓泰稼軒先生年譜

詞 菩薩蠻。贈張醫道服爲別。且令餽河豚。嚴有翼藝苑雌黃。河豚水族之奇味。世傳其用菘菜萹蒿荻芽三物煮之。亦未見死者。按河豚江陰尤美。彼人春月甚珍貴之。此闕爲江陰僉判時所作無疑。

乾道四年戊子 二十九歲

通判建康府。本傳

詞 念奴嬌。登建康賞心亭呈史留守致道。揚州府志。史正志字致道。紹興二十一年進

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五州水軍制置使。自鹽官至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軍悉隸之。

乾道五年己丑 三十歲

在建康通判任。辛啓泰稼軒先生年譜

詞 新荷葉和趙德莊韻。又再和前韻。介庵詞新荷葉二首韻同。水調歌頭。壽趙漕介菴。韓元吉南澗

文閣趙公墓誌銘。德莊諱彥端。除直顯謨閣。為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留為左

修邊備。與予同論江淮事宜。及所俘去。留移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留為左

司郎中。遷太常少卿。知建寧府。其所為文。自號

介庵居士集。介庵詞柳梢青。庚寅生日鉛山作。

乾道六年庚寅 三十一歲

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千秋歲。金陵壽史帥致道時有版築役。景定建康志五年春。詔

是歲重修鎮淮飲虹二橋。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

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於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

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寺主簿。

按續資治通鑑。召辛棄疾入對延和殿。次於五月戊寅之後。壬午之前。

半世傾風。同朝託契。嘗從遊於南軒。益於公而敬畏。本集祭呂東萊先生文

宋史。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明年除栻知袁州。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幸。屏讒諛。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召試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鑒。續資治通鑑。乾道六年六月丁卯。尚書吏部員外郎張栻言。近日陛下治徐考叔請託之罪。并及許申罷之。英斷赫然。七年三月己卯。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上疏切諫。八年二月癸丑。以安遠軍節度使張說吏部侍郎王之奇。並簽書樞密院事。時張栻已出知袁州。象山年譜。乾道八年春。試南宮奏名時。尤延之表知舉。呂伯恭祖謙爲考官。按此二年中。張呂俱在京。曹先生以本年五月入對。遷司農寺主簿。故從南軒遊。以東萊爲畏友。

文 九議

詞 滿江紅。建康史帥致道席上賦。宋史孝宗紀。乾道六年三月己卯。復置江浙荆湖兩

。祝英臺近晚春。以貴耳集。呂婆、呂正己之妻。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辛幼安。因

兩縣志秩官譜。通判呂正己紹興開任。宋史孝宗紀。乾道六年冬十月辛酉。遣呂

正己等使金賀正旦。按集中滿江紅贛州席上呈太守陳季陵侍郎云。倦客不知身。遠

近佳人。已卜歸消息。浣溪沙壽內子云。朱顏却對白鬚鬚。兩人百歲洽乘除。

婚嫁剩添兒女拜。平安頻拆外家書。點絳脣。留博山寺。聞光風主人微恙而歸。

時春漲斷橋。清波別志。稼軒在上饒。其室病。呼醫對脈。吹笛婢名整整者侍側。

乃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為贈。不數日果勿藥。乃踐前約。由此互證

溪。無逐妻事甚顯。然由此證知。光風主人為呂正己女也。昔

。漁隱。謂小詞紀事。率多舛誤。豈復可信。詢知言也。

乾道七年辛卯 三十二歲

出知滁州。本傳

辛譜以為六年誤。按知滁州之命當在本年冬。

乾道八年壬辰 三十三歲

州罹兵燹。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剏奠枕樓。繁雄館。本傳

周孚滁州奠枕樓記。乾道八年春。濟南辛侯自司農寺簿來守滁。時滁人方苦於饑。商旅不行。

市物翔貴。民之居茅竹相比。每大風作。惴惴然不自安。侯既至。釋民之負于官者錢五百八十

萬有奇。凡商旅之過其郡有輪于官。令減舊之十七。侯又陶瓦伐木。貸民以錢。使新其屋。以絕

火災。夏麥大熟。商旅岔集。榷酤之課倍增。流亡復還。民始蘇。侯乃以公之餘錢。取材于西南山。役州之閒兵。創客邸于其市。以待四方之以事至者。既成。又于其上作奠枕樓。使民以歲時登臨之。是秋余客遊滁。侯爲余言其名樓之意。

十月全椒縣僧智淳以王岳帖來獻。又詢州人得岳之世孫進士大亨。本集

文 跋太祖皇帝賜王岳帖。

詞 感皇恩滁州壽范倅。木蘭花慢滁州送范倅。聲聲慢滁州旅次登奠枕樓和李清宇

韻 西江月壽范南伯知縣。

乾道九年癸巳 三十四歲

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本傳

江南通志。知建康府。史正志後唐瑒。瑒後洪遵。遵後梁克家。克家後葉衡。衡後胡元質。按宋史孝宗紀。乾道九年十月甲子。遣留正等使金賀正旦。右丞相梁克家與同知樞密院張說議。使事不合。乃求去。辛未。克家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寧府。宰輔表亦作建寧。梁克家傳作知建康府。景定建康志。無梁克家名。江南通志。洪遵後爲梁克家。據傳補誤。福建通志。建寧府知府事。梁克家名在乾道末是也。洪汝奎洪文安公年譜。乾道七年。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司兼行

宮留守。乾道九年。旋貶兩秩。未幾復元官。淳熙元年。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洞霄宮。歸鄱陽。十一月薨。原注宋史本傳。淳熙元年。提舉洞霄宮。景定建康志建康表。乾道九年癸巳十二月二十七日。遵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年月互歧。又按咸淳臨安志。侍衛馬軍司。乾道七年。虞允文移屯建康。以爲出師之漸。號馬軍行司。以邊帥兼領。景定建康志建康表。乾道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詔建康府都統郭剛。將本軍戰馬。上就建康府牧養。洪文安辟先生爲安撫參議。緣此故也。

周孚送辛幼安詩。西風掠面不勝塵。老欲從君自濯薰。兩意未成還忤俗。一飢相迫又離羣。只今參佐須孫楚。何日公卿屬范雲。節物關心那可別。斷紅疎綠正春分。據此離滁州赴江東參議。爲本年二月。四庫提要。蠹齋鉛刀編三十二卷。宋周孚撰。孚字信道。濟南人。寓家丹徒。乾道二年進士。官真州教授。集首有京口陳琪序。稱遺文共三十卷。儀真縣志並同。而鄜延解百論跋語。又稱三十二卷。與今集本相合。蓋琪序專指詩文而言。末二卷爲非詩辨妄。原自別本單行。論取附入。故通爲三十二卷耳。又宋詩紀事。稱孚卒後。辛棄疾刊其集。今考集中。多與棄疾贈答之作。然絕無刊集之文。世所傳本。實淳熙己亥百論爲鏤版以傳。跋語可證。疑宋詩紀事有誤也。

詞 菩薩蠻。金陵賞心亭爲葉丞相賦。又用前韻。

淳熙元年甲午 三十五歲

官江東安撫司參議。辛啟泰稼軒先生年譜

詞 一剪梅。游蔣山呈葉丞相。

淳熙二年乙未 三十六歲

葉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略。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加秘閣

脩撰。本傳

宋史。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知荆南成都建康府。除戶部尙書。除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宰輔表淳熙元年四月。葉衡自朝散大夫。戶部尙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六月癸未。遷中大夫。除參知政事。十月詔兼權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丙午。葉衡自兼樞密使參知政事。遷通奉大夫。除右丞相。二年九月乙未。葉衡罷右相。依前中奉大夫。知建寧府。

續資治通鑑。淳熙二年夏四月。茶寇賴文政起湖北。轉入湖南江西。官軍數敗。命江州名統皇甫侗招之。旋命鄂州都統李川調兵討捕。六月茶寇勢日熾。江西總管賈和仲擊之。爲其所敗。

詔以倉部郎中辛棄疾為江西提刑。節制諸軍討之。用葉衡之薦也。是月茶寇自湖南犯廣東。九月己卯朔。閏月己酉朔。是月辛棄疾誘賴文政殺之。茶寇平。冬十月。賞平茶寇功。湖南江西廣東監帥黜陟有差。

贛州府志。陳天麟。字季陵。宣城人。紹興進士。由廣德簿知襄陽事。所至有惠政。尋知贛州。時茶商寇贛吉間。天麟預為守備。民恃以安。江西憲臣辛棄疾討賊。天麟給餉補軍事。平棄疾。奏今成功。實天麟之方略也。

文 淳熙乙未登對劄子。

詞 八聲甘州。壽建康帥胡長文給事。時方閱折紅梅之舞。且有錫帶之寵。洞仙歌。壽葉丞相。摸魚兒。觀潮上葉丞相。滿江紅。贛州席上呈太守陳季陵侍郎。

淳熙三年丙申 三十七歲

調京西轉運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本傳

按鵝湖夜坐云。去年忝號召。五月觸瞿唐。青衫暗欲盡。入對哀淚滂。到江陵任。為本年五月。

詞 破陣子。為范南伯壽。時南伯為張南軒辟宰盧溪。南伯遲遲未行。因作此詞以勉之。續資

鑑。淳熙二年十一月。知靜江府。張拭奏。乞依大觀指揮。許本司奏辟從之。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

淳熙四年丁酉 三十八歲

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

宋史程大昌傳。兼給事中。江陵都統制。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以言狀徙帥江西。

大昌因極論自此屯戍。州郡不可為矣。逢原由是坐削兩官。降本軍副將。

按鵝湖夜坐云。今年詔復下。鴻雁初南翔。自隆興赴召。為本年九月。

詩 鵝湖夜坐。

詞 水調歌頭。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師隆興。到官之三月。被召司馬監。趙卿王漕餞別。司馬賦

水調歌頭。席間次韻。時王公明樞密薨。坐客終夕為興門戶之歎。故前章及之。韓无谷南潤甲乙稿。有

王樞密路祭文。

淳熙五年戊戌 三十九歲

大理少卿。本傳

陳亮與辛幼安殿撰書。亮空閒沒可做時。每念臨安相聚之適。龍川集

續資治通鑑。淳熙五年春正月。永康陳同詣闕上書。同即陳亮更名。書奏。帝感動。欲榜朝堂。以

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知之。將見亮。亮恥為覲所知。踰垣而逃。覲不快。

大臣尤惡其直言。交沮之。乃命都堂審察。宰相以上旨問以所欲言。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復詣闕上書者再。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歸。按本年春夏間。先生官大理少卿。故有臨安之聚。

為大理卿時。同僚吳交如死。無棺殮。棄疾歎曰。身為列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賻之。復言於執政。詔賜銀絹。本傳

按續資治通鑑。淳熙五年閏六月。大理卿吳交如等奏獄空。獎之。交如之死。當在秋間。

出為湖北轉運副使。本傳

淳熙六年己亥。四十歲

自湖北漕移湖南。本集

據水調歌頭序。蘭亭句。摸魚兒。匆匆春又歸去句。雜武昌上瀟湘。為本年三月。

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本傳

續資治通鑑。淳熙六年春正月。郴州賊陳峒等連破道州桂陽軍諸縣。攷異。嘉泰會稽志。上陳竊發為正月事。

宋史本紀。係於三月己巳。蓋竊發在正月。命討在三月也。今從嘉泰志。連書之。又陳峒齊東野語作陳豐。今從宋史。集英殿修撰。知潭州。王佐

請發荆鄂精兵三千。詔以本路兵進討。命佐節制。夏四月。王佐受命討陳峒。念將校無可用者。

惟流人馮湛以勇聞。乃許其湔雪。檄權湖南路兵馬鈐轄選潭州廂禁軍及忠義塞得八百人。命諸縣屯兵悉聽調發。佐以擅發自劾。詔弗問。賊聞湛將至。卽遁歸巢穴。轉運使欲緩攻。佐以爲賊巢在宜章。旁接三路七郡。林箐深阻。出入莫測。峒不誅。湖廣憂未艾也。遂親赴宜章。移湛屯何卑山。夜半發兵。分五路進。突入其隘口。賊倉猝出戰。卽潰走。進奪空岡寨。斬峒等。郴州平。

按宋史孝宗紀。五月乙亥。郴州寇平。

六月丙戌。帝曰。王佐以帥臣親入賊巢。擒捕誅剿。與向來捕賊不同。書生

中不易得也。旋擢佐顯謨閣待制。徙知揚州。馮湛復原官。八月壬辰。後又書。先是湖南漕臣辛棄疾奏。官吏貪求。民去爲盜。乞先申飭。續具奏案。帝手詔付棄疾曰。凡所言在已病之後。而不能防於未然之前。其原蓋有三焉。官吏貪求。而帥臣監司不能按察。一也。方盜賊竊發。其初甚微。而帥臣監司漫不知之。坐待猖獗。二也。當無事時。武備不修。務爲因循。兵卒例皆占破。一聞嘯聚。而帥臣監司倉猝失措。三也。國家設官置吏。當如是乎。且官吏貪求。自有常憲。無賢不肖。皆共知之。豈待喋喋申論也。今已除卿帥湖南。宜體此意。行其所知。無憚豪強之吏。當具以聞。朕言不再。第有誅賞而已。

論盜賊劄子云。比年以來。李金之變。賴文政之變。姚明敖之變。陳峒之變。及今李接。陳子明之變。皆能攘臂一呼。聚衆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重煩大兵。翦滅而後已。按宋史孝宗紀。淳熙

六年六月辛亥。廣西妖賊李接破鬱林。州守臣李端卿棄城遁。遂圍化州。命經略司討捕之。端卿除名勒停。梅州編管。冬十月戊申。廣西妖賊平。此劄當於本年六七月間奏進。是時陳峒已誅。李接尙未討平。故云。及今本傳叙此劄於帥湖南討平連起羣盜之後。似不如續資治通鑑叙於任湖南轉運副使時爲詳覈也。本傳李接作李峒亦誤。

文 淳熙己亥論盜賊劄子。

詩 壽朱晦翁。

詞 水調歌頭。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周總領王漕趙守。置酒南樓席上留別。摸魚兒。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爲賦。滿江紅。漢水東流。又江行。

簡楊濟翁周顯先。又賀王帥宣子平湖南寇。

淳熙七年庚子 四十一歲

帥湖南。辛啓泰稼軒先生年譜

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閒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略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閒。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

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二牙密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攝服。詔委以規畫。廼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僉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萬。以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千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以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祠外。應居民家取溝甃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歎伏。軍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嘉右文殿脩撰。本傳。

宋史孝宗紀。淳熙七年八月丁酉。置湖南飛虎軍。

朝野雜記。飛虎軍。潭州土軍也。潭帥辛棄疾募千八百人訓練之。十一月八日。賜名遙隸步軍司潭州飛虎軍。歲用錢七萬八千貫。糧料二萬四千石。竝以步司闕額錢糧支。趙雄爲帥。奏乞移其軍屯江陵。周必大在樞密。以爲小人重遷。恐生變。湖南比歲多有獠人強盜。藉此軍先聲彈壓。不可移也。雄力請。迄不行。

文獻通考。十一年。潭帥趙雄。增義勇三百人。通舊爲萬三千八百人。

湖南通志。光宗紹熙五年。湖南安撫使朱熹上言。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辛棄疾。剏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選募既精。器械亦備。經營葺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蠻獠帖息。一路賴之以安。而自棄疾去鎮之後。便有指揮撥隸步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隸荆鄂副都統。自此之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陞差事權。竝隸襄陽。竊詳當日剏置此軍。本爲彈壓湖南盜賊。專隸本路。別無頭段軍馬。唯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前。行移快急。察探精密。事權專一。種種利便。今乃遙隸襄陽。襄陽乃爲控制北邊大敵。自有大軍萬數。何藉此軍爲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其將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紀律之疎密。器械之利鈍。豈能盡知。而使之制其升黜之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權。不過禮數羈縻。略相賓服而已。於其軍政。平日無由覺察。及有調發。然後從而節制之。彼此不相諳委。其誤事必矣。欲望朝廷考究元來剏置此軍一宗本末。照辛棄疾當時所請。特賜敷奏。別降指揮。仍舊以湖南飛虎軍爲額。其升差節制一切事務。竝委帥臣專制。只令荆鄂副都統司。每歲十月關湖廣總領所同共差官。按拍藝事。覺察有無。闕額虛券雜役之類。庶幾互相防檢。緩急可恃。

淳熙七年。言者奏湖南鄉社之擾。請罷之。舊制領以鄉豪。有彈壓緝捕等名。大者統數百家。小者

亦二三百家。由潭連道英韶郴桂。皆置帥臣。辛棄疾言。鄉社皆處深山窮谷中。忠實狡詐。色色有之。不可盡罷。欲擇其首領。使大者不過五十家。小者減半。屬之巡尉。而統之縣令。取有兵器。官爲印押。從之。文獻通考

帥長沙時。士人或懇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本傳

宋史。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爲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淳熙八年。舉進士。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晔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

文 乞置湖南飛虎軍疏。

淳熙八年辛丑 四十二歲

帥湖南是年七月。東萊呂氏卒。先生爲文。遣人祭之。辛啓泰稼軒先生年譜

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未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本傳

南宋文範。洪邁稼軒記。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東舟西車。蠶午錯出。勢處便近。士大夫樂寄焉。環城中外。買宅且百數。基局不能寬。亦曰避燥濕寒暑而已耳。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曠土存。三面傳城。前枕澄湖如寶帶。其從千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截然坻平。可廬以居。而前相攸者皆莫識其處。天作地藏。擇然後予。濟南辛侯幼安最後至。一旦獨得之。旣築室百楹。財占地什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釋位得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爲稼軒。而命田邊立亭曰植杖。若將真秉耒耨之爲者。東岡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款竹扉。錦路行海棠集。山有樓。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滌硯有渚。皆約略位置。規歲月緒成之。而主人初未之識也。繪圖畀余曰。吾甚愛吾軒。爲吾記。結云。侯名棄疾。今以右文殿修撰。再安撫江南西路。

陳亮龍川集。與辛幼安殿撰書。始聞作室甚麗。傳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見元晦說潛入去看。以爲耳目所未曾覩。此老言必不妄。

按續資治通鑑。淳熙八年八月。改除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薦饑。王淮薦熹。即日單車就道。十一月浙東提舉常平朱熹入對。十二月癸卯。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朱熹振糶。朱子潛看稼軒新居。必自南康赴行在時。上饒爲所必經也。

江西通志。廣信府帶湖書院。在府城北靈山門外。宋淳熙間。辛棄疾讀書之所。

文 新居上梁文。祭呂東萊先生文。

詞 水調歌頭。和趙景明知縣韻。蝶戀花。和趙景明知縣韻。

淳熙九年壬寅 四十三歲

帥湖南。辛啓泰稼軒先生年譜

飛虎軍成。嘉右文殿修撰再任。

詞 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又送趙景明知縣東歸。再用前韻。

淳熙十年癸卯 四十四歲

任湖南帥。辛啓泰稼軒先生年譜

五月甲戌。以潭州飛虎軍。隸江陵都統司。宋史孝宗紀

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本傳

按先生於淳熙六年八月自湖南漕帥湖南。八年飛虎軍成。嘉右文殿修撰再任。本年八月再任。期滿。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造朝拜御書閣額之賜。時帶湖新居落成。所以御賜閣額詩。其二結云。落成紛燕賀。弱羽得高翔。赴江西任。當在本年冬間。

詩 送別湖南部曲 御賜閣額。

詞 減字木蘭花。長沙道中。壁上有婦人題字。若有恨者。用其意為賦。定風波。施樞密聖與

席上。宋史宰輔表。淳熙十年八月戊申。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淳熙十一年乙巳 四十六歲

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彊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檣而至。其值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揀助。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帝嘉之。進一秩。本傳

宋史。孝宗紀。淳熙十年。是歲福漳台倍吉州水。

續資治通鑑。淳熙十一年二月。詔前以溫台被水。守臣王之望。陳岩肖不即奏聞。賑卹遲緩。之望特降一官。岩肖落職放罷。近台州獲海賊首領。溫州獲次首領。王之望領陳巖肖各有捕賊之

勞以功補過之望。放罷巖肖與宮觀。

今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成風。咸尙慈恕。而縣邑之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斂。槌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飫咆哮。其上巧爲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劫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囚纍纍如驅羊。劫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於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爲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僞貌誕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卹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令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爲例。民亦視以爲常。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旣悉。而旁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爲缺乏之說。以欺其上。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爲如何。今江西繫安撫修撰。是賴願無搖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

使聖天子愛養之方。勤卹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象山

先生集與
辛幼安書

續資治通鑑。淳熙十一年六月辛酉。敕令所上編類寬卹詔令。乞頒降。帝曰。凡事在人。斟酌輕重。盡之矣。己巳詔。雨澤稍愆。屢降寬卹。指揮其人戶。夏稅和買。催納起綱。自有條限。聞官司趣辦。追擾致傷和氣。監司嚴行禁止。倘或違戾。御史臺彈劾。

象山先生年譜。淳熙十一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在勅局改授承奉郎。以修寬卹詔令書成。與樞密使王謙仲語及孟子辟土地充府庫一段。因云。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為之色變。

辛啓泰譜。謂本年帥湖南誤。

詞 滿江紅。席間和洪景盧舍人兼司馬漢章大監。錢大昕洪文敏公年譜。淳熙十一年甲辰六十二歲。是春起知婺州。二月文

惠公薨。上巳日序婁機班馬字類書於金華松齊。 滿庭芳和洪丞相景伯韻。盤洲集。用韻惜別。景盧有南昌

章。又再作寄景盧錢大昕。洪文惠公年譜。淳熙八年辛丑六十五歲。洪汝奎增訂春日作滿庭芳詞有云。六十過四七十古來稀。惜別用韻。卽此稀韻。 又和

洪丞相景伯韻。呈景盧內翰。又游豫章東湖再用韻。水龍吟。甲辰歲壽韓南澗尙書。昭君

怨。豫章寄張定叟。字史。張栻。字定叟。以文恩授承奉郎。續資治通鑑。淳熙十一年三月丙午。詔兩浙運判張栻。除徽猷閣運副使。再任。 西

河送錢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趙蕃章泉稿春雪四首。萬口說朱錢註。謂賀新郎賦
滕王閣。

淳熙十二年乙巳 四十六歲

以言者落職。本傳

按鷓鴣天。離豫章別司馬漢章大監云。縈綠帶。點青錢。東湖春水碧連天。則離豫章歸上饒之
帶湖新居為本年春。

水調歌頭。盟鷗云。帶湖吾甚愛。千丈翠奩開。先生杖屨無事。一日走千回。本集

詞 菩薩蠻。稼軒日向鷓鴣天。離豫章別司馬漢章大監。又翠木千尋踏莎行賦。稼軒集

經句。水調歌頭。盟鷗。又湯朝美司諫見和用韻為謝。水龍吟。次年南澗用韻為僕壽。

僕與公生日相去一日。再和以壽南澗。南澗詞水龍吟。水調歌頭。和信守鄭舜舉蔗菴韻。陳振

孫直齋書錄解題。易翼傳二卷。吏部侍郎括蒼鄭汝諧。再撥下新收莊。虞美人。壽趙文

泉稿重修廣信郡學記。淳熙十二年。知州事鄭汝諧。再撥下新收莊。虞美人。壽趙文

鼎提舉。韓南澗甲乙稿。有次韻趙文鼎雨中詩。趙蕃淳熙稿。有呈趙新州善杠詩。

記。舊有靈溪河溪一十四處。歲入錢一千三百餘貫文。知州事趙汝諧。以其地非

又用前韻。水調歌頭。九日遊雲洞和南澗尚書韻。南澗詞作。又呈南澗再用韻。又再用

韻。李子永提幹。韓南澗有次韻李子永見慶新居詩。淳熙稿有贈李子永詩。瑞鶴仙南澗雙溪樓。滿江紅和

楊民瞻送祐之弟還侍浮梁。鵲橋仙和范先之送祐之弟歸浮梁。南澗甲乙稿跋。辛今

其孫頤然出而其家矣。天之祐善。願可量耶。南歌子獨坐蔗菴。千年調蔗菴小閣

之為企李之孫。南澗此跋。蓋應裕之所請也。名曰卮言。作此詞以嘲之。南澗甲乙稿。有題

鷓鴣天。徐衡仲撫幹惠琴不受。又用前韻和趙文鼎提舉賦雪。南澗甲乙稿。有次

紅和范先之雪。韻鄭舜舉喜雪詩。滿江

淳熙十三年丙午 四十七歲

居上饒。

久之主管冲佑觀。本集

宋史。王淮傳。拜左相。嘗言跡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棄疾與祠。按宋史

宰輔表。淳熙八年八月。王淮自樞密使信國公除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福國公。淳熙

十五年五月己亥。王淮罷左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按王淮拜左相年月表。闕未書。傳

書拜左相於薦留正帥成都之後。留在傳云。正在蜀。以簡素化民。詔赴行在。除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宰輔表云。十三年閏七月。則淮拜左相當在淳熙十二年間。

又按楊炎正濟翁西樵語業壽稼軒詞凡三首以詞中語意證知滿江紅云便御風乘興入京華班卿棘此淳熙五年官大理少卿時之作也洞仙歌云帶湖佳處髣髴真蓬島卻旋買扁舟歸來聞早此淳熙十二年解隆興任歸帶湖新居時之作鵲橋仙云築成臺榭種成花柳更又教成歌舞不知誰爲帶湖仙收拾盡壺天風露青山縱買萬千重遮不斷詔書來路本年與祠故有詔書之句又以別范南伯及稼軒坐間作二詞互證則淳熙十二三兩年間濟翁亦寓上饒也

去年東陽一宗子來自玉山具說辱見問甚詳且言欲幸臨教之陳亮龍州集與辛幼安殿撰書

以六么令二首與同甫書互證本年暮春有玉山之行辛譜謂本年赴江西安撫任誤

詩周氏敬榮堂詩南澗甲乙稿有鉛山周氏義居記後顯淳熙十三年二月癸亥

詞滿江紅送信守鄭舜舉被召水調歌頭嚴子文同傅安道和前韻因再和謝之又提

幹李君索余賦野秀綠遶二詩六么令用陸氏事送玉山令陸德隆侍親東歸吳中又

再用前韻臨江仙卽席和韓南澗韻滿江紅送陽朝美司諫自便歸金壇宋史孝宗紀淳熙三年

夏四月丁酉湯邦彥陳雷奉使無狀除名邦彥新州雷永州編管南澗甲乙稿有送陽朝美還金壇詩蝶戀花和楊濟翁韻首句用丘

宗卿書中語西樵語業題云稼軒座間又繼楊濟翁韻饒范南伯知縣歸京口西樵語業題云別

伯范南。水龍吟。寄題京口范南伯知縣家文官花。太常引。壽韓南澗尚書。醉翁操。時覃慶

勳臣子孫無見任者。命官之先是。屢詔甄錄元祐黨籍家。合是二者先之。應仕矣。將告諸朝。

行有日。請余作詩以贈。小重山。席上和入韻送李子永提幹。滿江紅。送李正之提刑入

蜀。南澗甲乞稿。有跋李正大祖墳約束書。蝶戀花。用趙文鼎提舉送李正之提刑韻。送鄭

元英。

(卷上終)

滿洲發達史 (四)

日本稻葉君山著

楊成能譯

五 慕容氏之崛起遼西

遼西之利用者。烏丸當後漢時。突然侵入遼西。攘奪大凌河上流之地。至三國初。爲曹操所破。始失此根據之地。已略述如前。但曹操兵力之在此地。並不能繼續存留。迨至西晉初期。烏桓後繼者之鮮卑氏。遂分而爲宇文氏。拓拔氏。慕容氏之三派。烏桓之種族。至此乃益形繁衍。各自樹立。以稱霸於中國北方。就中以慕容氏之一族。尤能利用遼西之形勢。以資其發展。此固吾人之所不得不注意者也。慕容氏之祖先。係檀越石之部衆。其所以得姓之由。則不可知。傳至三國魏初。其酋長有名莫護跋者。從司馬懿軍討遼東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建國於棘城之北方。棘城在今遼西義州附近。其北方則爲小庫倫。(綏東縣)莫護跋之子木延。又從母邱儉征伐高麗。加大都督號。木延之子涉歸。保有大凌河上流要地。拜單于尊號。始遷其部落於遼東。涉歸之子卽赫赫大名之慕容廆。至西晉太康十年。乃復從遼東以侵略遼西。入於徒河之青山。其後益覺逐年盛昌。

慕容氏建都之徑路。徒河青山之位置究何所在。說者頗不一致。其一說則謂義州卽徒河。錦州乃棘城也。又一說則謂義州乃棘城。錦州係徒河。依吾所見。漢代之徒河。自是今之錦州。則所謂

徒河之青山者。當在今高橋連山附近。慕容廆之部落即安置於此。則與當時占有山海關以西令支附近之疆敵段氏不免有逼處之嫌。故經過四五年後。便去徒河之青山而移至北方之大棘城。既移大棘城後。東則侵掠司馬氏之遼東。北則襲擊宇文氏之西刺木倫。其後又鑑於環境之關係。一時復取隸屬司馬氏之形式。及慕容皝代立。則又溯大凌河而上移。至今朝陽府之龍城而居住焉。慕容氏至此。不啻具有冲天之勢。而以第二燕王自居。故其後遂號其國曰西燕。由以上遷徙之路徑觀之。彼慕容廆之父子。當時重視遼西道之形勢。而欲利用之者可斷言也。就中龍城者在柳城之附近。爲烏丸人之根據地。乃遼東方面與北方中國交通之樞紐。又當西方宇文氏所據老哈河上流與灤河上流之交通大路。其於北方。又可控扼小庫倫方面。斜趨奉天之捷徑。即欲控制高句驪。亦頗便利。慕容氏灼知此點。故雖一再播遷。仍復鍥而不捨。迹其往復去來之事實。可爲古來善用遼西形勢而有堅忍之意志者矣。後魏酈道元水經注云。慕容皝於柳城之北龍山之南得福地焉。是曰陽裕。乃築龍城以居之。相傳前此一年。有黑白二龍現於龍山。皝親見之。去龍二百步。設太牢以祀龍。龍乃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於是大赦。築和龍宮。建龍翔祠於山上。龍山者。即今之鳳凰山。但當時果否有此事實。則殊難懸斷。但考今朝陽縣。又有謂爲古龍城者。則可斷定其形勢之勝。今古無異焉。

慕容氏之徒河青山地點考證

晉太康十年。居住遼東塞外之慕容廆。徙居遼西徒河之青山。四五年後。又卜居於大棘城。考之大清一統志。與楊守敬之地圖。皆以錦州爲徒河。義州爲大棘城。正與吾之意見相同。其說除略述於前外。詳見『滿洲歷史地理卷一』。茲姑從省。或又謂慕容廆之祖若父。舉居遼東塞外大棘城之北方。乃突然移居錦州附近。是必有故。何以史志關於此點並無記載云云。對於此種質問。吾將引通鑑八二卷中一節文字以答之。其文如右。

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強。數侵略廆。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玆仁。昭廆以遼東僻遠。徙徒河之青山。

吾人觀以上之記錄。以謂慕容廆自與據有遼西令支（今之遷安）之段氏聯姻之後。因其關係之密切。遂有深入遼西之事。則青山者。恐與段氏之城寨不遠。廆留其地五年。始遷向大棘城焉。爾後數十年未有變更。而此城遂爲穩定之根據。十六國春秋載大棘城乃帝顓頊之墟。但慕容廆之卒遷於此。並非不得已。吾人對於廆遷回大棘城之事。因有如下之解說。原來徒河之青山。其地密邇海濱。又逼於強鄰之段氏。於發展上殊多窒礙。爲擇良好而便於發展之地點。莫如今義州之大棘城。故遂毅然遷居焉。慕容廆遷居之後。並有遣其將軍慕容翰駐守令支方面之事。

此外更有可供旁證者。慕容氏建國以來。戰事迭起。然其地域。大抵俱在大凌河上。廆之子皝於咸康七年。移都龍城（今之朝陽）。此處爲從義州至遼西道之要衝。西進則於擊破段氏及宇文氏良便。并可以拊北京之背。其徙居大棘城。蓋亦同此準備。未可知也。當時之徒河。實爲出海之通路。徵以通鑑八十八卷記建興元年廆使段氏討令支之事迹一則。可以知矣。錄之如下。

王濬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濬怒。以重幣賂拓拔猗盧。並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猗盧遣右賢王六修將兵會之。爲疾陸眷所敗。廆遣慕容翰攻段氏取徒河新城。至陽樂。聞六修敗而還。翰因留鎮徒河。壁青山。

按右之記載。知疾陸眷卽段氏。其所都在今山海關西之遷安（令支）奉王濬之令而向令支進發之兵。西爲拓跋氏。東爲慕容氏。慕容氏廆旣奉濬令。乃使徒河之將軍慕容翰出兵以取徒河之新城。進至陽樂。聞同盟軍已經擊破。卽從其地引退。移鎮徒河。築壁壘於青山也。按陽樂當在永平府之東。山海關之西。當時慕容翰之出兵以向令支。其爲從海道進行至爲明瞭。故知吾人苟欲考求徒河之所在。當從近海處索之。最爲允當焉。

通典載徒河之青山。在營州柳城郡之東一百九十里。棘城則在其東南一百七十里。棘城之距郡城。較徒河青山爲近。云則或爲東或爲東南。更無拘泥之必要也。

慕容氏之西進。慕容氏傳廆、皝、儁父子孫三世。俱富有權略。性復豪邁。西燕王國之所以能支撐以發展者。實恃有此耳。而在中國本部。恰當西晉之末期。東晉之初期。政權交嬗之際。易授外族以憑陵之隙。遂將揚子江以北一帶之地。舉淪於五胡之勢力範圍內。而五胡之中。與慕容氏最有接觸者。則爲羯種趙國之石氏。彼之建國初主如石勒者。固爲一時之雄。頗與慕容氏以壓迫。傳及後嗣。則非廆、儁等之敵矣。同時之鮮卑種族。則有拓拔猗盧之孫什翼健者。彼之根據地在山西之北部歸化城。因與慕容氏有姻婭之關係。故無敵對之行爲。慕容氏之進路。仍不外從遼西道進行。於今日朝陽之西方。如好城、乙連、凡城、白狼、廣城、石城等處。俱設立要砦。更於今日之平泉地方。置平崗城。布置既完。遂從今古北口以直衝薊城。薊城。卽今北京區域。一方從海道附近之舊城大棘（卽義州）經徒河、青山及新城。抵山海關。出永平以據令支（遷安）而捕殺段氏之首領於大凌河上。建首都於和龍。此時慕容氏之旌旗。直已招展而至今直隸省之南方矣。

漢人滿洲統治權之失墜。漢末據有襄平（卽今遼）之公孫氏。傳度、康、雍三世。歷四十年。將遼東方面之地域悉歸其自由支配。而遼西方面。則有遼東屬國及烏桓之大集團乘時而起。此雖由於中國本部之威力漸次喪失之故。亦不可謂非公孫氏祖先對於政治上具有手腕也。後此彼又將遼東一郡分爲遼西、中遼二郡。更自今旅順方面渡海以收取東萊諸縣。置登州刺史以治之。夫

自山東跨海以轄遼東者。史固曾有其例。自遼東以兼轄山東者。則以公孫氏爲始。嗣又伸張其勢力於朝鮮。將樂浪郡南方舊爲真番郡之荒地整頓之。以立帶方郡。取締倭人韓人與帶方之交通。直至公孫氏滅亡以後。猶於相當之年期內保持此種方策。公孫氏又深覺武力之可恃。雖對於漢末跋扈之高麗。輒復加兵於其國之首都國內城。而迫其部族出於遷避之舉。漢人之加武力於此部族者。亦以此爲創見也。又其北方與扶餘之關係。頗爲良好。曾以其宗女妻扶餘之君長。使其居中以阻鮮卑與高句驪之連絡。此等計畫。並非得有中國本部之命令。乃公孫氏以己意便宜行之耳。然公孫氏對於北方曹魏之興起。頗爲不滿。故至明帝景初二年。遂顯然反魏。魏遣司馬懿擊之。遂滅公孫氏。吾人讀史所不可不知者。卽漢末時漢人在滿洲之勢力。固以公孫氏爲惟一之保障。今乃一舉而破滅之。不啻自壞其長城耳。故自公孫氏滅亡之後。雖依然設郡置縣。以充邊繳之防禦。其實際上漫然無統一之効。迨至西晉末期。無論朝鮮半島矣。卽遼河流域。亦俱爲外人所占領。莽莽滿洲之平原。化爲鮮卑與貊人與慕容氏高句驪之角逐之場矣。

慕容氏之利用漢人

接近中國塞外之民族之受漢人文化影響最早者。要無過於遼西及直隸山西北邊之鮮卑族。漢末有軻比能者。爲此族之名酋。屢次興兵脅迫中國北部。其接近中國之機會。因是而多。迨袁

紹據河北。漢人多亡歸軻比能。教之作兵器鎧盾。其族自此亦頗習文字。依予之觀察。鮮卑族之飲食漢土文化。尙不始此。第至此際而益昭著。而能覺悟漢人之應加利用者。亦肇端於此耳。軻比能死後。經歷若干之年代間。所有鮮卑之君長。俱無足稱。及慕容廆出而國運乃再見發展。慕容氏之利用遼西以資其發展。固爲吾人所確認。但其利用之點。不僅在乎地利。當此之時。中國本部正當永嘉之亂。晉室播遷。偏安江左。實與慕容氏以向中原發展之良好機會。則又並能利用天時矣。

河北之漢人。自軻比能時代陸續歸服鮮卑。迨慕容氏起。卽以此爲基礎。築龍城以治之。自此鮮卑族發展之氣運。乃益以促進。至廆之世。更并力從事於漢人之收容。同時建置四郡。其一爲冀陽郡。以收容中國冀州之移民。其二爲成周郡。以收容豫州之移民。其三爲營邱郡。以收容青州之移民。其四爲唐國郡。以收容并州之移民。考之晉書。於此種情形。亦嘗有記錄。略曰。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修明刑政。虛懷引統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居流人云云。此可見慕容氏能行善政矣。晉書又曰。當時廆帷慕謀主。有河東斐巍。代郡魯昌。北平陽耽。股肱之士。有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爽。河東斐開。文章有渤海封奕。平原宋該。儒學有平原劉讚。廆之世子皝。率其國之裔胄。奉束脩而受業焉。云云。則可見慕容氏懷柔漢人之政。

策。至黠之世乃益實收其効焉。黠又踵行先志。爲渤海地方之漢人立興集縣。爲河間人立寧集縣。爲廣平魏郡之人立興平縣。爲東萊北海之人立育黎縣。爲吳人立吳縣。晉統於燕國。黠復著典誠十五篇。傳子儁則增爲四十篇。今俱不傳。

統覽慕容氏之史跡。殆可爲外族飲食漢人文化之而最善利用者。外至東西晉五行讖緯之說。亦俱能悉數應用。此皆因漢人之源源而來。故間接以得其補助耳。則慕容氏者。於天時地利之外。又得人和之益矣。

又按鮮卑及慕容之名稱所自起。鮮彼則指彼族所用帶鈎雕刻之瑞獸。卽晉張晏所稱犀比師比等胡語之異音。已見於前。但彼等當時因不解漢字之意義。故漫然稱之。及其後解識漢字漸多。卽不樂以之自名。恰如日本之被漢人稱爲倭及委奴然。至慕容之號。在昔曾有二說。其一因燕代之人多冠一種步搖之冠。彼等祖先見而服用之。其諸部屬。卽因其服而名其人焉。語音訛轉。遂轉稱慕容。其二卽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是已。胡三省謂此乃虛誕之辭。係後代慕容氏臣子所傳會。依白鳥博士之考證。以爲慕容者。與史記匈奴傳所稱白羊王同爲一族。自彼時迄今。通用 Bayan 卽(富)之義。信如此說。則此族之利用漢字。未免嫌於過早矣。依予所見。彼慕容廆固曾由徒河遷於棘城者。棘城爲古代帝顓頊所居。所謂紫蒙之野是。蒙與慕音相近。此亦足

供一種參考歟。

迨至五世紀之初。鮮卑之一大支族拓拔魏者。遂成統一中國北部之偉大事業。是曰北魏帝國。遷都洛陽。惟歷世未久。卽就衰亡。說者謂其酷慕漢土文明。致將其國本來習俗語言亦皆亡失。而寢變柔懦之故。語云。好泳者溺水死。此亦民族上一可注意之問題也。

六 高勾驪之興亡

幘溝漚之地名解釋。高勾麗至後漢時代。勢力日漸發達。其時咸鏡北道既入其掌握之中。而松花江與渾河上流地方。亦收置其勢力之下。以其地所出之天產物輸出於漢之遼東。中國史志對於此種漢族與外族間之和平關係。絕無記載。徧翻魏志。則知當今撫順地方。有所謂幘溝漚之名城。簡稱之亦謂之幘城。關於幘城之事實如次。當漢盛時。中國朝廷常以鼓吹技人賜遼東屬國。又使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而高勾驪。實主其名籍。後高勾驪驕慢。不復至郡。漢廷不得已。乃別於玄菟郡之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於其中。以歲時取用焉。關於此節。魏志所載之原文甚不明瞭。錄之如下。

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勾驪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漚。

幘城之記載簡單如此。吾人將何由推得其真相乎。

朝服衣幘與明代之緞帽。吾人於解釋此問題以前。首應了解者。須知中國恆例。對於蠻夷之君長。每設爲各種榮銜以示寵。如王侯邑長之類皆是。凡此皆所以繼續其和平之外交作用也。漢廷對於長城以外之多數種族。而謀控制之方。則視其國力之強弱及利害關係之輕重。以爲榮銜頒給之標準。當前漢時代。若夫餘。若高句驪。俱未得王國之待遇。若高句驪則在王莽之時。仍爲侯國。直至後漢光武之時始公認其爲王爵。徵之魏志之著錄。可以知也。爵位既進。則凡朝廷公式之席次。往來之接待。賜給之物品。遂俱較前優崇。且中國之官制。王位以下尙有多數爵級。其頒賜外人以榮銜也。不特對於君長一人與以禮遇。卽君長以下諸大臣。亦有官爵之賜給。以表示其相當之待遇焉。此又吾人不可不知者也。漢時頒賜朝服衣幘。由高句驪主其名籍者。乃指君長下之諸臣。應受漢禮遇之等次名籍。由君長之手掌握之是也。魏志所謂「令主其名籍」當作如是解。徵以後世之事實。恰如明代之待遇女真。頒以同知都督等職銜。其朝服者。比之表裏一致之緞衣。幘者。比之帶子帽子。雖俱由朝廷頒賜。而此等應受榮賞之勅書。則自建州或海西之酋長掌握之。先後相衡。殆出一致也。

國境貿易與幘城 觀魏志所記。而細詰其辭意。則幘城者。乃因高句驪不到玄菟。主掌衣幘後。

始另行設置。若然。則幘城者。乃漢欲維持其與貊人間和平關係而設置者也。從又一面觀之。更帶有國境上貿易市場之性質。更徵以清代之故事。則有派遣滿洲之官吏駐紮黑龍江之某地點。以緞疋棉布絲絹等賞給土酋。而收取其貂皮等貢物之事。同時一般之貿易亦假政府之機關以行之。此種事實。殆亦與幘城同一性質也。

首府之遷居平壤。高句驪於東晉建元元年（西元三四三）曾將其首都遷居平壤。其所以遷都之故。殆有種種。其第一原因。即因其國自後漢之末期以還九十餘年間。其國之都城已經三次之破壞。第一次即前所記公孫氏攻擊其國內城是也。第二即正始二年魏將毋邱儉遠征高驪。既覆其丸都。又長驅以出咸鏡道。將其地之濊人悉行征服是也。第三次。乃咸康七年受慕容皝之迫擊。致將原王釗之父美川王之墓。亦被發掘。運載其尸以去。遼東方面之壓迫愈演愈烈。且慕容氏既稱霸於遼西。決不能有西向逞志之希望。而北方夫餘亦已入於慕容氏之勢力範圍。欲向北發展。亦不可能。於是猛然自覺。以爲無論向何國進展。終不若脅取漢人殖民地朝鮮國土以占據其位置之最爲得勢。此種策畫。不知由何人所定。其後果大奏效果。不特大同江流域被其奄有。即漢水流域之百濟亦被其擊破。而置京城於平壤。置漢城於廣州。其邊界則南自鳥嶺竹嶺。以及於江原道之三陟。聯絡一氣。夫既能向南方發展。則實力益厚。於北方發展上。亦有影響。迨夫慕容氏

滅亡。遼西方面陷於混亂之際。此時之高句驪。卒復伸張其手腕於遼東。及文咨王三年（西元四九四）夫餘遂舉國以降服焉。

高句驪之文化及其影響 據以上所言。可知當時高句驪之版圖。於朝鮮則割據其半數。於滿洲則於遼河以東及吉林長春之平野。俄領沿海州之一部。俱歸其統治。故按之高句驪當時之戶口。以事統計。在西元四三七年時。已較前魏時代增加三倍。其後則日益發達。卒能成立跨有滿韓境域前此未有之大國家。無論朝鮮南境如百濟如新羅。惴惴然惟恐被其爪牙所攫噬。即當時獨占北方中國之北魏。亦不敢稍加以兵鋒。蓋此時中原之時局。南北分裂。各逞干戈。決無暇力以事東略。高句驪之政治家。固十分明瞭。故於南朝之給與封冊也。亦受之。北朝之給與封冊也。亦受之。其外交上之手段。固十分如意。而吸收漢人文化。亦頗自由焉。但高句驪之吸收中原文化。則以來自江北者多。如北朝之學術宗教藝術。既充滿當時高句驪之思想界。而為全能之支配。按之朝鮮之古代記錄。有名三國史記者。載高句驪之佛教。乃西元三七二年之頃。前秦苻堅。派遣使者所傳入。北魏既統一中國北部。其在黃河流域所發展之文化。固已燦爛一時。其東封所在。與高句驪之國境。祇隔一遼河之衣帶水。而西岸之義州。至今猶存有大和景明年間所造之佛寺。故知當時北方黑水地方之靺鞨。南方之新羅百濟。亦已為中國北方文化所漸被。日本之佛教藝術。振起於推古

天王時期考之國史。日本聖德太子之內典。實由高勾驪惠慈法師渡海東來所傳授。其後太子薨去。惠慈時已返國。得太子之訃音。悲痛欲絕。立誓願曰。日本上宮豐聰耳皇子。固天縱之玄聖。雖生長日本。實能苞貫三統。恭敬三寶。纂先聖之宏猷。救黎元之苦厄。誠不愧爲大聖。今太子旣逝。我獨生無益。來年二月五日。我亦必死。死則當與上宮太子相遇淨土。協力共度衆生。惠慈至期。果然坦化。日本之紀傳如此。諒可信也。又高勾驪於佛教之外。如儒學道教等。亦同時採用。惜爲佛教所掩。遂至文獻無徵爲可憾耳。

隋帝之東征失敗。隋旣統一中國本部。其攻略遼東與朝鮮之慾望。不得不因之而日熾。文帝時遂以高勾驪曾侵掠遼西爲名。出兵東討。其陸軍則自臨榆關出永平府之東。渡大凌河之上流。經過柳城。進向遼河方面。其水軍則自山東之登州出發。其結果水陸兩方俱歸失敗。文帝崩御。煬帝嗣位。又相繼而作大規模之東征。大業八年（西元六一二年）仍從水陸兩方並進。未幾亦歸失敗。九年又出兵。又歸失敗。十年又出兵。亦未獲成功。終隋之世。計起兵征討高麗者凡四次。迄無一就是。雖緣於隋軍規律之不整。其主因實由於高麗內部之結束強固。絕不授人以可乘之隙。而然。隋沒唐興。太宗傳命高勾驪。令將前代遠征戰歿漢人之遺骨。速爲掩埋。并其國中紀念戰勝之建設。速爲毀去。此命令發出之後。高勾驪遵從與否。殊不可知。彼時其國宰相泉蓋蘇文者。爲備唐軍

心。迨至貞觀十年。乃派名將李世勣等出兵幽州焉。由此觀之。則斯役也。在於唐室並非視爲其國必要之舉。乃因新羅之故。遂臻於不能避免戰爭之一途也。

唐軍之依然覆敗。太宗此次出兵。四月抵幽州。五月渡遼澤。六月攻陷遼東白岩新城。但於安市城直至九月尙未陷落。太宗因死傷孔多。不得已而下全軍班師之命。還至柳城。卽於其地行招魂之祭。計行經臨榆關幽州等地。直至明年二月。始歸抵長安。太宗旣憤遠略之無成。而泉蓋蘇文之氣益以熾盛。乃於貞觀二十一二年間。續行出兵東討。亦未能大得志。至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崩逝。然而唐之對於攻略高麗。終未嘗絕念也。

百濟先亡高麗繼之。高宗嗣位。繼承先志。益從事於東征。命將出師。活動於鴨綠江一帶。龍朔二年。百濟遂亡。高句麗乃腹背受敵。至乾封六年（西元六六六）不幸蓋蘇文又復死歿。其子泉男生與男建相惡。內亂勃發。男生乃求救於唐。總章元年。唐將薛仁貴自金山起連破夫餘之四十餘縣。乃南與李勣軍合。相與進圍平壤。九月陷之。計高句麗開國以來。傳二十八王。七百零五年。至於是日。宗社乃屋。昔日雄風。俱隨流水。但其民族素著強悍。浪淘浪水。難消壯士之心。試觀李世勣當時奏功之狀。有曰。鴨綠江以北未降者十一城。可以知矣。

七 渤海及黑水靺鞨

靺鞨之七部。拓拔氏之文化。影響於朝鮮及南滿洲一帶。高句麗之文化。則以北滿諸部族爲著。其中有靺鞨一族者。於諸部族中最爲著名。靺鞨在南北朝時。謂之勿吉。因讀音之轉變。遂謂靺鞨云。靺鞨在隋末唐初。分爲七大部。其最南一部。名曰粟末部。乃渤海國中心地域也。

長白山之靈境。唐書粟末靺鞨之記載有云。靺鞨。卽古之挹婁。北魏謂之勿吉。靺鞨分數十部。粟末部最南抵太白山云云。太白山。卽今之長白山。亦謂之徒太山。從北史上考之。徒太者。係從太之訛。或卽梵語準提之轉。契丹志謂長白山爲白衣大士所居。蓋托本於此。卽此以言。可知長白山者。其時多以靈境視之矣。高句麗與靺鞨之能稱雄於世者。或者秉受此山之靈秀乎。後至於金。此山直與中原名山一律。同受封祀。滿洲崛起。亦以爲彼等祖先之發祥地。對於斯山之神靈。非常重視。康熙帝有長白山爲泰山之發祖山脈之立論。此皆足供吾人以最有興味之研究也。

以震國自號。渤海國之世祖曰大祚榮。其流傳之掌故。頗爲疏略。而難得真相。祚榮之父乞乞仲象者。舊隸唐營州都督部下。值契丹酋長李盡忠反。都督被害。仲象亦同時東走。據長白山之東北。此一說也。大祚榮從營州出亡。其後因與唐軍衝突。乃逃至今興京縣之北英額城以居住。此第二說也。按天門嶺。實此族所憑之險隘。其後爲唐軍所敗。大祚榮又復東奔至輝發江與松花江合流處附近之東牟山。建立國家。自號曰震。震之名義。有謂係採自佛教東方大震那者。實際係取自

周易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之義。大祚榮爲粟末靺鞨之酋長。其於自己之國號。竟知求之於漢人之經典。其民族文化之程度。周圍之事狀。不從可知乎。故當唐軍大勝高句麗之際。粟末靺鞨旗幟一揮。遂將唐軍擊退。其結果。舉高句麗劫餘之民族。俱一并爲大祚榮所吸收。此卽震國發展之基礎也。考之唐書大祚榮當時。曾屢與唐之勁敵突厥相結納。以牽制唐兵之再來。並恣其四方之攻略。當其極盛之之時。如扶餘（長春）沃沮（朝鮮咸鏡北道）海北之諸國（沿海州）盡被其所攻服焉。

旅順口黃金山下之鴻臚紀念井。中國之與遼東民族之戰爭。數世紀來。已陷於持久狀態。但其所以如此者。在中國方面。並非必欲保持遼東之領土。亦祇求表面上之服從。不加荐蝕斯可耳。故於長期苦戰之餘。忽然覺悟而用柔軟手段。因遣使說諭大祚榮。欲令其遣子入朝。爲唐天子之侍衛。此乃中國降服四夷之慣行條件。卽所謂質子是也。大祚榮爾時亦同具厭戰之感。對於與唐室之和平交通。亟思恢復。乃毫不躊躇。卽遣一子侍唐。唐亦因之益用其懷柔手腕。更發遣冊封渤海之使。此亦中國對於外族屢用之政略也。明時發遣冊封使者以封日本豐臣秀吉。亦卽遵此例。但於又一方面觀之。則此番冊封使者所經道路。實能於中國與滿洲交通史上關一新紀元焉。緣唐之使者。自西安出發至北京後。却不從遼西道進行。乃折趨山東。由登州泛海。經廟島海峽。至旅

順口泊舟。於旅順之黃金山下。掘井立碑。題名以作紀念。碑上勒有「勅持節宣勞靺鞨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爲記驗」等字。末附穿井之年月爲「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猶可辨認。今此石碑。已於日本大正三年（即中華民國三年）運赴日本東京宮城皮置焉。

渤海之文化及其產業 渤海既與唐和平交通。雙方感情甚爲洽愜。未幾渤海之君臣。將其自出心裁將所採用震國之號。即行撤除。而用唐室所封之渤海郡王。領忽汗州都督焉。忽汗者。因寧古塔附近有忽汗城。故以爲名耳。此國從大祚榮崛起之後。即由舊都遷於此地。可見其形勢在長白以東特爲重要。又此國自與唐交通以還。一意從和平上求利益。除大武藝王之時。曾有海賊侵犯山東一次外。絕無須臾齟齬。因此之故。此國之文化。步步向上。唐土之文化亦輸入甚速。唐書載渤海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遂成海東名邦云。以予考之。此國之遣諸生入唐也。其所習者。猶不但唐之典制而已。他如佛教道教。亦俱悉心研究。傳入本國。而藝術工業。亦同時以之發達。當日頗足投中國人之嗜好者。有沃州之綿。顯州之布。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等。其農產水產及漁獵所獲之品物。則有太白山（長白山）之菟。南海（咸鏡道）之昆布。柵城之鼓。扶餘之鹿。顛頡之豕。率賓之馬。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鯽。蓋因其民族之文化進步。不特工藝良好。即天產物之選擇。亦頗精密焉。就中太白山之菟。尤爲漢人所重視。蓋因其毛可製筆也。

唐文化之攝取及同化。渤海文化自唐室所吸收。固不待論。但其吸收之分量。究竟達於如何之程度而止。此關於滿洲人吸收文化之能力問題。有不可不鄭重注意者。彼以外族而吸取唐之文化者。非止渤海一國。卽朝鮮之新羅。海外之日本。無不在同一情形之下。但日本則曾傳阿部仲麿改名朝衡仕唐之事。新羅則有崔致遠其人者。爲唐討伐流賊黃巢而著聞之事。日本又有自譯靈仙三藏之梵本經典之事。又有傳教弘法慈覺諸僧入唐巡禮之事。朝鮮則有義湘元曉遊唐之事。渤海果有能與以上諸人相抗衡者產出否耶。文獻無存。固覺證明乏策。其次如文字之製作。日本固曾利用假名以記和音而并以之讀漢字。形成一種和文矣。新羅亦有一種方法得以己國之語音讀漢之文字。渤海國究何如。安得不令人發生疑問。然吾聞白鳥博士前年曾於寧古塔之東京城附近。採得一種瓦片。其上附有類似文字之記號。大略似女真文。而頗有不同之點。是否爲渤海之文字。固不敢斷言也。

黑水靺鞨之內附。鮮卑種族之創建一大帝國於黃河以北也。蓋因其能於建國之前後。陸續將散在東蒙北滿之部族翕集之效。蓋能翕集各部民族便能掌握各地之要塞。以此爲基礎。則其國力自日臻偉大。是以入唐以來。步步發展。至屢與中國本部相接觸。蓋非無因也。渤海國創建之初。北方三姓附近。固有黑水靺鞨之一族矣。黑水卽黑龍江。以其水帶黑色。故云。此部族分居於黑

龍江之南北。舊唐書開元十三年（西元七二五）記此部之酋長曾至唐安東都護府請求內附。唐爲之置黑水軍。擇其最大之部落置黑水府。唐於邊州之軍隊。非必爲中土派遣之兵士。不過就其固有之民衆爲之羈縻而已。後唐又加黑水都督以國姓李氏。名曰李獻誠。此亦不外漢人懷柔外人之一種策略。但賜姓之事。不特黑水靺鞨。如東蒙古之契丹。唐室亦嘗賜此李盡忠之姓名。又於奚之酋長賜以李大酺。於回鶻則賜以李思貞李思義李思禮李弘順等姓名。固爲同一之方法。要之此時塞外之民族。多以能獲與唐交通爲利益。故對此俱欣然承受。且有以得襲稱漢人姓名爲榮者矣。又拓拔魏氏。且并禁用國姓。悉擬漢姓冠之。在渤海國則除國王稱大氏之外。大率襲用高張楊竇烏李等姓氏。則又有政策之關係矣。

東蒙古之形勢。當此之時。契丹正在東蒙古一帶從事發展。契丹之原住地。雖不可確定。以勢度之大抵不外新民府西北邊。以游牧度其日月之民族。契丹之名氏。至南北朝而始著聞。考之魏書。則於太和三年（西元四七九）之頃。彼等有止於白狼水。請求內附之事。又有庫莫奚之一族。迄於太和之末。俱散處於今古北口之外面。西刺木倫河方面。迨入于唐。頗感其侵略之苦。而當太宗之征高麗時。則又徵發其族使之助擊。頗著戰功。其後內附者多。乃爲設饒樂都督府于巴林石橋之地。以資統馭。後值中國內亂。則又叛去。玄宗時。又曾以宗女固安公主妻李大酺。此亦歷代懷柔

遠人之舊策。並非可恥之事。奚當九世紀半之頃。被契丹人所迫擊。逃亡于黃河之屈折點。又有回紇之一種。住居于阿爾根河之白雷。又有住居于西刺木倫之北之地。豆子。及據處黑龍江上流及嫩江全域之大室業等。要之當此之時。北方種族之在滿蒙方面。雜然崛起。就中以契丹之行動。最可注意。而此時在阿爾根河北居住者。則有蒙瓦部焉。此即後來席卷世界之蒙古族也。

(未完)



文

沈瑞麟



苑

文錄

北平國術日報題詞

代張司令
長官作

梁志文

古人書劍並學。故爲士流。必兼資文武。謂之全才。禮稱春秋禮樂。冬夏干戈。是直列爲專科。與六藝並重。蓋卽三代體育之教。非獨爲兵事計也。今所傳古兵器百十種。莫不有功能效用之處。卽莫不有坐作擊刺之方。而習者不能筆于書。教者但能通其意。正如漢人經學。各有師承。各有家法。非口授不爲功也。是故欲學者先求良師。世衰道微。文質偏勝。久而漸失其傳。于是武當內家。少林外家。皆爲名山絕學。而秦家回馬槍。羅家殺手鐮。則但流傳于劇場說部之間。負鼓盲翁之口。好學之士。欲覓一有源流有系統之書。以窺見古人萬一者而已。渺不可得矣。余寡學。又不諳武事。固宜無所聞知。然間取易筋經。稍加研究。則圖繪粗陋。說焉不詳。捶腹鍊氣。理多茫渺。毫釐千里。未敢貿焉試也。又况火器出而戰術新。科舉變而弓刀廢。雖求一武士而未之見。又何飛仙劍俠之有。然則武術之提倡。信乎其不可緩矣。夫吾國武術。必謂如小說所稱。飛行絕迹。精妙入神者。吾不敢信其有。亦何敢決爲無。然吾固非以此望之人人也。但使人人有健全之體魄。強固之精神。可以自衛。而不致諂爲老大。譏爲病夫。則自足以強種而強國。此其道無他。仍取吾固有之武術。提倡之。傳習之。光大

之。則根本立而事功倍矣。曩者中央曾試國技會于京師。天下固隱然知所趨重。今北平諸同志。又有國術日報之刻。遠徵鄙言。學良不敏。承乏鄉邦。嘗二次舉行運動會。庶幾乎此物。此志也。喜其所見之同。書此寄之。以質諸天下之嫻國術者。

扎蘭諾爾滿洲里戰俄陣亡將士昭忠碑

代張司令長官作

前 人

海通以來。中外交綏勝負之數。蓋可哀已。天發殺機。使我神明裔胄。屈伏於堅船利礮之下。自道光中葉。以迨於今。情見勢絀。覆轍相尋。未之能抗也。然肇事之初。而有虎門一提督。定海三總兵。名聞天下。至光緒甲午。而有丁汝昌鄧世昌。庚子而有李秉衡聶士成。雖彼炮雷彈雨。鬼藏神樞。而亦莫之能屈也。嗚呼。豈不偉哉。然固未有若我東北抗俄。今日之壯且烈者也。去秋。東鐵釁起。俄師內犯。中原多事。未遑東顧。我以偏隅。而當大國。保持非戰公約。堅壘自守。三省綿亘。布防二千餘里。備多力分。俄人以最強烈之武器。集中兵力。擇肥噬我。蹈瑕擊我。焚我市鎮。虜我人民。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遂陷同江。燬東寧。所過殘滅。四塞震動。而我三省防軍。將領部曲。一志同仇。前仆後繼。東覆西起。若扎蘭諾爾滿洲里兩役。並率孤軍臨大敵。驚雷駭霆。洶波怒潮。血戰三日夜。天地爲昏。卒以攻守異勢。衆寡異形。利鈍異器。遠道無援。全師殉焉。守將若韓光第。銜命誓死。登壁捐軀。若梁忠甲。遇救生還。積勞長逝。出師未捷。英雄淚襟。其臨事之壯。死事之烈。爲我三省光榮。先後一百年間。未

嘗有也。余既慰問其家屬。恤其身後。近就戰地。安瘞忠骸。分樹豐碑。奉揚遺烈。嗚乎。國恥勿忘。人心不死。昭告來譔。以感以興。銘曰。

關東健兒。天下英防。秋萬里都護營。大敵當前。聞笑聲。忠義爲重。性命輕。我有廣壤。無長城。我有勇士。無利兵。風雨淒淒。南北陵。非戰之罪。尤可矜。嗚呼。死猶生。敗猶榮。嗟予素服。哀何勝。報爾千秋萬歲名。

東北鑛學會採冶系鑛學月刊弁言

代張司令
長官作

前 人

關東固天下之寶藏也。其繁滋孕育于地上。若山之珍。江之錯。林之木。野之草。天下莫不知。而其深藏密蘊于地下。若五金煤石。數千年而莫之發。此巧曆所不能算。宜足以召外覲而啓戎心。彼外人之旅吾地者。列之爲表。編之成書。燭照而數計。而吾輩儼然主人。乃反不能舉其名。其可羞耶。抑可憂也。夫果知憂之。則當知保守之。采冶之。利用之。而所以采冶而利用者。則非從事于學問。無能爲力矣。余才不逮志。棄產興學。夙夜兢兢。平生愛研考地質。幕府事集。無暇深求。每念開發實業。消弭亂源。清匪患。禦外侮。實惟鑛業之賴。是以慎選專門。開通風氣。而日盼諸生學業之成也。披閱來啓。乃能合全系師生。聯絡外界。有鑛學月刊之作。諸生以學問切磋于己。而以常識灌輸于人。成已成物。此余所急願提倡者。而不意諸生之先得我心也。清時以風水之故。且禁樵牧。何言開采。今俗忌

已除。國體亦變。諸生學成。不患無致用之地。他時以所學分功程效。天發其藏。地獻其寶。設備周則流亡集。物產富而工藝興。安知萬里荒蕪。非卽五雲樓閣。此在諸生之心志。之學力。有以建設之而貫澈之耳。抑吾聞之。南洋錫品甲天下。爲之主者。不必集巨資而後開採也。故有朝爲寒儒。夕爲富商。吾國金銀之鑛亦多矣。采者動至虧蝕。當亦化鍊之失宜。而議者則歸咎于資本之不足。吾求其故而不得。叩諸南洋之老。于是業者。則以爲政府之條例煩苛。而獎勵之無其道也。余以鄉人攝邦政。惟善是從。其可以協民情而盡地利者。余何敢不勉。同校諸賢。教學之暇。研習而有得焉。以改良鑛政相告。俾余得爲桑梓盡力。卽吾邦人。亦將蒙澤而致富。豈惟東北之幸。而諸生先河之功。于余爲有光矣。

吉敦鐵路游記

許同莘

吉敦昔非通道也。自吉林至琿春。舊時臺站。自省城渡江東行。踰關侯嶺。經拉發額穆至塔拉站。北折而趨甯古塔。復東南行。乃達琿春。故布庫糊里之池。鄂朵哩之城。雖在敦化境內。無有能道其詳者。自吉會築路之議起。當事者惕然於邊患之日亟。不得已而借款造吉敦一段。懲前愆後。煞費苦心。余以己巳秋游吉林。稍悉梗概。謀往游未果。庚午三月。春融日暖。吳縣陸君勉程。有游吉敦之願。遂與之偕。二十日挈兒子壽謬。自哈爾濱乘晚車行。二十一日晨抵長春。易吉長車。亭午至吉林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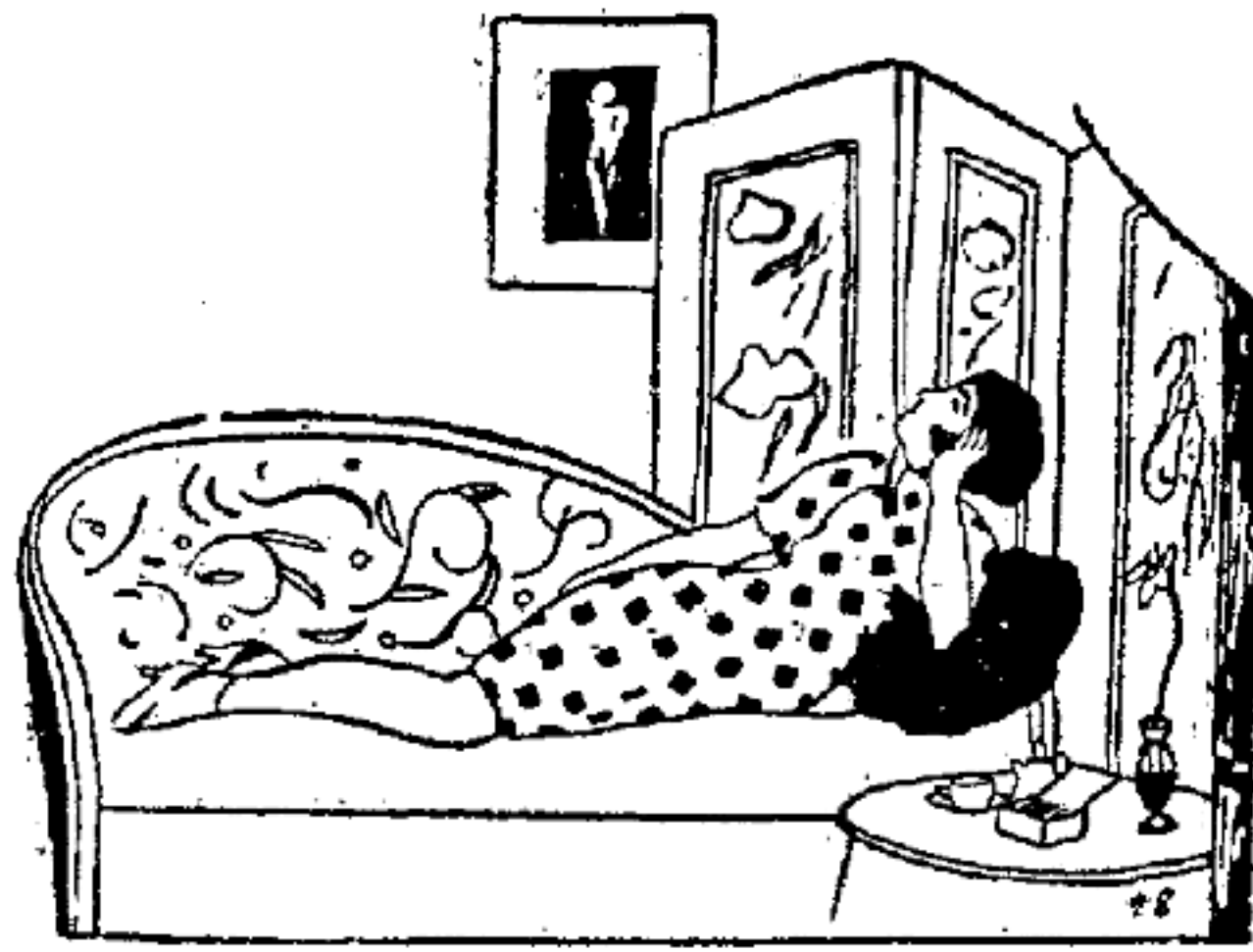
城。吉長吉敦吉海三路交會於此。吉林全境。自昔帶海爲疆。南起圖門江。北至庫頁島。海岸延長。逾於江浙閩三省。故肅慎故城。渤海舊都。皆在今甯古塔附近。蓋必如此。方得控制之宜。爲其東西適中也。有清之初。於甯古塔設將軍鎮守。實爲扼要。及康熙十五年。移將軍駐吉林。而以甯古塔爲流人僉配之地。魏云僉配流人始順治列於極邊煙瘴。於是海濱萬里。視同甌脫。咸豐間。兩次割地。萌芽已伏於百數十年前。其時元勳宿將。豈無悉東陲形勢者。乃曠曠至此。何哉。入城。至飯館稍憩。易吉敦車行。吉長吉敦兩路建築之費。皆借自日本。故管理之法相同。以一局長領之。車輛多寡。互相調劑。惟吉長行車主計權在日員。吉敦則日員祇司工程之事。仍以華員佐之。流弊較少。惜所費太鉅。路長四百二十里。設站十七。借款至日金二千四百萬。而車輛猶半資於他路。除年息九釐而外。所入幾不足經常之用。此後金價日貴。折耗愈多。還款贖路。幾於絕望。是可慮也。渡松花江東行。曰龍潭山。曰江密峰。曰額赫木。曰六道河。皆小站。前行路漸仰。林漸密。然無老樹。至關侯嶺。穿隧道而過。長三里餘。土名老爺嶺。山勢雄峻。其脈自南而北。乃分水之脊。度嶺折而南。小站一曰小姑娘家。其東南曰拉法。拉法以山得名。省志言山高五里。周二十里。峯前有洞。人不能到。魏云此洞距拉法站尚有廿里。游者頗多。土人言昔有紀曉雲者。棲真於此。今有一道士居之。觀其峭拔幽夔。固孃福地也。拉法之南。曰蛟河。二水分流。交會於其下。故曰交河。書交作蛟者。傳寫之誤。站東距額穆縣站六十里。由拉發踰張廣才嶺。至

額穆爲平時驛道。然山峻工艱。不如蛟河之平行。且近煤礦。便轉輸。故鐵路取道於此。站當鐵路中。權有機器廠。友人吳興莘君。萬以工程師奉職此間。其夫人陸君之妹也。夫婦款待甚周。莘君導游蛟河鎮。鎮距站二里許。商肆櫛比。居民數百戶。富家垣牆如城堡。上有礮孔。蓋以禦鬻匪者。站北枝路二十里。達奶子山煤礦。以時促。不及往觀。聞采礦之法。新舊參半。日出煤三十噸。噸值吉幣二元。有奇。可謂至廉。煤質雖次。然遍地皆是。掘地數尺。卽見礦苗。其利未可量也。二十二日晨起。游蛟河之濱。水流甚駛。旋乘車東南行。莘君爲導。至柳樹河。始入山谷。其前爲二道河。路稍峻。流泉下注。惜山童矣。吉林各縣。以余所經。凡平地傍水處。皆無林木。蓋自昔卽有居人。斬伐已盡。然土脈腴潤。培植何難。使此泉而傍中東鐵路者。其必疏之蓄之。臨之以樓臺。綴之以卉木。無可疑也。二道河之東南。爲黃松甸。爲威虎嶺。山深林密。四無人煙。經隧道二。而入峰巒最勝處。莘君爲言。勘路時。測量至此。一警士入林中。迷失道。宛轉數日而死。其深險可想。黃松甸所產。皆黃松。干霄百尺。旁無枝幹。真棟梁之選。吉敦沿路兩旁。以十丈爲界。然則十丈以外。不在保護之列矣。此路他日。必須東出圖門。上接歐陸。下達太平洋。實東方第一孔道。若歐美行旅。咸出其途。而驛舍庫陋。水涸山枯。詎非可恥。爲今之計。惟有留此數十里天然林木。永不放荒。永禁盜伐。公園馬路。以次經營。學舍醫院。以次設立。十年之後。必成勝地。否則樵蘇所及。旦夕可盡。公家木稅之利。至尠。良材摧折之害。無窮。非所

以規久遠而張國體也。踰威虎嶺而下。爲黃泥河。爲秋梨溝。路漸夷。秋梨溝本名臭梨溝。鐵路某君建議易之。頓覺生色。此君可謂雅人深致矣。迤南至太平嶺。山脈伏而再起。高出海面四百餘呎。鐵路紆迴。以殺陡峻之勢。然坡度猶八十分之一。全路工程。此爲最險。下嶺得平原。彌望沃壤。似曾開墾者。而曠寂無人。詢其故。則舊日民匪雜處。剿匪者并民居而焚之。遂有此象。然韓人越墾者。已接踵而至矣。如此者二十里。抵牡丹江之濱。鐵路至此而盡。臨湘易君法陔。爲此間工程師。因莘君之介。治具相候。站距敦化縣城四里。旅館林立。謀投止焉。易君固邀。乃相偕至寓中。室凡前後二間。其東偏則後庖厨而前役舍。昨在蛟河。見莘君寓廬亦然。亦有附日本浴室者。皆官房也。時方日午。飯罷。易君導遊縣治。及敖東城縣治。街衢洞達。闐闐駢闐。考吉林通志。敦化設治。在光緒六年。縣城距敖東城二里許。知縣趙敦誠造。築土爲牆。上蓋木板。城樓磚砌。堞口周五里。門五。池深一丈。額征丁糧銀六十四兩。浮租六千四百二十三兩。此當日建置規模。今商貨走集。稅入當培蕙於此矣。敖東城一名鄂多哩城。一統志。天女浴布庫瑚哩池。吞朱果而生布庫哩雍順。及長。乘船順流而下。有三姓相爭。推爲國主。遂定居長白山東。俄漢惠野鄂多哩城。此說以今地證之。牴牾已甚。城在長白山北數百里。非在山東。一也。俄漢惠卽今額穆。尙在敦化之西。二也。三姓之地。未知何指。若依蘭則在牡丹江口。相距益遠。三也。日本人稻葉君山。據朝鮮人所著東國輿地勝覽。謂鄂朵哩爲女真之種。

名朝鮮李太宗時。幹朵里酋童孟哥帖木兒。乘朝鮮會寧府空虛。而入據之。此卽鄂多哩所在。其事與明人記載。可以互證。若朱果發祥。三姓擁戴。則附會朱蒙全源之舊說。不必深論。此說殊爲近理。惟幹朵哩種人。入據會寧。究自何地而來。亦一疑問。稻葉氏追溯建州女真。以爲起自吉林。遷於圖門江平野。則仍是恫恍之詞。竊謂一統志此段文字。當分數節觀之。雄長三姓爲一時。居鄂多哩城爲一時。遷長白山之東。又爲一時。其居鄂朵哩城。當在元明之際。元之開元路。領軍民萬戶。府五。其一曰鄂託哩。明人則稱幹朵里。此卽鄂朵哩之本音。今敖東故城。當是元萬戶府所在。而掌萬戶府事者。卽建州女真之先祖也。僻陋在夷。本無制作。今至其地。求殘磚敗瓦。而不可得。僅土圍一道而已。城傍牡丹江。水清而淺。寬可十丈。結筏以渡行人。有獨木舟。刳木爲之。尙見洪荒遺制。渡江而東。有布庫哩山。山下卽布庫瑚哩池。近年縣令某君。訪得其地。立碑曰天女浴躬處。出敦化。卽延吉境。正是入會寧故道。遷徙之跡。猶可想像得之。循江北走。二百餘里。則甯古塔矣。冬令有汽車可通。當事者初議自蛟河築支路。達額穆城。近又議築甯敦支路。總之敦化一隅。他日必爲東陲綰轂。利害得失。皎然甚明。惟在綢繆先事而已。在縣城購人參數支。肆中人出山參未製者示之。色黃而嫩。微含水質。覩此頗有感觸。明代與東藩交涉。歷百餘年。而人參互市一事。爲其樞紐。其先人參鬻於明者。以水清之。熊廷弼經略遼東。令商人佯不欲市。浥爛至十餘萬斤。售者大恐。賚而暴之。不急售。獲

利乃倍。稻葉君山著清朝全史。引武備志實錄諸書。言此事頗詳。是鮮參熟參之別。實兩朝勝負之因。物有甚微而所關甚鉅者。此類是已。是晚宿車站之旅舍。席地而寢。旅舍之下。爲車站辦公室。布置與朝鮮境內鐵路略同。聞城中有日本旅館。又有南滿鐵道會社辦事處。皆爲考察地方而設。爲之三歎。二十三日晨起。別易君行。莘君亦歸。午刻至龍潭山。是日穀雨節也。塞上天寒。較關內節候約差半月。故以穀雨種樹。龍潭山下。踏青士女。絡驛於途。余與陸君下車登山。山巔有潭。廣約半畝。潭之前爲龍神廟。省城大吏祈晴雨皆於此。謂有靈應云。導者言。其上有窟室。昔高麗居此。有犯罪者投之窟中。謂之旱獄。魏云此本無稽之談可不論據省志。潭西南有二石穴。外狹內寬。無敢深入者。或卽其地。此說流俗相傳。本無足道。惟中國歷史所稱之高麗。與今人之稱朝鮮爲高麗。迥不相蒙。朝鮮箕子所封。高麗朱蒙之裔。種族風土。截然爲二。朱蒙出於扶餘。地在中國境內。譬如今之苗獠獯。豈能以外國視之。稱朝鮮爲高麗者。乃扶餘人入朝鮮而據其地。猶衛滿本燕人而王朝鮮也。以史事言之。謂朝鮮本中國屬地則可。謂朝鮮人曾據有吉林之地則不可。淺人并爲一談。影響於邊事不小。不可不辨。下山入省城。訪魏君劭青。陸君彤士。皆不值。遂行。次日抵哈爾濱。



詩錄

登五佛頂同周大 并序

傅 桐

頂為千山最高處。上御闔風。下臨重淵。登者皆逡巡。足二分垂在外。峯轉徑絕。有高松直倚。頂下枝橫出。若梯欲陟。頂者援而出。蓋所見愈奇。徑愈險。游蹤能至者鮮矣。往往有賈勇來登。方躡危。蹬數武。便喘嘶。汗出股栗。眊眩須扶掖。乃能下。自余與周大登後。述之。山僧僧謂在山三十餘年。從未一登。君輩或神仙中人。老僧殊愧弗如。因題詩寺壁。以諗來者。願作導師。

岩巖尺五去青天。側削危峰立瓣蓮。徑絕人蹤承鳥背。日斜杖影拄松巔。高秋風雨生胸次。衆岫兒孫列膝前。縱望閭陽三百里。醫巫眼底小于拳。

題黎雍千華覓句圖

王 乃 徵

詭狀殊形闢巨靈。蓮華千朶插崢嶸。更教幽闕天東北。獨許詩人曳杖行。山連長白銜悲氣。水遶松花咽恨聲。想見昂頭最高處。直須天外寄吟情。

黎雍以楊令弟女士所繪千華覓句圖屬題賦此歸之

郭 宗 熙

曾過雲適居。張壁畫一紙。貫華聳高閣。嶽寄見飲水。令蕪女士曾為其兄味雲畫貫華閣圖。閣在惠山麓。飲水詞人南遊觴詠處也。雲適為味雲齋名。託詠
 惠山隅。清標媿泉美。顛風吹度遼。來遊松客里。眡我千華圖。亦出弱女子。嵌空太極石。老栝挾山起。
 奕罷仙無蹤。似待吟儔紀。想像探奇心。咀嚼費宮徵。昔為憶詞流。今更究詩史。上下三百年。南北但
 延企。蘭響不可作。桐音倘在是。獨慚寒蟲鳴。一喙慙塵滓。

題松客詩後

王樹翰

與君邂逅千山麓。把臂常思共入林。一卷新詩萬重意。夜深疑有老龍吟。
 羨君自具波千頃。引我懷人月二分。遼左詩才久零落。排當旗鼓張吾軍。
 移家願住千華側。作客常依松江湄。山水之間有奇氣。興來落筆何淋漓。

和黎雍見贈韻

前人

三晉雲山見霍宮。疏林紅葉颭秋容。噬殘苜蓿悲胡馬。問到葫蘆笑士龍。人過中年愁作客。地當險
 處有回峯。虞祠泉水清如許。老柏欂桷繫古鐘。

宗子威教授為題千華覓句圖二首用韻奉酬

黃式叙

十丈蓮華雙蠟屐。憑君妙語破詩慳。此山獨立九州北。置我真宜萬壑間。碧蘚侵階天寂寂。黃鶯啼
 樹雨斑斑。上方四月清虛極。一榻松陰不掩關。

佛屋三間冷似秋。四山風露一襟收。疏鐘遙起林深處。明月忽來天盡頭。吾足欲隨蒼靄泯。此心直爲翠微留。十重奪席戴夫子。講舍談經憶我不。

楊味雲侍郎有詩見贈次韻作答

前人

松苓泉畔楊夫子。儒雅風流與古并。兩卷雲過傳漫錄。一官臺省著清聲。稼軒筋力登樓見。昌谷文章睡地成。獨倚寒宵數城郭。高天寥廓月南行。

果忱招飲有詩徵和次韻奉酬

前人

月色燈光照座妍。相逢今夕是何年。客從五斗酒中醉。詩付千花巖上鐫。近蒙諸公爲題千華覓句圖懶散不須問猿臂。飛騰只合謝鳶肩。芳時耆舊吾猶及。往日江樓事可傳。戊辰上巳修楔江樓一時稱盛

一一鶴聲如在空。天涯何者是東風。客懷更與水爭瘦。世變正堪雲比工。六里商於憐此楚。百年辛有嘅其戎。堂堂二老詩俱好。謂何伯省長硯齋總長旗鼓當前角兩雄。

聞黎雍羈居濱江南岡風景幽絕賦寄題壁

陳詩

哈濱一荒隴。締造抑何勇。金椎隱馳道。流泉下鑿空。燥濕旣咸宜。花木勢喬竦。南岡尤殊絕。林巒環衛拱。層樓萬象收。夜火繁星動。高亢稱幽栖。寓公咸託踵。黃君邁俗人。典籍素所總。抗懷千載期。閒居慕吟藝。有時會賓客。露臺看月湧。朔風不知寒。驚塵忘瀕洞。袁宏起記室。應不歎散冗。采芝白山

深履冰黑水壅。記事當歲寒。驛使去倥偬。

千華覓句圖爲黎雍題

袁思亮

好山孕詩不能語。詩人乃爲山肺腑。搜奇抉怪攢孱顏。角出不平供一吐。遼陽黃子吟詩苦。挈取千華入庭戶。且暮行歌復臥遊。墨花噴作峰頭雨。

松客屬題千華覓句圖

冒廣生

王氣遼東尙有無。定知立馬意踟躕。楊家小妹風華甚。能把丹青補畏廬。

庚午浴佛日游京西陽臺山上至妙峰歸途作詩未就適黎雍書來

徵題千華覓句圖率賦二絕

鄧鎔

夢雨靈風聖女祠。陽臺雲氣蔭松枝。自憐驢背無詩思。題寄千華却費辭。
白山王氣孕人菱。支脈如龍巖谷深。他日讓君專一壑。風泉相和答長吟。

次韻孫師鄭十九年元旦二首

梁志文

備嘗險阻天寧啓。要臘嘉平月未期。秦劇美新偏有說。周襄變雅已無詩。病中花雨窮摩詰。靜裏茶煙小住持。自取紅梅作清供。歲朝還似少年時。

戰士幾時真解甲。書生今歲也逢辰。空存瘦骨難爲驥。但說仁心不見麟。石訪韓陵容共語。帽欹遼

海轉無倫。故人悲憫關天下。垂老東施敢效顰。

夜坐

劉恩格

飽食夜間坐。倦拋書滿牀。櫟聲隔巷遠。人影近燈長。僕怨辭官久。姬驚說鬼狂。侵晨無過客。遲睡慣何妨。

新器四詠

前人

縮地渾疑術竟成。颺輪風馬總虛名。攀轅難下望塵拜。發軔真能御氣行。但得通衢長坦蕩。不妨無軌自縱橫。奇肱遺製從誰問。應悔吹還四萬程。汽車

徧放光明仗一絲。千家燈火上同時。空趨烈燄憐蛾熱。偷瞰殘膏笑鼠癡。猶似漢宮傳日暮。何妨楚殿任風吹。勸君持向離筵照。直到天明淚不垂。電燈

不信人間有別離。纏綿兩地說相思。聲隨錦綫來千里。喚遲去金鈴立片時。書扎莫愁鴻早斷。舌鋒真見駟難追。憑君傳話尋常事。對現鬚眉報載西人發明電話機中可見人面目術更奇。電話

何須仙骨換金丹。羨爾鵬程快手搏。升降循環推轂易。安危頃刻轉舵難。飛來頓覺青雲隘。高處應愁玉宇寒。倏忽乘機天際去。萬人昂首下風看。飛機

代荆山贈玉樵女史

前人

十索歌成先索詩。丁娘風調劇堪思。憐卿蹙恨雙眉黛。催我無情兩鬢絲。小閣夢迴鸚鵡喚。畫樓人去玉驄嘶。相逢莫漫添惆悵。有約尋春事已遲。

南市橫頭第一家。依稀門巷認枇杷。阿嬌宜貯黃金屋。蘇小還停油壁車。鞞匣鏡屏描晉帖。精嚴妝閣供唐花。慙無好句題團扇。紅袖輕籠勝碧紗。

東山臥後鬢空皤。絲竹中年感易多。搗盡玄霜求玉杵。看殘劫局爛樵柯。欲消塊壘狂難及。便解溫柔老奈何。莫向尊前歌出塞。玉關楊柳綠婆娑。

遮面紅塵走鈿車。青樓珠箔捲朝霞。風流漫問當年柳。冷艷偏宜出塞花。縱使有情憐宋玉。料應無計報秦嘉。空餘綺業知難懺。酒熟香溫墨瀋斜。

祝法曹招飲並餉以詩依韵答謝

鍾廣生

四座盡爲梁苑客。我生獨坐蠲宮年。日者謂余今年庚午不利懸知焦尾琴終爨。差喜黨人碑未鐫。何事鼠肝與蟲臂。幾人火色並鳶肩。答君嘉惠惟詩酒。消却牢愁萬口傳。

大野羣真一題空。尙餘老驥晚嘶風。暮年志意甘牛後。少作文章媿馬工。幸有雅人供鬪句。恨無奇策效和戎。時中蘇會議諸公正登程出國門法曹祝李健謂子都詩敵。健勅何分向與雄。

疊韻答謝羣公賜和再呈侗硯二老並乞是正

祝諫

每以深畊論硯歲。忽逢大有慶詩年。孔門顏待黃金鑄。絳縣碑看碧落鐫。劫火災鄰慚負手。鳴騶貴

客笑摩肩。

是日大舞臺劇園失慎警令禁街座客均舍車徒步蹣跚而至

眼前萬丈光芒在。李杜文章世已傳。

坐向僧房說苦空。喜來清美故人風。青囊祕記書誰授。雌蜺諧音賦自工。明月襟懷攄落落。暮煙江市隱戎戎。黃河遠上旗亭唱。陳寶輪君竟得雄。

短歌行狂嘯

王運秋

白日遲遲悠悠我思。一事未成廿二忽至。塊北大鈞廣漠無垠。萬物爲奴貴者獨人。幸生今世多才與藝。浮天沉海無往不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韓愈諛墓杜甫乞丐。進題惠誰放逸何爲。六朝敗政亂俗靡靡。番番者驥有時而頓。馬齒日長雄心恐墜。風起雲飛淫雨霏霏。歧途九轉何所依歸。智慧待時知機乘勢。天下嗷嗷悠悠我思。

千山行

前人

獨出探險絕。衆人不我從。蒼巖虎豹踞。寒潭虬龍蛰。魑鬼依怪石。山精化老松。欲尋歸去路。不辨來時踪。臨溪且危坐。回思意轉濃。隨父步東臬。悠然見遠峰。牽衣問何處。言爲千華宗。山中有古寺。漱石水飛淙。春夏景物幽。花明木蓬籠。古殿烟霞鎖。梵宮碧雲封。中宵歌禪牒。月下聆晚鐘。他日遊千華。當與小子共。小子今來遊。慈顏何處逢。登高望親墓。雲山幾萬重。

夢依寒宮行

仿古魏武步
出夏門行

前人

電。條。星。馳。突。騰。大。地。之。表。遊。望。蒼。茫。胸。襟。怛。悼。莫。審。何。所。適。之。飄。飄。於。斯。太。空。魂。徬。徨。斯。皓。月。上。遊。太。空。用。望。寒。月。光。一。皎。皎。亭。台。參。池。碧。流。蕩。澌。川。原。秀。美。卿。雲。縹。緲。異。香。舒。溢。蝨。蛾。之。屬。彷彿。在。舞。羽。衣。綺。紕。鏗。鏘。鳴。佩。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孟。春。二。月。東。風。煦。拂。野。馬。浮。沉。楊。柳。依。依。黃。鶯。啼。曉。雁。鳥。北。翔。潛。蛩。啓。鳴。鞦。韆。搖。蕩。錦。字。慵。綴。笙。歌。怡。慰。用。遣。幽。愁。幸。甚。至。哉。歌。以。詠。志。身。世。懸。殊。陋。巷。溽。暑。塵。沙。彌。漫。作。息。多。艱。燕。不。入。庭。春。色。遙。遮。風。不。送。暖。茅。屋。吹。破。豪。奢。不。匱。貧。士。劬。劬。觸。目。駭。絕。低。首。唏。噓。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夏。禹。趾。繭。民。登。衽。席。管。仲。相。齊。民。不。左。衽。鳳。雛。棲。枝。百。鳥。依。遜。中。原。不。靖。匹。夫。之。任。進。退。有。時。機。不。可。棄。窮。達。有。命。天。不。可。逆。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題吳季白太史肖像

劉德成

先生八十有二歲。鯁生墮地念八年。先生重余呼小友。惠贈肖像意拳拳。風流太守誰不識。豪情髯鬚李青蓮。直欲上天摘明月。咳珠唾玉落瓊筵。酒龍詩虎知名早。風雅主盟推此老。多才女弟子盈階。隨園主人何足道。萬卷詩書奇富貴。一生花月艷神仙。人間煙火何曾食。獨坐西窗傲昔賢。

過山海關

前人

鬱鬱中原氣似山。行吟詩骨轉堅頑。風吹短髮三千里。雪壓長城第一關。蹴舞荒雞驚客夢。識途老

馬戰冰管。年來幾度京華道。醉酒狂歌涕淚潛。

村居卽事

前 人

雨過天如洗。風來樹欲譁。夕陽看斷雁。秋水聽鳴蛙。室小爐煙裊。燈明菊影斜。敢嗟車馬絕。閉戶煮清茶。

亂後懷純一

前 人

往事憑誰訴。檢書眼倍明。英雄原本色。兒女自多情。有酒供歌哭。無家問死生。知交半零落。秋雨夢難成。

卽事

前 人

寒潭雨後漲新痕。十里秋風欲斷魂。馬上尋詩一鞭指。白雲黃葉是何村。

秋晚卽事

前 人

向晚出南門。西風黃葉墜。啞啞老鴉啼。幾行人子淚。

入山

前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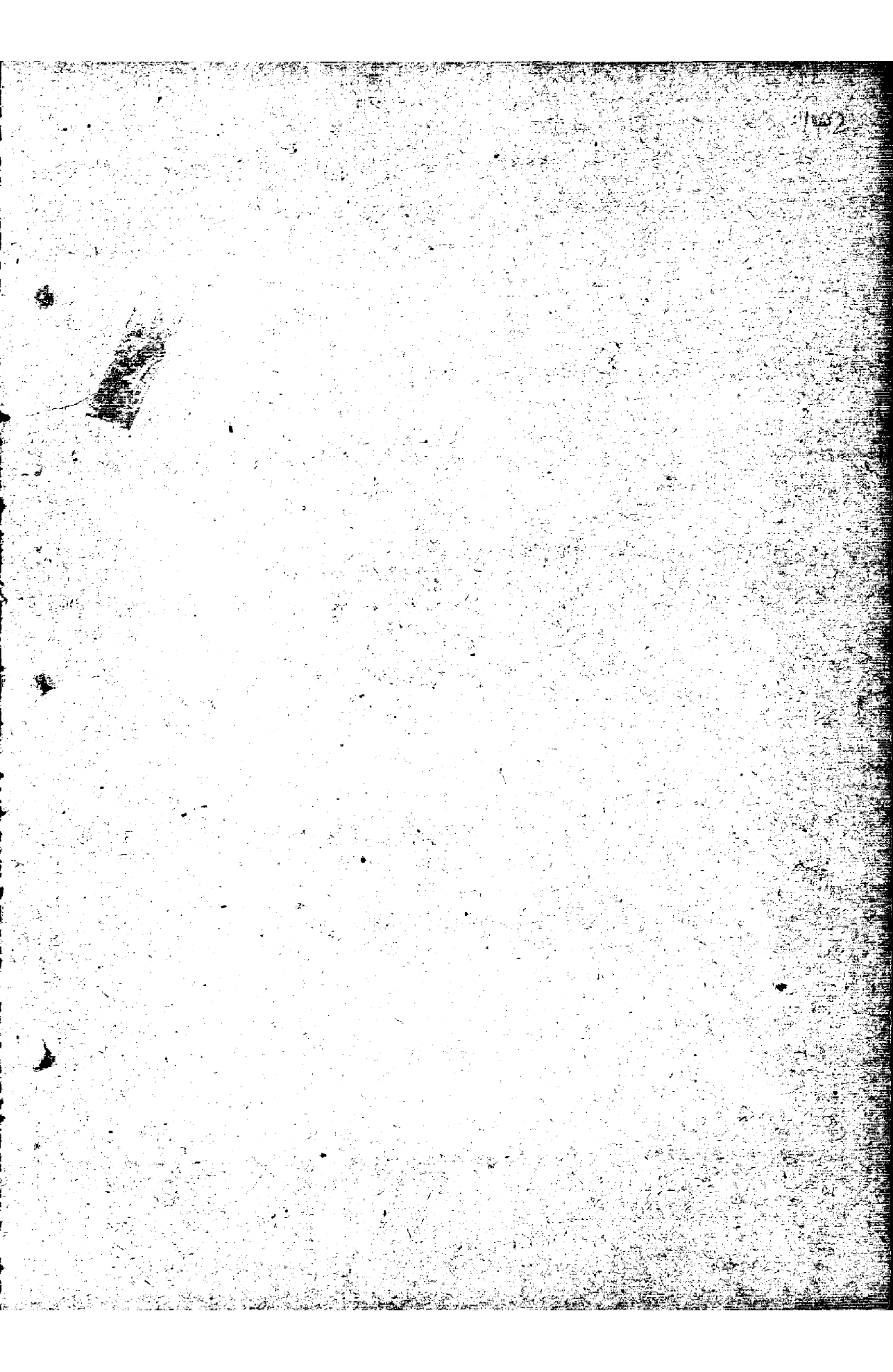
日影上窗來。小軒春睡足。入山訪老僧。一路松煙綠。



雜

俎

興家象



國學會聽講日記

起民國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訖二十七日

餘杭章太炎先生主講

遼陽金毓紱筆錄

十二月十八日記 文學

古人著書。多以篇名。如載於漢書藝文志者。皆云某人書若干篇。且其命意。往往不在一篇之中。必就其全書逐篇讀之。始能識其用意之所在。凡周秦諸子之書。皆然。豈惟諸子。卽羣經亦莫不如是也。自魏晉以來。始有集名。集中體裁既多。命意亦殊。故讀一篇。可以得一篇之意。不必如古人著書。言在此而意或在彼也。至梁太子統。又擇其精者。別爲一集。於是而有總集之目。總集者。所以去別集之繁冗。而便學者之誦習也。曾滌生不識此意。乃以經史諸子入選。夫經子本自分篇。尙不容入選。況諸史爲一代之成書乎。讀文選序例。不錄子史之語。不能不服昭明之卓見矣。清儒阮元。謂文以耦儷爲主。又舉易文言傳句多用韻以證之。不知古人言文無殊。言出諸口筆之於書。卽爲文。古時如二典君臣誥誡之詞。中世如國策說士之語。皆其言之筆於書者也。且古人日用常語。本有高下抗墜之度。所謂調也。有韻則有韻。不然則叶聲以求通。尙書諸篇。數見不鮮。不獨易傳爲然。故古人文字非有意用韻。而曰必以耦儷爲文。古人亦無是也。

十二月二十日記諸子學

古之儒者。皆身通六藝。至孔子時亦然。然觀孔子所著書。及其門人所記。往往論及時政之得失。風俗之隆污。視古之儒者爲少侈矣。大抵孔子乃春秋時一政客。其七十子之徒。不過其政黨中之黨員耳。特其時以儒自命者。皆能身通六藝。尙爲不失古儒之真。至戰國之際。孟荀諸子。不必身通六藝。是已由儒者一變而爲說士矣。

孟荀諸子尙不失爲政客。至漢初酈賈始純爲說士。然諸人固嘗以儒自命者。

西漢之世。始有經師。經師非儒也。然能遵守古人成說。造語精粹。亦自一時傑士。且古人經傳多藉漢儒以存先王典制。猶因其說以考見。以較儒家末流馳騫政途。不知己身所學何事者。孰爲有功於斯世耶。

欲明經師與儒家之不同。可於數言得之。大抵經師之長。在造語精粹。切當不易。而篤守古人成說。拘於一偏。則其所短也。儒家之不如經師者。以其立論多駁。而不純。然其獨伸已見。前無古人之氣概。亦經師之所不及也。

西漢經師。有古文家。今文家之分。若賈誼。若毛公。若張敞。皆古文家經師也。若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翼奉之徒。皆今文家經師也。所謂春秋斷獄。禹貢治河。三百五篇當諫書。皆今文家所奉之鴻

寶。至近世劉逢祿、宋翔鳳之徒，益暢其支，而其害人也亦滋甚。非特不如古文家之實事求是，抑亦不如今文家指漢儒占驗之精矣。

近世儒家皆由今文家蛻變而來。如以公羊家之說解經者皆是。

近人有倡立孔教會者，實厚誣孔子者也。大凡宗教家皆重迷信。如古者陰陽家一流，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何嘗有絲毫迷信之存在？且今之宗教多與政治殊途。試思孔子當日嘗以得君行道爲歸，而奉其教者能置國事於不問乎？此孔教所以似宗教而非宗教也。以教主尊孔子，而反以儕孔子於耶穌摩罕默德之列也。其厚誣孔子爲何如耶？

且不獨孔子爲然也。卽老佛二氏亦非宗教。老子崇虛無，明自然，獨樹一幟，與孔子對峙於南方。觀其著書，極力破除迷信。孔子之破除迷信，尙不如老子之甚。何嘗有一語似宗教家言？及爲後世術士所依託。

則爲教矣。至若佛書之奧博精深，尤非老氏所及。印度之婆羅門教，旣與佛氏絕然不同，而傳入中國者，又不過竊其淨土宗之緒餘耳。淨土宗、本爲淺人而設、及傳入中國、則士夫之不爲富貴利達所囿者、多入之。

十二月二十二日記 小學

古人講音理韻理，非字字可以音理韻理繩之也。如云：人一首二手二足無尾，此亦就人之多數言之耳。絕遠之域，荒漠之區，忽有人焉，而二首四手三足有尾，則亦不謂之人乎？故今之所謂人者，

舉其多數言之耳。又舉其常見者言之耳。世界之大果盡能如吾所云與否可不問也。講音理韻理者不可不悟此理。

韻目之次序本無一定。古人祇取其音相近者排列之。惟求大致不差。不屑一一求安。說文分部之次第即取其字義之相近者。近人韻表、惟戴氏書、稍有次序。

康熙字典就楷書分部。謬誤極多。如季字說文本从禾从干。字典以楷書年不類篆書。改入干部。似此謬誤不勝枚舉。廣韻玉篇雖有錯謬。然不若斯之甚。

六書之次第以象形指事爲最先。至象形指事二者之先後則又有難定者。大氏凡物可畫其形者。象其形。如日月之類。其不能畫形者。指其事。如上下之類。形者物之有形可象者也。同時非無可指之。事事者事之無跡可求者也。同時亦有可象之物。二者不能以先後分也。凡象形字多屬具體名詞。指事多屬抽象名詞。毓黻按黃道周禮書通故已有此說。

金壇段氏謂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爲字之體。轉注段借二者爲字之用。有轉注之法而後能合多字爲一義。有段借之法而後能以一字生數義。其便於學者在此。而六書之妙用亦在此。其言雖矣。然考倉頡造字之初。字數必簡於後世。如段氏舉初哉首基始也爲轉注之例。是爾雅中所載之字。倉頡氏均已造之矣。有是理乎。尋段氏所誤在專就字義立言而置字音於不顧。故舉爾

雅爲證。不知許書舉考老爲轉注之例。不僅字義相同。亦爲一音之轉。他如天顛也。顛頂也。之類。莫不如是。爾雅所列諸字。乃義同。非音同也。賢如段氏。乃不知此。甚矣古學之不易講。而真理之難晰也。

以西人詞品。以考吾國文字。則以感歎詞發生最先。形容詞次之。名詞又次之。古人雖未知名物。而號咷嬉笑之作。則出於自然。故文字之記識爲最先。又如見物必先鑒其色。次辨其形。如紅白大然後定之以名稱。故形容詞次之。而名詞又次之。

十二月二十三日記小學

古韻不可盡以今韻繩也。古時分韻少。而今時分韻多。如尙書所載。舜禹皋陶之歌。用字不盡如今時所分之韻。可知古時分韻至少。字可相通。如明字。本在庚韻。而古音讀如茫。則在陽韻。裘。本在尤韻。而古音讀如箕。則在支韻。旂。本在支韻。而古音讀如侵。則在侵韻。又可知古人之用韻。決不同於今人之叶韻也。

古時無詩。詩三百篇。大抵皆古人之歌謠也。古之歌謠。猶今之戲曲。今日南北殊言。東西異語。齊魯人之不明江浙語。猶川滇人之不諳交廣語也。豈惟全國。卽一省之中。亦各自爲風氣。方言雜糅。到處皆然。至於戲曲所吐之音。則與語言有別。某字某句。齊魯喻之。江浙人亦喻之。而川滇交廣

人亦無不喻之。試一至滬、津、廣州、成都、各大埠戲園，聽其所吐之音，無不從同。是亦一異徵也。故古時雖各地方言不同，而其流播之歌謠，婦人孺子，亦可默喻。且古時中國土地狹小，各國方言本無大異。如國風十五國，皆居黃河流域，以視今日國土之廣，亦自有間。而民間傳播之歌謠，豈反有不能共喻者乎？雖然，古時各國歌謠，其音雖同，其調則異，亦猶今日之戲曲，有皮簧、秦腔之分也。

古人於音轉之字，皆造字以當之。卽六書中之轉注法也。蓋古時各地方言不同，同一物，此處有一稱，彼地又有一稱。如首字，古音讀如道，易地則以首如頭，道頭雙聲，卽一音之轉也。古人以首非頭，則造一頭字以當之。是故此地以爲老也，彼地則以爲考。考老一音之轉也。此地以爲顛也，彼地以爲頂，顛頂一音之轉也。類此者繁，不勝舉。至於後世，則與古時迥殊。如天字，漢人讀如仙，天爲一音，仙又爲一音，天仙一音之轉也。如在古人，必另造一音如仙之字以當之，而漢人則否。又如車字，漢人讀如差，車爲一音，差又爲一音，車差一音之轉也。如在古人，亦必另造一音如差之字以當之，而漢人則否。是以古人可造字，而今人不可造字。後世字書，如廣韻中，未嘗無添造之字。迨日久音變，則其字卽不能復用。是以知古時字隨音而變，如轉注之字皆是。近世字不隨音而變，漢時音凡數變，而古音至今二千季，卒未能變。（有可變之迹，而無可變之理）此古音所以可尋。

而後人所造之字爲無味也。近人所造之字、如口作聲也、有讀如莫、無有也之類、皆極荒謬。

試再舉例以明之。如說文元从一兀聲。元兀雙聲。首古音如道。道轉爲頭。道頭雙聲。丘虛同義。虛古音如區。丘區雙聲。亡亡同義。下亡字讀如無。亡無雙聲。又亡陽聲。在陽韻。亡無陰聲。在魚韻。陽魚對轉。至臻同義。亦雙聲字。又至陰聲。在至韻。臻陽聲。在真韻。真至對轉。寬闕亦雙聲。又寬陽聲。在寒韻。闕陰聲。在泰韻。寒泰對轉。凡雙聲本皆一義。必異其字形者。卽因字音之不同耳。設不另造異形之字。勢必以一字而讀兩音。不惟有扞格難通之患。而聲音亦爲之混淆矣。

凡字有義同而聲音相近者。爲轉注。凡雙聲字及對轉字。皆屬之。戴東原氏舉說文考老也。老考也。兩字互訓。爲考老之例。遺字音於不問。不知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其時本無類似說文之書。亦未嘗有兩字互訓之義。不過知兩字爲義同耳。許書之釋轉注曰。建首一類。此所謂類者。聲類而非語類。首者語根也。故轉注字宜就語言上求之。非可專就文字求之也。戴氏不就語言考究而專就文字考究。故誤。

古者字以聲變。而字中之關係不變。其可變者字形。其不變者開口。闔口。收聲。收唇。如爾雅釋詁。我對轉爲言。而不對轉爲嚴是也。

凡字有引申之義者。爲段借。如喜好之好。引申爲美好之好。號令之令。引申爲縣令之令。令善之令。

皆是。

十二月二十四日記 小學

古韻不如近時分韻之多。如支、佳、古爲一韻。今則分之。脂、哈、古爲一韻。今則分之。又如之、微、齊、皆、灰、至、泰、怪、隊、廢、古皆爲一韻。今亦分之。

古韻去聲與平聲不爲一韻。如歌與泰、隊與脂皆以平去分韻是也。

侯與尤二韻。今人多不能分。其實侯韻開口一等也。如鈎、謳之類。尤韻開口二等即齊也。如鳩、憂之

類。凡開口一等字皆在侯韻。如頭、投、兜等字皆是。今廣東人多不能辨侯尤二韻。故鳩字讀若鈎。

憂字儒若謳。

古韻可分爲二十三部。合數韻爲一類。可得九類。而每類之中。又析爲陰聲陽聲二種。大氏先有陰聲。而後有陽聲。如陽魚二韻爲正對轉。闔口爲魚。開口則爲陽。魚陽本爲一音。不過以口有開闔。其音遂轉。然必先有魚音。而後有陽音。是先有陰聲。後有陽聲之證也。

古韻分類始於戴東原。惟於收喉、收舌、收脣三者之外。別標收鼻一類。夫音由鼻出。非由鼻收。收鼻二字。已爲不文。而收舌、收脣之字。其氣爲脣舌所抵。乃不得不由鼻出。乃所謂收鼻之說。果何所據。而云然耶。夫古時音韻。祇分收聲、收喉。陰聲皆收喉。而陽聲皆收聲。收聲又析爲收舌、收脣二

類從未聞有收鼻之說。至其弟子段氏。又以之韻別爲一類。之與宵幽本爲一類。而必別爲一類者。蓋以別異於戴氏也。其謬誤與其師等矣。

古韻又大別爲六類。陽聲陰聲各三。

陽聲

侈聲 東、冬、侵、緝、蒸、談、盍、皆收唇。 (唇在外故爲侈聲)

中聲 陽、收、喉。

弇聲 青、真、諄、寒、皆收舌。 (舌在內故爲弇聲)

陰聲

侈聲 侯、幽、之、宵、皆收喉。

中聲 魚、收、喉。

弇聲 支、至、脂、隊、泰、歌、皆收喉。

陰聲惟魚可閉口大聲。餘皆不能。故爲與陽韻同爲中聲。陽韻字收音後必有餘音。不然則與麻韻混。又前人以歌魚二韻俱爲闔口。實則魚爲闔口。歌爲開口。此皆諸韻相異之點。不可不知。陽魚二韻古本相通。閉口爲魚。開口則爲陽。前既言之。考之古書。魚陽二韻關係最多。例如去往往。

談

宵

右表九類。二十三部。上列者為陽聲。下列者為陰聲。豎看為對轉。橫看為旁轉。其數部同居者。同一對轉。

古時入聲字甚少。有則以入陰聲。如詩關雎篇。參荇菜。左右芼之。竊窈淑女。鐘鼓樂之。芼。去聲。樂。入聲。樂讀如洛。則以入聲為去聲矣。故其音與芼叶。又公羊傳。伐者為主。伐者為客。前伐字為被伐者。讀為短音。後伐字為伐者。讀為長音。一為去聲。一為入聲。二伐字本為入聲。此亦以入聲為去聲矣。故古時入聲有時讀為去聲。去聲亦有時讀為入聲。不能謂古有去聲。而無入聲也。亦不能謂古時有入聲。而無去聲也。

又如豔。說文从豐。盍聲。盍。入聲。豔。去聲。此則以入聲作去聲矣。盍。从大。咼省聲。

古韻之分陰陽。自孔氏廣森始。斯於韻學功為最高。至其分配韻目。必取一陰一陽相隅。不為無失。其音韻本出於天然。不可以人力為。孔氏必欲一一分配。則近於造矣。

十二月二十五日記文學

傳者專之假借。說文訓專為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謂之忽。忽。竹簡。用以記事。今作笏。書思對命。以備忽忘。引申為書籍記事之稱。以上錄國故論衡原文。若如後儒訓傳為展轉相轉之義。則史記列傳。並非傳述。

之書。

古者官書尺寸皆有定數。如法典則長二尺四寸。舉其總數。以賅其成。故後世有三尺法之語。

今言肄業。古謂肄版。爾疋釋器。大版謂之業。詩。虛業惟樅。虛業。鐘架也。古者印書之術未明。書不易得。學者傳寫於版以讀之。故謂之肄版。

疋。古書字記也。後世別作書字。疋乃作雅。

昔人謂有句讀者謂之文。無句讀者不得謂之文。不知表譜圖簿年月山水皆有標識。曷嘗有句讀可分。然謂之非文章則可。謂之非文則不可也。大氏無句讀文。古時少。而今世多。經典諸子皆有章句可分。且極精密。近世不然。圖譜之屬。日以繁滋。爲用亦甚大。不能不以文稱之者。勢也。

近代點竄時文。有點句畫段之法。學者奉爲秘訣。至有以施之古文者。夫古人文字。首尾啣接。數句一義。多有未易點斷之處。如尙書克明俊德一節。其不能點斷固矣。左傳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二句。亦不能點斷。蓋次句皮革以下八字。承鳥獸之三字而來。肉固鳥獸之肉。而皮亦鳥獸之皮。革亦鳥獸之革也。古人文字。於可點斷之中。皆含有不可點斷之句。如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若以後世文法分之。必以元年爲一句。春爲一句。王正月爲一句。實則六字一義。蟬聯不可分也。又爲易乾元亨利貞。後人必以乾爲一句。元亨利貞爲一句。又有分元亨利貞爲四句者。

實則五字亦一義。蟬聯不可分也。凡此數例。今人爲之必酌加數動字。使其文可點斷矣。故以古人之文。繩今文。固拘以今人之文。繩古文。亦謬。

文字與言語有殊。凡言語皆有線索可尋。一事一理皆能聯貫。及夫萬類空集。衆事雜陳。既無線索之可尋。亦非事理之能貫。言語之用於是乎窮。文字之語言。蓋有排比鋪張之功矣。孔子曰。文勝質則史。質者言語。文者文字。言語之不能盡者。以文字載之於書。故曰文勝質則史。周官之名官。春秋之記事。以及史記之表書。近人之圖錄。凡以文字記之者。皆言語所不能司。此其所以爲勝也。漢文如兩都賦。三都賦。皆排比鋪張之文。昭明嘗取之以入文選。其有線索可尋之文。反多不錄。足徵特識。迨及近世。則此意晦矣。

文字又與文章有殊。文字之有足述者。謂之文。有音節可誦者。謂之章。必二者兼備。始得謂之文章。文字體例。於官名地名。皆不可改用古稱。以歷代皆有定制。不可紊也。如山名水名。可仍古稱。如湖北大別山。舊稱龜山。今亦可稱龜山。以歷代從未定制更名也。古官名地名。明人文中喜用之。如東稱魯、尙書稱太宰之類。清時奏摺。亦往往有之。

不獨官名地名。不可率用古稱也。如鞠躬。今日可用。頓首則不可用。是也。近人詩中。嘗用抽簪挂冠。亦惟古時有之。詩子孫繩繩兮。又言周餘遺民。靡有子遺。皆非其實。一言其多。一言其甚耳。凡

此諸類用之於詩則可用之於文則不可。

古人修辭以立其誠。今人修辭但求其美。不知文愈求美則愈失真。自六朝以迄唐初之文人。不求意美。但求辭工。然今人談文。輒屏棄六朝者。以其修辭不誠也。是故文愈美則愈醜。因質以爲文。平淡以紀事。則無醜矣。顏師古注漢書。頗知講求聲音。故其文能雅飭。及其注詩。則一味求美。而不足觀。

集部之興。始於東漢之末。唐代收書。乃於經史子之外。別立集名。夫集部本不能獨立。以其不經不史不子。而姑立集名。以網之耳。集部中如箴銘誄贊。固難以子史相繩。然論辨之文。有時似經。有時類子。傳狀碑誌。則純爲史矣。又如汪容甫述學一書。類子。其中又多論經之語。蓋其名稱難於論定也。如此。大抵後人以書之爲三代以上人所著。則謂之經。爲周秦人所著。則謂之子。至若兩漢以後著錄之書。其文成條貫者。則謂之史。其篇章零雜者。則謂之集。經部之中。不乏類史之書。如尚書、春秋則類史。春子部之文。豈無名經之作。如老子、莊子、離騷、皆名經之類。此中封域。原不可截然分也。章實齋謂宋人筆記及近人考訂諸書。可入集部。其說甚是。

近人書由本人撰者爲子。由後人編輯者爲集。其說亦不盡然。如管子及晏子春秋。皆爲後人所纂。何以不名爲集。蓋子集之名。亦無一定標準。

凡論文之書。範圍必廣。無論集部之文。宜論之。卽經史諸子。亦無不宜論。如文心雕龍是也。凡選文之書。範圍必狹。選文之書。古謂之總集。總集者。慮文章之潰散。故粹其精者。歸於一編。經典成文之不虞潰散者。則不入選。如文選卽遵此例而作也。如周官中考工記、選文者可以不一、而論文章體例則不能遺之。

古人文字。有一定之式。有無定之式。有一定之式者不變。如周官爲後世官制之祖。漢律爲後世法律之祖。九章爲後世算數之祖。雖今日官制、法律、算數、若何繁衍。然皆自此數書推行以出。其文其式。未嘗變也。有無定之式者常變。如單篇文字。漢異於周秦。唐以後又異於兩漢。其變動之迹。常若可尋。惟宋蘇氏兄弟對策之文。起首及結束。皆有定式。又單篇文字之例外者也。桐城論文。乃欲於無定式者。規規然使其有定式。不免爲多事矣。

十二月二十六日記史學

地理家言。可大別爲兩部。一天然地理。如詳述天文、星變、山形、水道之書。古有圖經。後世有水經。漢桑欽以及遊記之類。皆屬之。一政治地理。詳於山川之變遷。人口之增減。以及風俗之良窳。物產之豐絀。無不述之。如唐之元和郡縣志。宋之元豐九域志是也。天然地理。亙古不變。故圖經水經諸書。可入子部。政治地理。隨歷史而變焉者也。故講史學者。不能遺政治地理於不問。而元和郡縣志諸書。宜入史部。遊記之屬、小說部、可

隸於史部之地理。於天然地理。可以從略。而於郡縣之沿革。則宜加詳。如漢書地理志。隋書地理志。莫不皆然。後世修地志者。殊於此旨。關於達官貴人之事。則詳。關於疆域縣志之沿革。則略。舍其所當言而言。其所不當言。輕重倒置。殊爲可笑。試舉其例。如歷代地理志。皆言中國東西萬餘里。南北九千餘里。不知歷代疆域。皆有廣狹之殊。漢唐疆域最廣。宋代之盛。旁及東歐。明初兵力。及於緬甸。是各代疆域。俱有不同。不能以同一之數計之。且中國一千三百餘萬方里。宋代不能盡有。合藩屬計之。三千餘萬方里。元代又遠過之。面積之差。奚啻一倍。顧可皆曰。東西萬里。南北九千里耶。近人謂古人不明測量。故有此誤。然古有準望之法。以測日躔。是古人未嘗不明測量也。特古人足跡所至。僅本部數省。荒遠之區。罕有能至之者。又無精密之地圖。可爲依據。僅據官書所記之道里計之。曷怪其乖錯而多誤。清康熙帝喜言測量。繪有精圖。深藏內府。外人不可得見。漢書隋書之地志。所以語焉能詳者。大氏得見當日內府圖本耳。大明一統志謬誤甚多、大清一統志則

無東西萬里、南北九千里之語、似較前人爲愈、然魏源聖武記則誤以西藏爲佛國、殆不知西藏之西、又有印度也。

中國地名與外國不同。外國地名不甚更變。中國地名代有變遷。所轄之區域。亦不從同。講沿革者。因之多誤。如漢會稽郡。今人指爲浙江紹興府。抑知漢時郡之濱江者。區域甚大。會稽一郡。幾包今浙江福建兩省。是故沿革雖不能不考。而欲精確無誤。則不能得。至於山川之沿革。亦甚難考。

山多別名。水道時徙。漢志所言禹貢之九河。決非舊迹。虞書言舜竄三苗於三危。三危在今之新疆。或青海。不能確指。清高宗乃謂三危。卽今西藏之衛地。衛卽危之轉音。亦可謂強作解人。而師心自用者矣。

以碑版考證古代地理者亦多誤。唐人都長安。而不能確指咸陽爲何地。此亦一證也。又西安有文王墓。遂目其地爲豐鎬舊址。夫墓爲文王。僅據傳聞。卽發塚而驗之。其塚中人之爲是爲非。亦有難於論定者。此又一證也。

作國土一統之地志易。作國土分裂之地志難。西晉之際。本部諸州。皆仍禹貢舊稱。迨至南北分裂。晉時疆理。多不能識。禹貢九州。在南則稱南。在北則稱北。北部之州。爲南部所無者。必割裂其屬土以當之。北部之於南部也亦然。有宋之世。紊亂尤甚。州軍並立。名稱紛歧。同一州也。有時或以爲軍。同一軍也。有時裂爲數州。故後人修六朝及宋世之史。於郡縣沿革。多不能詳。以較漢書地理志。隋書地理志之條例秩然。渺不可得。非班孟堅顏師古之史才絕出後人。以漢時爲一統之國。較易爲整理故耳。使班顏二氏。生於六朝宋元之世。文獻無徵。傳聞多誤。其能條理秩然而精。稿無誤乎。唐時制度整理、故元和郡縣志誤少、宋時州制紊亂、故元豐九域志誤多。

十二月二十七日記玄學

道家之名。出於史記。黃老並言。始於漢人。當有周末造。諸子爭鳴。老聃以自然學說。倡於南方。未嘗以道家自鳴也。漢初曹參。汲黯之流。始以黃老之學。施於政治。夫黃帝無書。有則爲後人僞託。如所言攝氣養生之術。多爲老氏所不言。不過以張子房遇黃石公之寓言。後人信爲事實。故以老子與黃帝並言耳。實則黃老非仙。而爲說亦各不同。方士欲以神其說。依託之。以聳人之聽聞而已。

老聃之言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斯言乃可謂洞見專制之真相矣。何以知之。老聃嘗言。知此兩者。亦稽式。稽者。稽察也。式者。試驗也。稽查兩方之情形。而灼知其故。則專制之威。不得逞。愚民之術。不得施。老氏之言。所以揭示專制之真相。其所稽者。至精。而所試者。亦至巧矣。後儒謂老聃以愚民政策。導人君。非真知老子者矣。

假宗教言以愚民。老聃所不贊成者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前識者。卽宗教之預言也。古人之經驗多。而積理富者。曷嘗無事前之識。然冥心壹意以求。前識則積之日久。未有不墮魔障者。此宗教言所以爲識者。不取也。世之誤解老子者。以彊梁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之言。爲崇奉宗教之證。然其書又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又作何解。道者。政治。修明之謂。政治。修明。而鬼爲之不神。則非崇奉宗教之意矣。窺老聃之意。以其人而果彊梁也。守其教旨。死生不渝。曷嘗不以教

主奉之。然天下疆梁者少。不疆梁者多。苟修明政治。厲禁其說。有不戢戢於捶拊之下者乎。其有敢倡妖言以感衆者。則刑戮隨之。如是而邪說不息。正理不伸者。未之有也。故以二語爲老聃不喜宗教之證。

唐時行徵兵制。奉釋道二氏者免役。故當日迷信宗教者極多。至明清之世。行差役之法。徵稅以代兵役。人無所苦。故迷信宗教者頗少。蓋政治之良窳。關係於宗教之消長。有如是者。

老子天物篇言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宜改爲萬物生於有物。有物生於無物。蓋有無者。以對待而得。名未知有何能知無。有者。有物之謂。離物以言有。則不得謂之有。無者。無物之謂。離物以言無。亦不得謂之無。故吾謂有無。以物得名。無物則有。卽無。無卽有也。離有物以言無物。則其爲有物也。無物也。亦不得而辨也。蓋其中實有因果之關係焉。夫萬物生於有物。則萬物爲果。有物爲因。有物生於無物。則有物爲果。無物爲因。故有物爲萬物之因而無物。又爲萬物因中之因也。如此因果遞推。疊出不窮。必至有果可求。而無因可推矣。故萬物生於有物。卽吾國之形下而學。亦卽西人之唯物論也。有物生於無物。卽吾國之形而上學。亦卽西人之唯心論也。言唯物論者。言宇宙一切皆由物質所成。無物質則無宇宙。然有物質。莫不有空間。有時間。言空間。時間。則軼於唯物論之外矣。若謂宇宙皆物質所成。則可舍空間。時間。而不言。夫舍時間。空間。以言物質。則物質

將何所附麗乎。此唯物論所以不能離唯心論而獨立也。唯物論有因果可尋。唯心論無因果可尋。如言三加二等於五。此有因果可尋者也。至問以何以等於五之理。則瞠目撻舌不能對矣。故萬物生於有物有理。可尋生於無物無理。可言有物生於無物。當可推之以理。至有物何以生於無物。則不可推之以理。關於此類。老聃從未下一斷語。然亦可見其書之廣大精微。而無理不包矣。

老聃讀書甚多。而教人則曰。絕學無憂。非如王陽明之講心學。釋氏之談寂滅。可置書冊於不問也。

蓋有周以前。流播之書甚多。如尙書所載。春秋所紀。春秋爲周時史書之通名。文獻無徵。語或失實。故孟子

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非讐言也。亦當日之情勢異耳。讀徵實之紀。則懌讀荒誕之書。則憂亦非書中之言。能使人憂也。過信其言。反以自陷。未有不貽終身之憂者。老聃之言。亦警示學者。慎於讀書之意也。陽明讀書本甚多。而教學子則曰。不以讀書爲貴。倘所謂恪守老聃之言。而不得其

本意者歟。

儒家不喜言生死之理。如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皆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之義。道家亦然。莊子祖述老子者也。其言曰。死於此不生於彼乎。此雖言此死彼生。而於此死彼生之理。則未嘗言及。亦與儒家類也。

老莊二氏之說。大同小異。老子曰。物之苦苦於有身。如飲食起居。皆以苦其身者也。此則以有身為累矣。至於莊子。主物以各適其性為樂。如言鵬鳥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然不能不有待於風。鯤魚水擊三千里。然不能不有待於水。惟其不知自適其性。故蜩與學鷦笑之。則莊子固未嘗以身為累矣。

老聃為東周史官。故其書詳於人事者多。詳於鬼神者少。

毓黻按。民國二年。余就學燕都。值章先生設國學會於前門內某巷。余入會聽講。凡八日。而先生遽以幽囚見告。會亦中輟。先生自撰講義。稱引甚繁。而於講義之外。發揮之精言眇義。余皆條記於簡。為之至專且勤。此稿藏於篋中者多年。今值叢刊問世。檢以付之手民。余親炙先生日淺。所記恐不免得貌遺神之誚。覆校數過。不敢自信。然先生之弟子。如季剛。逃先中。季諸公。皆余所師事。自謂於先生之門。因緣甚深。故忘其無似。而終布之。儻使先生見之。雖以刻鵠類。驚見訶。所不計也。民國十九年四月二十日識。



遼金舊墓記

金毓黻

民國十二年。遼陽城東韓家墳地方。天井山下。村人掘地。得一古墓。內有五棺。縱三尺餘。高與橫皆二尺餘。棺前畫兩扉。如閉未啓形。上蓋已碎。其形見本期插圖第一。又發見一墓志刻石。題曰。金贈光祿大夫張行願墓志。然則此五棺。蓋行願之葬處也。墓志略云。特進參知政事虞國公張浩之先父光祿公。諱行願。遼陽人也。初以世家充樞密院令史。遷左班殿直。乾統丙戌歲二月十五日卒。享年三十有六。公賦性沈厚。傳家清白。以其早世。弗克大耀所蘊。爲鄉人之嗟惜。今以子貴。累贈光祿大夫。娶廣陵高氏。封虞國太夫人。生二男。長爲僧。曰慧休。次曰浩。一女爲尼。曰卽圓。虞國太夫人以天德二年七月九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其年九月十有一日。合葬於天井山光祿公之墓。按張浩字浩然。歷事金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五朝。官至太師尙書令。金史有傳。遼天祚帝乾統六年丙戌。卽宋徽宗崇寧五年。張公行願卒於遼末。故此五棺之製。蓋遼俗也。此棺見貯於遼陽城內蠶桑學校院內。

民國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遼寧省城大東邊門外大亨公司工人。於院內掘地。發見二甗璇小洞。左洞有石棺一具。石製男女偶人各一。右洞有瓦製細頸餅一具。石棺之形。亦如張氏之瓦棺。縱三

尺。橫尺有八寸。高尺餘。有蓋。刻雲形花紋。棺之四周。前鳳。後鼉。左蛟。右龍。皆隆起。去蓋中凹二寸許。其棺前有文曰。承奉郎守貴德州觀察判官試大理司直賜緋魚袋孫允中。允中二字已模糊細審可辨開泰七年歲次戊午。共三十一字。棺內凹處。初啓時。僅有灰塵。疑爲火葬。其形見本期插圖第二。其一餅疑爲其夫人火葬之處。兩洞相比。蓋爲合葬。二石人。蓋古土俑之類。殉葬用也。其形見本期插圖第三。清初滿洲之俗。嘗以先人遺骸。納入餅中。移葬他處。或爲遼金舊俗之僅存者。以上所得各物。見均送東三省博物館保存。並供衆覽。

按遼聖宗開泰七年。當宋真宗天禧二年。去澶淵之盟。適十一年。正遼之極盛時代。遼史本紀。開泰九年。遷黃龍府城於東北。卽在此後之二年。又遼史地理志。貴德州寧遠軍下節度。本漢襄平縣地。聖宗建貴德軍。後更名有沱河。大寶山。統縣二。貴德。奉德。考漢襄平縣。治於今遼陽。而今瀋陽縣。卽遼瀋州昭德軍。至貴德州之所在。若如以遼史所云。似在今遼陽境。再就石棺出土之處言之。又似在今瀋陽。元一統志。渾河。在瀋陽路。源出廢貴德州東北。西南流經瀋州南一十五里。又方輿紀要。貴德州。瀋陽中衛東八十里。吳向之先生東三省沿革表。因之。定貴德州在今撫順縣境內。實爲確當。然則孫氏允中。蓋官於貴德州而葬於瀋州者也。遼史百官志。有某州軍觀察判官。而無大理司直之名。文獻通考職官考。唐官有大理寺。屬官有司直。視五品。宋代因之。遼官倣唐制。故有大理司

直之名。

余友沈夢九曰。考內典有關維之制。謂於人之亡也。火化而葬。遺灰則納諸石槨。或葬之石篋。更起塔而藏之。習俗然也。據此。則遼金之世。崇奉佛教。葬其先人。故用關維之制。如張行願墓志。載張浩之兄爲僧。妹爲尼。卽其顯證。此事與遼金二代之風俗。極有關係。而二史無禮俗志。故無考。其他私家筆記。或有敘述及此者。特余讀書太少。不能徧考。僅舉所知。以俟博古君子論定焉。

東北叢刊 第七期



別

劉

哲



錄

東西交通後文化之交換與融和

鍾秀崎

目錄

第一 東西交通之概況

1 歐力之東漸

2 華人之西往

第二 東西文化之交換

1 中國文化之輸入西洋

經書 造紙法 印刷術 器物 雜藝 園藝 制度

由盛而衰之原因 由衰復盛之原因

2 西洋文化之輸入中國

宗教 曆法 儀器 地理 火器 政治 交通 教育 思想

輸入之時期一導引時期二中衰時期三復興時期

第三 東西文化之比較

別錄 東西交通後文化之交換與融和

1 道德方面

2 社會方面

3 知識方面

第四 東西文化之融和

1 融和之可能

2 融和之方法

3 融和之責任

第一 東西交通之概況

東方文化肇於東亞。西方文化源於中歐。歐亞之間。南有迥寒多雪之大高原。北有飛沙蔽日之大戈壁。南北兩路。交通阻梗。於是兩方面遂養成閉關自守之習。雖有亞利山大之雄才大略。西漢武帝之窮兵黷武。而其所至。不過印度西域耳。厥後發見好望角。舍陸路取海道。東西之交通。乃豁然一新。語云。水使人交通。山使人阻絕。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信夫。茲將歐力之東漸與華人之西往之事跡。分述如次。（本書所言之東方以中國為主。西方以歐洲為主）

1 歐力之東漸

歐力東漸。亞利山大之東征。實爲導火線。惜厥志未竟。至印度而返。迨紀元之前一二三年。漢武帝元朔六年羅馬統一地中海沿岸。乘勢東下。滅叙利亞。破埃及。服猶太。統一西亞細亞。兵威所及。直越歐夫拉底士河而攻安息。聞東方有漢族大帝國。亟欲聯絡。以謀東西文化之提攜。然安息憑藉山河之險阻。拒退羅馬兵。羅馬乃不能東下。厥後紀元一六二年。漢桓帝延熹五年安息人侵羅馬東境。羅馬大破其兵。遂取波斯灣頭地。由波斯灣泛舟。遶道印度洋。直抵中國南海。即漢書所載。漢桓帝延熹九年。西曆紀元一六六年大秦（即羅馬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是爲海路東西交通之始。其後至三國時。吳大帝黃武五年。西曆紀元二二七年大秦賈人宗秦論至交趾。晉武帝太康五年。西曆紀元二八四年大秦復遣

使貢獻。大抵漢晉之交。羅馬商人常航海來南洋貿易。中國商人亦常航海至錫蘭島附近。日南交趾之地。實爲東西交通之中樞。至南北朝時。遂設關權稅。征收外商貨物。以補助國庫。官吏貪黷者多。橫征暴斂。外商裹足。後移航而北。中西通商埠。遂移至廣州灣附近。隋煬帝時。河西諸郡爲東西交通中樞。西方賈人來集其地者。溢四十國。有唐之初。遂設市舶使於廣州。爲今日海關監督之濫觴。玄宗時。中亞及天山以南之路開。西域諸國商於東方者益衆。中國商人往中亞波斯印度等地者亦多。猶太人素精商計。乘機而起。西至歐非二洲。東至中國印度。商權悉歸掌握。其來也。或自紅海經印度洋來中國南海。或自地中海東岸之南提阿經呼羅珊中亞細亞天山南路而至中國之長安。至宋理宗淳祐五年。西曆紀元一二二九年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遣柏郎嘉賓東謁。越八年。法蘭西王路易九世亦使教徒羅柏魯東來聘問。自蒙古建國以來。葱嶺東西故西遼花刺子模等地。已入版圖。歷朝遞有開拓。屬藩直極南亞跨東歐。彼此商販互通。行旅無阻。遂令東西洋交通之局。嶄然一新。其自西徂東者。陸道從中亞出天山南路。或由西伯利亞南出天山北路。遠關其販途於和林及燕京。海道自波斯經印度達中國。福建之泉州福州諸港。稱世界最大商埠。外國人之來流寓者。殆以萬數。意大利人馬哥孛羅 Marco Polo 東游至燕。謁元世祖。世祖信用之。在元二十餘年。徧探東亞各地。著有世界奇觀一書。日本之名始傳於歐洲。以爲金寶充物之國。又有意大利國人法蘭西斯

會僧一三一八年來東方傳教經黑海波斯而入印度。次至錫蘭爪哇蘇門答臘等處。約於一三二二年至中國。先由廣東至南京。沿運河北上。居京三年。取道山西陝西四川穿西藏而西行返歐。在僧寺口述其旅行之聞見。而由另一僧以拉丁文筆記之。是爲奧都里克之遊記。世人爭先讀之。與馬可孛羅遊記並稱焉。其他如阿非利加人伊綳巴達。亦於此時遠遊我國。蒙古大汗重致遠人。一切色目咸與登進。故阿刺伯及波斯之學士軍人。意大利法蘭西之畫家職工。來仕元朝者頗多。有明之初。葡萄牙王子奄利及約翰二世。富於野心。獎勵航海術。而南歐之人。以商業之關係。尤熱心於開闢新航路。於是弘治十一年。西曆紀元一四九八年華斯哥德噶馬 *Vasco da Gama* 至印度之加爾各達。葡萄牙人因之殖民于印度。以臥亞爲根據地。正德十六年。西曆紀元一五二一年馬基倫 *Magellan* 至斐律賓羣島。西班牙人因之殖民于斐律賓。以呂宋爲根據地。萬曆三十年。西曆紀元一六〇二年荷蘭創立東印度公司。通商於爪哇蘇門答臘諸島。以巴達維亞爲根據地。英法諸國亦相繼設立東印度公司。浸尋及於中國。而租地通商之事起矣。葡萄牙人有拉斐爾伯斯德羅 *Rafael Perestrello* 者。當明武帝時乘篷船至中國之廣東。遂租壕鏡爲居留地。荷蘭人涎其利。亦欲市於澳門。澳門人拒之。遂去而據澎湖臺灣。斯時西人之市於吾國海疆。與華人之市於滿刺加呂宋及南洋諸島者日衆。大可爲東西文明之媒介。奈商人徒知貿易。未足以語高深。至利瑪竇 *Matteo Ricci* 遠來傳教。而天文曆算

地理格致諸學。乃大興焉。利瑪竇之來華也。當明神宗萬曆八年。至廣東。經南昌。詣南京。以儒服謁留都士大夫。士大夫咸重其人。因而館餼之。後卒於京邸。至清亦尊崇教士。且予以漢人之封職。康熙中各省信耶教者達十數萬人。其教士來華之多。不言可知矣。然其宣傳教旨。須得中國之允許。尙未敢擅自行動也。迨西元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後。中國受西洋武力之壓迫。其傳教通商始漫無限制矣。一八五六年有英法聯軍之戰。一八八三年有中法之戰。一八九四年有中日之戰。中國弱點完全暴露。西人足跡遂徧滿東亞矣。

2 華人之西往

華人西往。漢張騫之通西域。實爲導火線。惜厥行不遠。至大月氏而返。迨漢和帝永元九年。西歷紀元九七年西域都護班超。征服天山南北路及葱嶺以西各國。大月氏安息等皆入貢。超聞西有大國。地方數千里。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大秦。即羅馬帝國遺摽甘英往通之。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逆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於是東西兩大帝國直接之交通。爲安息人所阻遏。蓋安息人販運中國錦綺等物售之與羅馬。販運羅馬珠寶等物售之中國。居間壟斷。獲利甚豐。雅不願兩國直接貿易。故使舟人造爲怪誕之說。以惑中國使者。甘英大陸人才。素無海上

經驗。爲其所惑。因而中止。甚可惜也。南北朝隋唐之間。中國旅行於印度者甚多。遠遊於歐洲者未詳。至元世祖時。曾命蒙古大員往羅馬謁教皇。至明成祖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於是銜命異域者紛紛四出。如使烏斯藏者有侯顯。使爪哇蘇門答臘者有馬彬。使暹羅者有李興。使滿刺加柯枝諸國者有尹慶。而其中以鄭和奉使尤傳爲盛事。和以永樂三年奉命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船凡六十有二。由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達占城。以次遍歷南洋諸國。宣威揚德。頒詔賜給。不服則以武懾之。所歷凡三十餘國。自後凡奉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示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當時閩廣各省。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以海洋爲謀生之所。時時有冒禁下海者。良者則爲海商。黠者則爲海寇。明史所載林道乾。梁道明。陳祖義。張璉等。皆國人之富於冒險性。爲羣衆開拓海上航業商業者也。清初西人之來華者固多。而華人之往歐者誠無幾人。至海禁大開。赴歐西者驟盛。同治五年。派斌椿率同文館生赴外國遊歷。六年。派遣志剛。孫家穀隨美蒲安臣往各國辦理交涉事務。至光緒初年。始派使臣永駐各國。中外國之正式交通。實始於此時也。厥後戊戌政變。康梁遁走海外。鼓吹立憲。孫文潛逃外洋。發起革命。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等分赴各國攷察政治。於是華人之西往者。或調查工商。或考核政治。或講習教育。接踵而起。莫可列舉矣。

第二 東西文化之交換

東西諸國。文化各殊。溯其淵源。每由民族性質之有偏。居處環境之互異。用是演進。各展所長。經時既遙。遂歧趨向。西方人稠國密。待競而存。生生所資。無敢暇逸。理智所注。物質文明。蔚然興矣。中華地大物博。閉關自足。歷歲數千。同文一貫。情感所凝。精神文明。巍然備矣。是以東西交通之後。東方之文化輸入西洋者多精神方面。西方之文化輸入東洋者多物質方面。取長補短。各臻厥善。融爲一體。乃克有濟也。茲分述如次。

1 中國文化之輸入西洋

一、經籍 始譯中國經書爲西文者。爲西元一六六二年耶穌會教士郭納爵 Ignatius da costa 所譯大學及論語。最前五篇爲拉丁文。題曰 *Sapientia Sinica* 者。經耶穌會教士殷鐸澤 Intorcetta 在建昌爲之刊行。並附木刻圖畫。殷鐸澤又自譯中庸爲拉丁文。並附孔子傳。題曰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一六六九年初刊于廣東。一六七三年再刊於巴黎。又譯爲法文。同時刊行。出版後耶穌會教士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 歸遊歐洲。到處爲之宣傳。於是一六八七年。以上三書之拉丁文譯本。始在巴黎彙爲一編出版。所謂西文四書直解是也。斯書稱孔子爲道德及政治哲學最爲淵博之碩學聖靈。蓋自是時以迄十八世紀之末。歐人常以中國孔子政治道德併爲一談。

也。迨一七一一年耶穌會教士衛方濟 *François noel* 又刊行中國六經之拉丁文譯本。所謂六經者。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及三字經也。

一七五〇年有耶穌會教士譯老子道德經爲拉丁文。一八二四年法人芮慕薩 *Perrussat* 譯道德經之第一至第四章爲法文。一八四二年法人尤里安 *Ullien* 將道德經之全文譯成法文。自是老子思想在歐人心目中。乃駸駸與孔子同等並肩矣。

一九〇〇年中國學者辜鴻銘譯春秋繁露三國演義爲英文。其他如聊齋誌異亦有譯本。

一九九〇年耶穌會教士李明 *Louis Le Comte* 以法文著中國現狀新論。則曰中國人長於治國行政。一六九七年萊布尼茲 *Leibniz* 撰成中國最近情況。則曰吾西方之理論及思辨之學。確爲東方之所不及。然中國之實用哲學及政治道德則決其必在歐洲之上也。一七一一年比路福爾 *Billinger of Tubingen* 以拉丁文著中國古代教育政治示範。則曰中國以道德政治合一。賢者在位。爲中國之特徵。而爲歐洲之所不及。一七二〇年顧狄德羅編著百科全書。則曰中國立國之久遠。其學術智慧之精。政治之修明。哲理之造詣。均遠非歐洲各國所可及。一七二一年巴烏氏 *Poirre* 於其哲學家之遊記。則曰使世界各國均採用中國之法制。則世界各國之富强安樂。亦如今之中國。趣往北京。瞻仰中國皇帝之儀表。當知其爲天人也。

福祿特爾 *Essai sur* 1720—1789 於中國之道德。則曰道德爲學問中之首要。中國人講之最精。歐洲人當實行效法。不僅託之空言而已。於中國之政治。則曰中國經書中之道理。乃人類理性之所寄。自然法律之表現。故中國之政治尤爲完美。於中國之教育。則曰中國之教育最有統系。專主啓發理性。以向于至善真樂之鵠的。此亦歐洲之所宜取則者也。

凱奈 *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 於中國之道。則曰中國之法律制度等。必準道而立。道雖虛空。長存于宇宙之間。以天道合于人事。以理想納于實際。此中國行之向著成效者也。於中國之禮。則曰中國人最重禮節。一切思想言語行事。不以情慾爲準。必依禮節爲歸。所謂克己復禮也。於中國之教育。則曰中國教育之方法。應爲世界各國之模範。周禮州長黨正族師閭胥讀法之制。使鄉村細民無不知國家之政令。由茲可見國家之重要法制典章。人人得知。人人能解。非若吾國之僅教學生以誦讀而已。

潘韋慈 *Rudolf Panwity* 一九二一年於所撰世界宗教論。評老子曰。卓哉老子之思想也。當今之時。吾歐洲之凡百禮教舊說。悉遭破壞。吾歐洲之人。譬如航海覆舟。舟中人衆。漂浮至岸。其地荒涼。絕無人跡。四顧愁慘。無以爲生。乃當此際。忽得援救。人類前此創造留遺之寶藏。陸離璀璨。聚于一窟。今乃爲吾人所尋獲。有如特羅古城。靜待發掘。於是吾人未來之眼界。大爲開拓。渺無涯際矣。

綜上所述。歐人對於中國之經籍。或譯述。或討論。其欽佩之熱誠。亦云極矣。然亦有不附和此種崇拜之思潮。而爲冷靜之判斷或譏斥者。如盧梭譏之曰。吾所持之論。證據即在眼前。何須求之遠古。試觀彼中國爲亞洲大國。其人素重學術。以學術而致通顯。夫使學術果能改善風俗。果能鼓舞人民之勇氣。毅然爲國家捐軀効死。則中國之人宜若皆賢良自由而可無敵於天下矣。而按之實際。中國之人罪無不犯。惡無不作。則又何說。以中國執政者之多才。法制之完善。與其人民之衆多。而乃衰弱不能自存。竟爲愚蠢之蒙滿所征服。其國雖多聖賢。何所裨補哉。格里木 Grimm 1723—1807 譏之曰。中華帝國今世人已莫不注意及之。且有作專門研究者。始則由往彼土傳教者歸來。盛道中國之種種情形。幾如天花亂墜。相距遼遠。無由證明其非是。繼則學者踵起。援引中國材料。藉爲攻擊本國各種弊端之具。未及幾時。而中國之爲中國。遂成爲彼方研究智慧道德及純正宗教者信仰之中心。謂中國之政府組織完善。歷時最久。謂中國之道德高尚優美。古今無比。謂中國法律政治美術實業等。皆足爲全世界各國之模範。推崇中國至於如此。不亦違真而失當乎。其實中國乃君主專制凶毒最甚之國。而所謂中國之道德禮教。亦僅適于一羣畏懾馴伏之奴隸之用者耳。他如費尼朗 Ferrelon (1651—1715) 設蘇格拉底與孔子問答之詞。以難中國。葛德 Goethe (1749—1832) 則以中國思想與浪漫主義併爲一談。要皆譏而斥之。詆而毀之者也。

自一九一四年大戰之後。歐人於機械無味之生活。日久生厭。遂復有醉心中國文明之傾向。如倭鏗之哲學。反對向外逐物。如何可使西洋人生傾欵在外之重心。收而至內。此說頗得中國儒家返身而誠自得求放心之精神。羅素之哲學。主張排斥佔有衝動。開導創造衝動。此說頗合中國道家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之精神。苦魯泡特金之哲學。主張道德爲人類所本有。非特別亦非神秘。與人之味覺臭覺同。此說卽孟子所謂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不特此也。對於中國經籍。或設專院以研究。或設講座以討論。或設學會以提倡。豈祇一二學者空談學理而已哉。按一九二〇年巴黎大學中國學院院長班樂衛來華遊歷。其宗旨在擴張中法教育。溝通中西文化。以巴黎爲起點。溝通線凡三。一由德國波蘭蘇聯而達京津。一由英美檀香山而達廣東。一由法義經紅海印度而達上海。班氏居留中國三閱月。備受朝野歡迎。曾與中國約定四事。一擴張巴大中國學院。二設立巴大在華分校。三設法退還庚子賠款一部。四決定影印四庫全書。此四事業與中國政府交換公函。其擴張中法教育溝通中西文化之基礎。由是而定。更于一九二二年春間建議于中國政府。請在法國以外歐美各國大學。仿照巴黎大學辦法。遍設中國學院。應用年費三萬鎊。擬由中國政府分担半數。餘由增設學院之各國分籌。此事經梁士詒士詒顏惠慶惠慶兩內閣通過閣議。至於美國各大學漢文講座之設置。據一九二〇年駐美公使之報告云。邇來美國方面對於中國文化深爲

重視。各大學已設漢文講座者。計有哥倫比亞大學。加利佛尼亞大學。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華盛頓大學。西尼撒華大學。得撒大學。威斯康辛大學。均設有中國文學史學哲學理學等系。現在籌設者。尚有奔倫諾斯大學。密執安大學。俄該俄州立大學。賓文爾法尼亞大學。首尼爾大學。內布斯加拉大學。明尼蘇達大學。西北大學。特姆波爾大學。波士坎大學。塞拉庫西大學。威爾巴來塞大學。干薩斯大學。丕特斯波格大學。阿克拉巴馬大學。密蘇里大學。衣啊華大學等。此外設立有漢文專修科者。則爲起倫大學。南加利佛亞大學。成績最著者。爲哈佛大學。設有研究中國文史理哲四系。全美大學不過六十餘校。現在已設及籌設漢文講座之校。幾達半數。中國文化之傳播歐美。此乃爲最顯著之表徵云。

二、造紙法 造紙方法。始於中國之蔡倫。當西歷紀元一〇五年。據後漢書蔡倫傳云。倫奏上造紙之法。其材料用麻樹皮。敝布。破網之類。迨西歷八世紀時。有中國囚人以製紙法傳授亞刺伯人。其後紙類商品。雖漸從各路輸入歐洲。而製紙之法。直至十三世紀始傳入西班牙。其時西班牙正在回教人統治之下也。又歷數載。製紙之法。遂踰比里尼斯山而遠播歐洲各地焉。當歐洲未有紙以前。書籍印于羊皮。相傳葛登堡初印聖經。每部需三百羊之皮。苟續用此種昂貴之材料。印刷業斷難普遍。而文化亦何由發展耶。

三、印刷術 吾國書籍代有進化。由竹木而帛楮。由傳寫而石刻。雕板印書之法。萌芽于隋唐。五代乃盛行焉。雕板之法既興。視石刻爲便。然猶必按書雕之。不能以簡馭繁也。于是宋慶曆中。畢昇又有活字排印之發明。（當西歷紀元一〇四一至一〇四八年間）距西洋人之發明（紀元一四二〇年）蓋先四百餘年矣。按西洋關於活板之發明。荷蘭人謂始于可斯特。德國人謂始于葛登堡。其他異說甚多。要以卡脫氏（氏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漢文教授著有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傳一九二五年六月出版）所考。謂歐洲印刷術之發明。爲受中國榜樣之影響之說爲近。蓋一三九七年間有亞刺伯人愛丁者。著書詳述中國印刷術。是可知印刷術之西輸。先由中國傳入亞刺伯。再由亞刺伯傳入歐土。與造紙法之輸入。同一步驟焉。中國印刷品始出現于歐洲者。有紙牌（賭具）及宗教畫像。蓋回教諸國得自蒙古人。而轉輸入歐土。于是宗教畫像之印刷盛于德意志南部。其刊印聖像之目的。與道家佛家之刊印符咒。同出一轍。蓋其時歐洲人深信聖像有驅魔之神力也。

四、器物 一七〇九年德人包特格爾 *Botger* 始在瑞士頓 *Dresden* 地方仿造中國磁器。一七一〇年移至米森 *Meissen* 地方建大廠工作。是爲歐洲人仿造中國磁器之始。斯廠所造磁器。銷售遍於歐洲。故磁器之製造。實爲普魯士王最大之富源。七年戰爭時。弗烈得力大王戰敗。稟其母

曰。兒今之貧。乃同乞丐。僅此微物。磁器爲吾資產。今來萬事俱空。所存者惟榮名寶劍及磁器而已。亦趣史也。

中國之肩輿。於十七世紀初傳入歐洲。其得以見重於彼士者。以法國路易十四在位行君主專制。文物典章。燦然俱備。時方大修朝儀。而中國肩輿之頂圍。其質料及顏色等。均有定制。可別官爵職位之尊卑。等級秩然。故樂得倣用之也。一六四四年。巴黎人士。以肩輿爲最新之時尙。見於紀載毛里哀 *Moliere* 劇中。亦屢言之。維也納官廳。以病人僕隸及猶太人不得乘轎爲法令。直至一八六一年。此項法令。猶有見於德國者。然歐人久已不用肩輿矣。肩輿之盛行於歐洲。約歷百年。近世歐洲之轎式馬車。卽由肩輿蛻化而出云。

中國絲綢之輸入歐洲。大盛于十七世紀中。當十七世紀之後半。法國人已能仿造之。其製造之地。以里昂爲中心。其染織之技術。悉學中國。非僅模倣中國之花樣而已。十七世紀之末。禁止輸入中國絲綢之文告。雖層見疊出。然私運者益衆。蓋政府藉此收稅。明禁而實獎也。

他若蠶卵火藥火器以及羅針盤皆創自中國。當一一〇〇年間十字軍東征。由亞拉伯人輸入歐洲也。

五、雜藝 法國十八世紀初年之大畫家華士 *Watteau* 頗受中國畫之影響。其山水背景。酷類宋

人。顧華士畫中之中國事物。多由意想造作。非必傳摹中國之實況。當時之取於中國美術者。以其疎散自然。可矯路易十四時代過崇規律而務整齊之病。至十八世紀中中國之水墨畫法傳入歐洲。畫家如英國之 John Robert Cozens 等。皆以中國之毛筆及墨汁作畫。先用墨鈎勒而後設色。但爲此者亦不多耳。

十八世紀之初。法國人極力贊美中國建築。謂其變化多端。奇幻莫測。富麗爲我法人之所不及。於是當時歐洲諸國。多做中國式而造園亭池館及寶塔等。頗能用之得宜。融化無跡。惟彼專以中國事物爲裝點及古董品者。乃故爲奇異。眩人耳目。遂致所作。不近人情耳。

十七世紀之末。中國戲劇亦輸入歐洲。一六九二年巴黎之意大利班在御前演唱 Regnard 及 Dufresny 合編之中國人一劇。其中丑角爲一中國醫生。是爲演唱中國劇之始。此後則多不勝紀。北京之皇宮。中國之公主。均在劇中出現。奇趣橫生。而中國戲劇之輸入。對於樂劇之發達。尤爲極大之影響云。然此爲歐人之所取于中國之戲曲。悉作娛樂。而福祿特爾所編著中國之孤兒一劇。則爲提倡道德孔子之學說。表演於幕中。所關至重。西人欲知中國人之心理。則讀此劇本。勝於讀其他千百卷書矣。

十八世紀中。中國小說亦輸入歐洲。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著有波斯人之書札。阿然侯爵 Mar-

quised'axgers 著有中國人之書札。福祿特爾著有中國人印度人韃靼人之書札。此外又有託爲中國皇帝遣駐歐洲密探所作之奏報。又有託爲中國皇帝派來歐洲之使臣 *Philipp* 氏之傳述等等。凡此或登報章。或刊專書。名爲通信。其實論文雜編及讀書筆記之類。以自著其思想聞見而攻訐他人者也。此外如中國之影戲酒肆茶館浴所。以及中國衣冠之跳舞。孔雀金魚之飼養。均於十八世紀中傳入歐洲。

六、園藝 十八世紀之中葉。當感情主義盛行之時代。中國園藝之術。乃見重于歐洲。先是法國路易十四時代。文物聲教。冠絕歐洲。故法國園藝術。爲當時楷模。園中之布置。務極整齊勻稱。亭樹甬路。位置井然。絲毫不亂。而臺閣山石草木。一切務極雕琢刻鏤精巧。純尙人工。不類自然。久而人心生厭。於是十八世紀之初年。反動遂起。而英國園藝術。乃取法國園藝術而代之。一切務求合於自然。不用人力雕琢。花園之內。幾與荒野無異。豐草茂林。雜花枯樹。怪石深窟。瀑布飛泉。以及山間田野之飛禽走獸。無一不備。總使遊人置身其中。自覺徜徉郊野。非復有意遊觀也。然此種反動。趨于極端。自難持久。已而中國園藝術。適於其時傳入。說者以爲中國園藝術。實能兼具英法二者之長。而調和折衷之。既不悖於自然。復深資於人工。奇美無窮。變幻多端。使遊眺其中者。凡幽憂暇豫。驚喜痛快各種感情心境。無不得以發舒陶寫。可謂爲此術之大觀。於是當感情主義之時代。中國園

藝術。遂盛行於歐洲。始以中國園藝術實用于歐洲者。爲英王御用之建築師謙巴斯氏。Chambers 謙氏曾至中國遊歷。歸後著東方園藝術論。一七七二年在倫敦出版。謂中國之園藝術。具陽剛之美。允堪推爲模範。歐人宜亟學習之。於是謙氏爲肯特公爵 Duke of Kent 建造圓墅。多做中國式。堆疊拳石假山。引細流小澗貫之。時復雜以叢林廣場。更造佛塔孔子廟等。是爲歐洲有中國式建築之始。至法國大革命時。中國園藝術已漸衰矣。獨在荷蘭猶延其殘喘。至十九世紀初年。顧亦微末不足道者耳。

七、制度 凱奈 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 者。十八世紀中葉。歐洲重農學派之領袖也。其思想著述。實大受中國古聖賢學說之影響。蓋當凱奈之時。思想注重自然法。力圖其實現。而求之當時國家。惟亞洲之中國。實行自然法而巋然尙存。又聞耶穌會教士稱道中國文物之盛。治化之隆。心焉嚮往。故當時人稱凱奈爲歐洲之孔子。其主張。

一、自然法 凱氏謂治國須本諸自然法。蓋自然法乃凡百立法之根據。而人生行事之準繩。不知此則是非之辨莫能明也。自然法卽中國經籍所言之道。中國之法律制度等必準道而立。道雖空虛。長存于宇宙間。而必期其實行於現世。今之倡言改革。無非汲汲使經濟政治等悉本諸自然法。卽以天道合于人事。以理想納於實際。此中國早已行之而著成效者也。

二、農業制 凱氏謂土地爲一切財富之源。立國當以農業爲首務。曾進言于路易十五。使倣中國古帝王之制。親耕籍田。以示重農。且爲民先也。

三、賦稅制 凱氏謂中國古代徵稅之法。多依周禮均田貢賦之制。人民所納於國家之賦稅。視其田產之多寡。以爲輕重。而田之肥瘠厚薄。亦復計及。惟地主納糧。而耕植苦作之人則否。是爲單稅田地之制。凡此皆中國千百年所行之制度。其理至善。其法至備者也。

四、經濟表 凱氏之經濟表 *Tableau economique* 亦取中國理想。而以算式表示之。其徒巴斗氏 *Bardani* 贊之曰。經濟原理。欲敘述詳備。非數卷莫能明。而吾師以四行概括之。正如伏羲之六十四卦。亦可以四行解釋之也。

綜上所述。十八世紀之初年。中國之器物雜藝。流傳至歐洲。法國宮廷。首先採用。成爲風尚焉。此後中國之道德學說。亦輸入歐洲。尊奉孔子。爲導師焉。迨十八世紀之中葉。歐洲以生計爲立國之本。其立說多取于中國古代之農業制度。又值一七六〇年至一七八〇年之間。歐洲感情主義猝興。力圖返于自然。亟賞中國之園藝術。中國文化流傳于歐洲。至是已盛行百年矣。自十八世紀之末而遽衰。入十九世紀後更寂無聲響。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之間。中國思想復輸入西方。漢學講座。幾遍歐美各大學矣。其由盛而衰。由衰復盛之原因。分述如次。

由盛而衰之原因。可分以下諸端。

一、耶穌會教士態度地位之改變也。十七八世紀間。中西文化之交通。全賴教士爲之轉輸。然一

七二三年。雍正元年。中國政府以教會各派之爭。疑教士以搆毀煽亂爲能。故禁止教士居住內地。嚴禁

人民自由信教。此後耶穌會之事業大受虧損。而其對於中國之態度亦變。前此但事稱贊。今則爲

確切嚴正之批評。時或不免詆謫也。迨一七六二年。法國政府下令解散耶穌會。于是教士在歐洲

之勢力亦失。中國之文化乃不能見重於歐西矣。

二、歐洲學者之攻詆中國文化也。十八世紀之上半期。歐西學者或稱中國道德高尚。或稱中國

政治完備。或稱中國爲模範國家。其欽羨中國。實已登峰造極矣。至一七七四年。法國學者德基留

氏 Joseph degnignes 撰中國史鑑論評及中國年曆論。謂中國年曆史鑑多不可信。自此種譏彈

疑古之書出。歐人對於中國文化之信仰驟減。而英國學者宗士氏 William Jones 于一七九〇年

撰論中國人一篇。對於中國哲學大肆攻詆。謂中國哲學本極粗淺幼稚。何足有概究之價值云云。

此種論調一出。而中國之文明益難行於歐土矣。

三、經濟商業之注重也。歐洲人對於中國學術之研究既乏。而經濟之思想日重。一七八六年耶

穌會教士之通信彙編。多述中國礪砂水銀竹木牛羊等出產。鮮及他事。歐洲輿論視中國僅爲大

好之商場已耳。十八世紀下半葉。歐洲與中國之交通漸爲英國所獨有。而英人所撰關於中國之書籍。無非物產調查商業報告之類。欲鼓勵英國少壯之人前赴中國營商逐利。其在法國情形較佳。研究中國學術之人尙不乏。然十九世紀中葉。法國學者鮑梯爾 *Pauthier* 已深爲歎惜。謂昔人所盛爲研究之中國學問。今僅三五特別人士注意及之。又謂當吾人之遠祖尙蟄居於日耳曼及高盧之森林中時。前此數百年。彼東亞各國文明程度已甚高。而吾人乃斥此諸國之人爲野蠻。至今猶存鄙視。不亦誤乎。

由衰復盛之原因。可分以下諸端。

一、希臘思想與希伯來思想之調和也。歐洲之科學思想。由希臘思想（重實現喜自然尙智術持愛國主義）發達已極。遂釀成一九一四年之戰禍。此後希伯來思想（崇靈魂敬上帝務克己持博愛主義）必更戰勢力。與希臘思想結合。以形成新時代之道德。證諸歷史。羅馬時代。希臘思想既盛。由率真而變爲任性。遂流于放僻邪侈。希伯來思想代之而興。以今之時勢考之。此歷史殆將重演矣。大凡人類于自然界獲得勝利之時。則宗教思想必因之薄弱。若至趨於極端。陷於窮境之時。則宗教思想必因之喚起。中國之道德思想。雖與希臘爲近。然理性之本出於天。理性之用致乎人。體天意以施諸人事。修人事以合乎天意。其戒謹恐懼之心。與修身事帝之念。則又與希伯來

思想若合符節。故西洋之道德。于希伯來思想與希臘思想調和以後。則吾中國之道德思想。必大有接近之觀也。

二、強權主義之反動也。十九世紀以來。由達爾文之生存競爭說。與叔本華之意志論。推而演之。爲強權主義。精力主義。張而大之。爲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其尤甚者。則有托拉邱克及般哈提之戰爭萬能主義。不但宗教本位之希伯來思想。被其破壞。卽理性本位之希臘思想。亦蔑棄無遺矣。於是歐洲之道德觀念。爲權力本位意志本位。道德不道德之判決。在力不在理。弱者劣者。爲人類罪惡之魁。戰爭之責任。不歸咎於強國之憑陵。而諉罪於弱國之存在。因而屢起反動。疊受摧殘。乃各自發揮其能力。逞快其意志。正如航海之船。羅盤已失。而無正向矣。智者有鑑及此。乃防爭鬥止兼併。開議會限軍備。非戰公約。應時而訂。於是中國之兵凶戰危之思想。大合西方之潮流矣。

三、資本主義之反動也。歐洲自科學發達以來。衆人囚居於經濟之軍國主義。又沉醉於資本之侵略主義。因此而使社會成爲物質的機械的侵略的紛爭的。貧富之差愈深。貴賤之等愈大。終至激生階級戰爭。勞資奮鬪。釀成同胞自戕。國際紛擾。夫旣飽於物質文明之反動。致有精神文明之解脫。而中國爲而不有長而不宰之思想。遂應時而興矣。

(未完)

附錄

本期作者略歷

魏聲蘇

字劭青江蘇武進縣人現任吉林省政府課長

許同莘

字溯伊江蘇無錫縣人現任東省特別區路警處秘書

郭宗熙

字侗伯前吉林省長現任中東鐵路督辦公署顧問

鍾秀崎

字蘊聲本溪縣人現任本溪縣教育局局長

第八期要目預告

通論

釋爭 三篇

金毓黻

詞學概論

劉德成

學術

音韻略論

金毓黻

廣韻釋例

金毓黻

老子人生哲學

王永祥

專著

楊仁山先生年表

沈彭齡

辛稼軒先生年譜 卷下

陳思

滿洲發達史 (五)

楊成能譯

雜俎

七夕 傳奇

崔笠堂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零售每冊國幣三角郵費在外 國內三分 外八分

廣告每期價目表				定價表			
普通	優等	特等	等第	預		刊費連郵費	國內外
				全年	半年		
正文中正文後之夾頁	封面底之內而對面	底封面之外而	地位	十二冊	六冊	三元六角	一元八角
五元	八元	十元	全面	四元四毛	二元二毛		
三元			半面				

附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彩印價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三十日出版

編譯及
發行者 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

寄售處 遼寧省城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印刷者 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

050
3470
7